

言言源詒 卷之八
一不歛猶得展言度與羣賢更申揚摧 陳書

與顧記室書

顧野王爲安東臨川王府記室參軍疑卽其人陵天嘉六年除散騎

常侍御史中丞按此書當是其時

吾伏事天朝本非舊隸殿下殊恩遠垂薦拔故常戰戰慄慄甘心痛謹庶其愚老無負明據近者旣居臺轄唯務奉公去年正月十五日尚書官大朝元凱旣集丞郎肅然忽有陳慶之見陳暄者帽簪釘額條布裹頭虜袍通踝胡靴至膝直來郎座遍相排抱或坐或立且歌且詠吾卽呼舍吏責列不荅而走反爲憾恚妄相陷辱至六月初遂作盲書便見誣謗聖朝明

鑒悉知虛罔唯云吾取徐樞爲臺郎南司檢問了不窮推承訓劾爲信言致成隳免此事冤枉天下所無吾市徐樞宅爲錢四萬任人市估文券歷然不蒙申理見枉虛巧二者樞是故少府卿鱗之子鱗殞身侯景之役又爲西臺所贈兖州左衛官位甚高未知其子何忝郎署魏晉之前如爲久遠宋齊以降其例甚多如徐愛阮佃夫之子可不得郎官耶紀文卿公向璉皆爲列棘豈冗雜曹郎乎三者樞入身梁朝鮮褐岳陽王小府墨曹承聖時爲故敬帝晉安王諷席文墨具存陝西官爵乃多浮濫更補臺郎不爲勝擢未

言言評語 卷一十八
知何忽推宅貨官四者徐領軍節度自啟樞爲郎勅
付選序吾既不啓據又不爲選職所可相關止是得
中侯相聞爲呈啓而已以此見罪一何冤濫吾昔在
承華是弟所悉行年六十無復儕儔非意餘生忽此
誣謗堯有驚於讒說孔將惑於拾塵雖復聖主機明
不能悉照殿下德高兩獻風美二南億兆歸心衣冠
有托久願通啓披訴聖明伏見軍戎多務所以不敢
祈冒弟與吾遊眷亟迴星紀故人如此寧不矜歎耶
侍言有便云何且爲啟聞一蒙神鑒照其枉直方歿
幽泉無恨灰壤伏覲謁帝承明緒言多次服矜遺老

曲賜湔濯則殿下前時妄澤匪復偏私遂吳良延薦
之恩無王丹所舉之謬吾得方辭武騎永附梁賓雖
媿家丞庶呈秋實緣弟深眷故此敬憑干謁非宜益
懷悚慨徐陵白

文苑英華○文券作文勝誤
書一作戎機雖媿作雖魏

爲吏部尚書答諸求官人書

陵天康元年遷吏部尚書領大著作自以梁
末以來遷授失所於是提舉綱維綜覈名實
時有冒進求官誼競不已者陵乃爲
書宣示衆咸服焉時論比之毛玠

自古有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
逐其少多量其官爵但古來數千年非無明時也非
無明主也自有才用雖美階級不通門戶雖高官資

言言評語 卷之八 三
殊屈若斯人者其例甚多請問諸君此是何義夫一
千錢一斛米之多少猶關相祿況復皇朝官爵理係
玄天內典謂之爲業外書稱之爲命五行有驛馬之
言六甲有官鬼之說必令驛馬時發官鬼尅身所望
借榮便當果遂如其不爾決是難諧豈可改尚書作
官鬼驅老僕爲驛馬耶若見問尚書何不分判用與
不用許與不許僕答云君非屈滯豈可相期決言應
果若今驛馬差爽便是乖信此關君命僕何以相答
耶若朝散之流行止之屬門戶相似人才不殊選家
斟酌無能爲爾若陟大位清官悉由玄命夫人君賓

用竝是前緣故宋文帝云人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
輒憶羊玄保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
色范攄自此而論豈非前業且世諺云圖官在亂世
覓富在荒年梁孝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荆
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雜
自紹泰太平及永定中聖朝草創爾時州州自帝郡
郡稱王天下干戈尚無條序兼以府庫空虛賞賜懸
乏白銀之寶難得黃紙之板易營假以官榮代於錢
絹義在撫綏無計多少又有非舊非勲非地非才託
節將而求官因時人以買位賣官旣賤皆爲清顯故

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議參軍市中無數四軍五校
車載斗量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日富年
華主上體成王之風太傅弘周公之德西戎北狄畏
我王威時旣清矣時旣平矣何可猶作亂世意而覓
非分之官耶凡人所以稱屈滯者身已不無才能官
又不及父祖旣是明時可以於邑所見諸君多踰本
分猶言太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等竝爲卿
相此不踰其本分耶此天子所用非關選序舊章秦
有車府令趙高直爲丞相漢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爲
丞相此復何爲例耶僕七十之歲朝思夕計竝願與

諸賢爲真善知識曾無嫌隙差可周旋非欲令君作
此怨訴但旣忝衡流應須粉墨庶其允當無負朝寄
耳去年疾患亦餘氣息不能相答通作此書所望諸

賢深明鄙意徐君白

文苑
英華

同前

陳書

自古吏部尚書者品藻人倫簡其才能尋其門胄逐
其大小量其官爵梁元帝承侯景之凶荒王太尉接
荊州之禍敗爾時喪亂無復典章故使官方窮此紛
襍永定之時聖朝草創干戈未息亦無條序府庫空
虛賞賜懸乏白銀難得黃札易營權以官階代於錢

絹義存撫接無計多少致令員外常侍路上比肩諮
 議參軍市中無數豈是朝章應其如此今衣冠禮樂
 日當年華何可猶作舊意非理望也所見諸君多踰
 本分猶言大屈未喻高懷若問梁朝朱領軍昇亦為
 卿相此不踰其本分邪此是天子所拔非關選序梁
 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范惝宋文帝
 亦云人世豈無運命每有好官缺輒憶羊玄保此則
 清階顯職不由選也秦有車府令趙高直至丞相漢
 有高廟令田千秋亦為丞相此復可為例邪既忝衡
 流應須粉墨所望諸賢深明鄙意

與章司空昭達書

空

昭達字伯通吳興武康人梁大同中為東宮直入陳歷司

歐陽紇字奉聖長沙臨湘人為廣州刺史十餘年高宗以其久在南服頗疑之詔徵為左衛將軍紇懼遂反昭達為侍中儀同討紇平之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歐陽紇反高宗令陵長子儉持節喻青紇默然不應懼儉阻眾不許入城置於孤園寺遣人守衛紇既舉事儉從間道馳還高宗命昭達討紇儉監其軍按書僕一子屯窮云云者謂此也

君白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兇惟有歐紇南
 通交管北據衡疑兄弟叔姪盤阻川洞百越之賚不
 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賑嚴冬持兵杪
 歲開冰踐露炳火宵行便屈舍淮乃其神速未騁三

言言滄海
卷七
略非勞六奇薄交旗鼓仍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
以來所闢疆界不過郡邑今茲赴捷二十餘州若較
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
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槌盪主耳公私慶快豈
可而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實存亾不
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身命餘年仰
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師某馳往稱慶徐君呈燭一作
炬人一作

與王吳郡僧智書

孤子徐陵頓首昔林宗道主時人多慕德之賓無忌

雄豪天下盡希風之客況復王家沈默謝氏混玄名
賢公門譽華卿子而秦峰阻夔浙水悠長諮訴無因
但用窮結比青萋已戒白露方溥體中何如願闕康
勝鄧仲華服袞之年荀令則擁麾之日徒云早達未
可同功今日相方豈不高視竊承富春頃歲多難荐
臻邑閤皆空黔黎將盡御史舊榻零落不存太傅齊
室荒茫無處自神麾所屆襁負斯歸新屋方華故田
斯墾府吏閑坐長使誦經督郵無事惟慮吹笛東苞
海水俱承幕府之威西洎江沱同仰惟良之化政差
邊張何其神也孤子無心覲冒苟却光陰風疾彌留

言言洲言 卷一八 七
示有餘息恩將公聘窮擯虜庭博望侯極跡於黃河
移中監流滯於滄海自斯以後惟有庸賤本應埋魂
趙魏析骨幽并豈意餘年復反鄉國仰屬伊公在毫
渭老師周旌賁丘園採拾衡巷遂以哀駘不棄甕盎
無遺還顧庸虛未應偕此竊承君侯過被以光輝屢
有吹噓之言頻蒙薦延之澤故得周行紫閣升降丹
墀點汗清朝豈不荒愧雖復華陰砥柱帶地窮深嵩
高維岳極天爲重未可以方斯盛典譬此洪恩年迫
桑榆豈期酬報政以川波非遠對奉無因夜夢子長
之游朝覽希道之疏浮雲西北徒懷魏帝之文行雨

東南思假飛山之便窮誠已結荒係逾深方事祈寒
願加珍納謹扶力白書迷乏不次孤子徐陵頓首長使

一作長史移中監
蘇武也舊作移誤

答族人梁東海太守長孺書

其人因梁
未入北齊

恩報近歲奉使來歸辱彼河清年中告行并惠以明
鏡亟離寒暑雖復時陳梁鶴日照孫鸞言慰相思反
增離眷劉傳三常侍還又承書札銀鈎甚麗玉疏依
然開封伸紙破愁爲笑素秋方屆溽暑稍闌體中何
如善保元吉藁臺之壁少海之珠何必鄉里所在爲
賢卿託身大國旣已積年彼朝英彥理相欽挹方當

言言評語 卷七十八
交辟三命清宦兩宮何乃濶然遲有問也吾七十之
歲崦嵫已迫朽老之疾隨年而甚徒懷北邙之切未
遂東都之期牽役承閒但有衰頓賢從君政佐佑興
基中舍謔殿中並休宜自別有書問來告訪吾文章
吾自歸來鄉國亟徙炎涼牽課疲朽不無辭製而應
物隨時未曾編錄既承今告輒復搜檢行人相繼別
簡知音但既乏新聲全同古樂正恐多慙於協律致
睡於文侯耳燕南趙北地角天涯言接未由但以潛
歛善敬德中郎竝比境之良選皇華之上求若可輶
軒別當委白君問

恩報當是君報孫鸞一
作孤鸞中舍一作中書

與李邕書

那周人周書無傳周武帝遣治御正
殿不害等使陳陵書所云殿儀同及
那答殿御正者是也此陵於
殿見那詩文與那書那答之

籍甚清徽常懷虛眷山川緬邈河渭像於經星顧望
風流長安遠於期日青萸戒節白露爲霜君子惟宜
福履多忝雍容廊廟獻納便繁留使催書駐馬成檄
車騎將軍賓客盈座丞相長史瞻對有勞脫惠箋繒
慰其翹想吾栖遲茂陵之下臥病漳水之濱迫以崦
嵫難爲砭藥平生壯意竊愛篇章忽覲高文載懷勞
佇此後殿儀同至止王人授館用阻班荆常在公筵
敬析名作獲殿公所借陪駕終南入重陽閣詩及荆

言言清言 卷七
州大乘寺宜陽石像碑四首鏗鏘竝奏能驚趙鞅之
魂輝煥相華時瞬安豐之眼山澤掩靄松竹叅差若
見三峻之峰依然四皓之廟甘泉鹵薄盡在清文扶
風輦路悉陳華簡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
皆爲詞賦未有登茲舊閣歎茲幽宮標句清新發言
哀斷豈止悲聞帝瑟泣望羊碑一詠歌梁之言便掩
盈懷之淚至如披文相質意致縱橫才壯風雲義深
淵海方今二乘斯悟同免化城六道知歸皆踰火宅
宜陽之作特會幽衿所覩黃絹之詞彌懷白雲之頌
但恨耆闍遠嶽檀特高峰開上羅浮康公懸溜不獲

銘茲雅頌耀彼幽巖循環

巖

用忘飢渴握之不置

恒如趙璧翫之不足同於玉枕京師長者好事才人
爭造蓬門請觀高製軒車滿路如看太學之碑街巷
相填無異華陰之市但豐城兩劍尚不俱來韓子雙
環必希皆見莫不以好龍無別木燕可啣載望瓊瑤
因乏行李金風已勁玉質宜調書不盡言但聞爰繫

徐陵頓首

青蔓一作青要火作大者皆闍遠嶽一作賒遠二字闍作閣竝誤耆闍檀特佛國山名

李那答徐陵書

繁霜應管能響豐山之鐘玄雲觸石又動流泉之奏
矧伊物候且或冥符況乃衿期相忘道術楚齊風馬

言前評語 卷七十八
吳會浮雲行李無因音塵不嗣殷御正銜命來歸嘉
言累札江南橘茂薊北桑枯陰慘陽舒行止多福足
下泰山竹箭浙水明珠海內風流江南獨步扶風計
吏議析祥禽平陵孝廉辯訓文豹況復麗藻星鋪雕
文錦縟風雲景物義盡緣情經綸憲章辭殫表奏久
以京師紙貴天下家藏調移齊右之音韻改河西之
俗豈直揚雲藻翰獨留千金嗣宗文雅惟傳好事僕
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匪班嗣弱年有意
頻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戶牖之間時安筆硯
頰眉難巧學步非工恒經牧孺之譏屢被陳思之誚

羞逢仲子類君山之鼓琴屢見子將同本初之車服
不謂殷侯虛談成價遂同布鼓輕響雷門燕石空雕
終慙比德楚軍雖拂實愧棲桐豈若邳鄆舉袖惟聞
變曲協律飛塵必應不顧是以日南寶貝遙望歸秦
合浦文犀更希還漢芳春行獻鷲其鳴矣懸豫章之
床置長安之驛厚築墻垣思逢鄭僑之聘工歌周頌
佇奏延陵之樂書繒有復道意無伸李那頓首
橘茂一作
橘茂欵作
欣並誤

答李顥之書

按書顥之亦北齊人

近謬枉清音無申窮眷忽辱來告文製兼美君山西

言言清詩 卷之八
盛族素挺風流河北辭林本所嗟賞子桓虛座寧不
敬期伯喈倒屣固以相屬一日復其草土思襲衣裾
披素清顏但覺形穢公輔之量不負高名王佐之才
信表天骨孺子之榻雖其可懸仲康之車彌軫恒眷
孤子昔緣素乏叨造皇華今日形容無關天壤殘光
炯炯慮在昏明餘息綿綿待盡鐘漏安可以樹揚名
士游處盛賓來喻泰高如爲善諱文艷質寡何似上
林華而不實將同桂樹但忘年之款昔有張裴鄰國
之交非無嬰札儻哀駘可悅甕盎非疑方願投衿庶
比傾蓋頃陳湯之疾歲月增深年祐之病秋冬彌劇

且年光適盡觸目崩心扶力含毫諸不申且孤子徐

陵頓首白

並文苑英華○思襲衣裾作思敞誤見後漢趙岐書辭林一作辭人昔緣作皆緣誤

張裴一作張華

薦陸瓊

瓊字伯玉吳郡吳人雲公子歷吏部尚書

高宗爲司徒妙簡僚佐陵時爲吏部尚書薦瓊乃除司徒左西掾

新安王文學陸瓊見識優敏文史足用進居郎署歲月過淹左西掾缺允膺茲選階次小踰其屈滯已積

陳書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安成王卽宣帝

臣聞間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邴霍無官實宗周之

明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
況臣戢翼要荒亟離寒暑進慙趙勝能定楚從退匪
齊文馳免秦厄固以內切皇心外貽家耻其輸重餌
降禮單于迺城十五如請和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劍
武夫力而獲諸原微臣還而反諸敵瞻言馬駿著隴
右之功追念曹彰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勲庸
偏其反而豈可勝愧

謝兒報坐事付治中啓

載

陵子儉一名報歷爲御史中丞其坐事未見有

夫拾金樵路高士所羞整冠李下君子斯慎兒報不

能謹潔敢觸嚴網右趾鐵繫事允法科左校論輸實
由恩宥老臣過庭之訓多謝古賢折筭之杖有愧前
達

謝勅賜祀三皇五帝餘饌啓

竊以甘泉之殿舊禮義軒長樂之宮本圖堯舜自東
京晚世曠代無聞西漢盛儀復覩今日金壺流十旬
之氣玉案備千品之羞昔絳羅爲薦旣延王母紫蓋
爲壇允招太一同斯美號理致衆星臣以餘年豫聞
清祀如陪瑤席遂飲瓊漿

謝勅賚燭盤賞答齊國移文啓

昔班彪草移阮瑀裁書馳譽當年遂無加賞非常大
賚始自今恩雖賈逵之頌神雀竇攸之對鼷鼠漢臣
射覆之言魏士投壺之賦方其寵錫獨有光前官燭
斯燃更慙良吏宵光可學乃會耆年臣職居南史身
典東觀謹述私榮傳之方策

謝賚麇啓

臣昨旣陪羽獵仍宴上林固謝長卿之文彌慙子雲
之賦預割鮮禽已同監浦頽蒙大纒更異梁王詰旦
歸來猶爲飽飫虞衡所獻復降命恩賜細君以爲歡
非屠門而大嚼

謝東宮賚蛤蜊啓

船俗嚴戈漁人資設于彼海童冒茲水豹望樓闕之
氣得波潮之下

謝賚蛤啓

鴻化

雀入猶新纔變秋成已聞冬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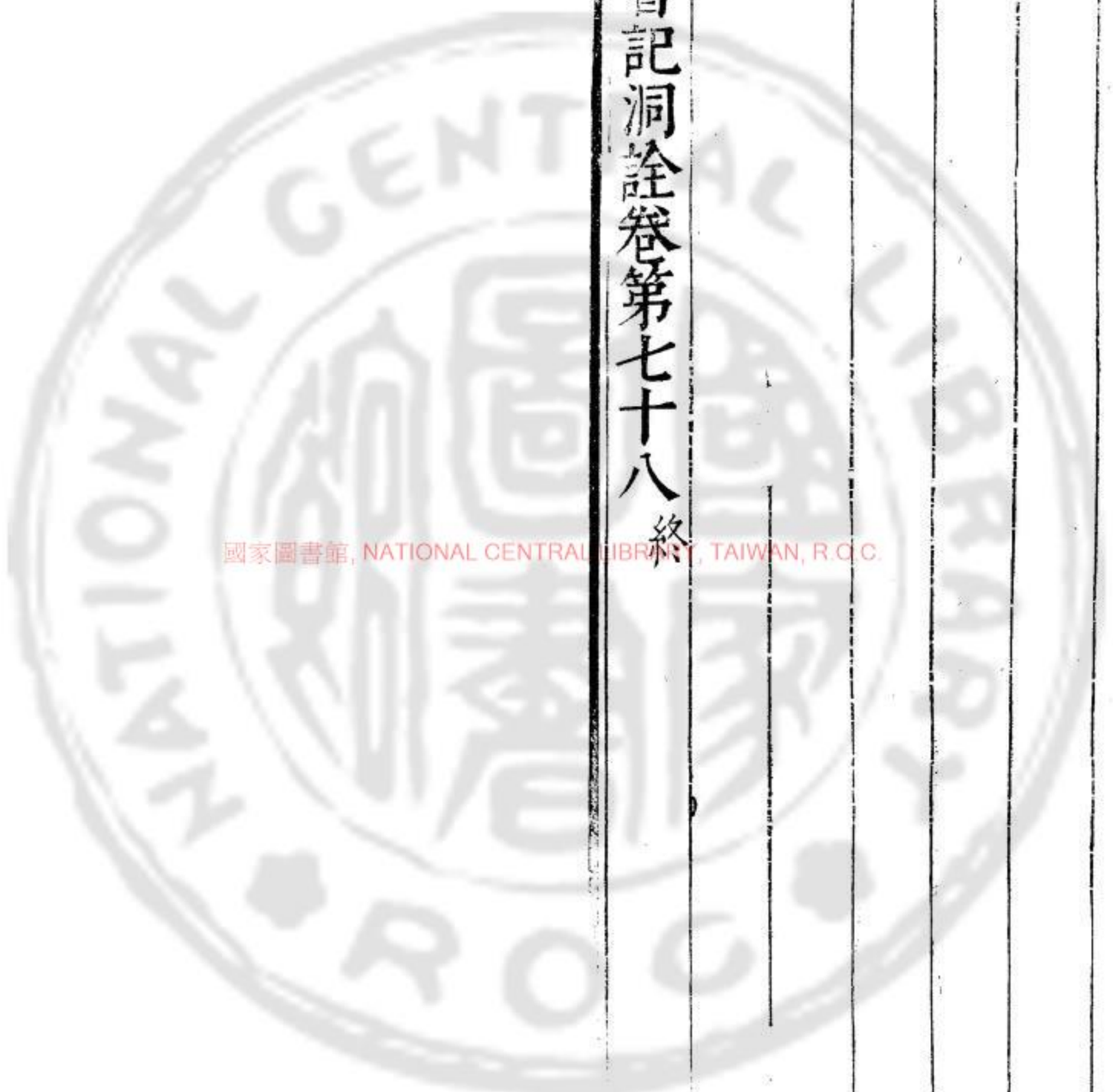
並藝文類聚○又謝

勅賚鳥賊魚啓云賚
逮庸臣伏增銘悚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八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九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陳 四

尹義尚

與徐僕射陵書

義尚與陵梁末使魏魏人入齊至是陵已還南義尚猶留鄴下

義尚白漳濱江涘眇若天涯去鴈歸鴻雲蜚難寄瞻
言鄉國泣珠淚而盈懷寤寐德音仰煙霞而疾首既
而暑往寒來愁雲滿塞河水自結非由漢后之軍艸
霧恒嚴寧假公超之術霜飄虎踞距知朔野之寒雪
覆龍岑徒憶清江之煖眷言疇昔邈矣遐哉係仰清

顏願常豐勝雍容廊廟時宣匡奏之風偃息康莊無
廢怡神之道義尚望國窮魂繁憂積歲雖其未殞豈
曰生年日者謬忝後車陪游上國會觀禮樂見季子
之知音經奉侍言嗟鄭僑之博物如軍書愈疾之製
碑文妙絕之詞猶賢紙於鄴中尚傳聲於許下逮乎
百六之年仍離再三之酷吉凶禮數綿歷歲時嘗膽
茹辛備同艱險每冀穹蒼有感大國矜憫以禮言歸
馭驛俱反何期毳毛湮淪墜灑漳濱之水逸翮摩霄
輕託蓬萊之頂信知有幸無幸見歿生之殊倫才與
不才驗沈浮之異趣昔秦歸趙璧還得連城晉失楚

材直亾其寶自國祚中絕行李不通等避世於桃源
同留寓于仙嶺每瞻牛候馬想金陵之聖人今觀皇
華知有熊之建國賓堯仕舜猶是八才緯武經文方
儔四賢幸甚幸甚昔楊朱歧路悲始末之長離蘇武
河梁歎平生之永別雖復音塵可嗣終隔風雲夢想
時通無因覲止依依望楚寸陰有待百年將半輕生
若是命也如何今車書同軌行李相繼猥荷文移通
賜論及輜軒旣以復命義尚未被哀矜竊以晉楚釋
囚共成親好今乃拘彼求此不亦難乎夫以匹夫投
分猶須坦蕩況兩國二君那宜細計彼若才如廉樂

猶恐不習禁兵苟非其人留之何益然三戰三敗卒
成彊伯之功七縱七擒終仗天威之力由此言之彼
此如耳徐元直西蜀之謀士關雲長劉氏之驍將須
歸卽遣知叛弗追今之與古何其異趣且二國叶和
長江共有如首如尾可以同規或貳或猜豈名唇齒
是以隔河分軟君子知其不終衷甲尋盟春秋貶其
行詐伏承聖上欽明英賢佐輔方知解網之氣用表
無偏之化若彼之俘虜猶且蒙歸此之南冠何辭不
遣如其苟相猜貳信不由衷雖篤親鄰義尚何罪不
任辛酸之念輕陳萬一之情伏願仁人少存疇昔承

閑之便希復開言昔張子餘年誠稱吳王之賜微躬
邁影實仰含弘之仁載筆漣洏罔知所運

草霧一作若露後漢

張公超能作五里霧全用此事作露非虎踞作虎渠
後車作後陣並誤每瞻牛候馬一遺馬字求此一作
此來

徐陵報尹義尚書

別離二國雲雨十年心想河陽言銅爵而無遠神游
漳水與金鳳而俱蜚北使還辱去冬十月十一日告
忽同言叙循環還巧制欣慰良深河朔年芳雖當淹晚
白溝浼浼春流已清紫陌依依長楊稍合體中何如
豈無鄉思第三秦世胃六輔良家文武兼能志懷開

遠谷永之筆無慙古人蓋延之功高視前彥而淹留
趙魏亟歷寒暄企望鄉關理多悲切聖朝欽明纂曆
大拯生民戮巨海之奔鯨殲中原之封豕晉君之說
長安遠於日邊揚雄有言交州在於天際則輸夥王
府屈膝閭門川洞酋豪彊梁溟海神兵一指率土咸
康方當偃伯於靈臺韜戈於武庫變大風於五禮驅
蒸民於昌辰物色英聲搜揚俊傑投竿負鼎馳步蒼
龍巖穴丘園爭趨金馬而弟留河北義等周邵懷此
殊才實可傷嗟吾崦嵫旣暮容鬢皤然風氣彌留砭
藥無補追惟疇昔共備行人室家安危賓禮升降懸

壺代哭俱歷春冬移館于箕同茲辛苦鳴蜩抱樹亟
見藏冰歸雁銜蘆多經寒食靖言念此如何可忘握
翫來書彌其承臉夫以擁腫之木得免因於不才斲
棘之牛自保由其無用以余鄙陋未友龔生惟歎吾
賢不同蘧瑗耳若推溝拯溺每切皇衷逸翮飄鱗見
優機檻所以降尺一之書馳翰軒之使心期與國必
遂還途寧謂親鄰更成難請言尋雅告所及縲囚便
訪鴻臚幸無淹使聞諸司寇或有邊俘前歲中流是
維同惡燕禽望闕冀馬臨江裁頓雲羅自投天網京
觀之塚宜彰武功周醜之門方申明罰而聖朝好生

惡殺收雷寢電兵車所獲雖同長萬之來恩澤從容
 無異荀瑩之禮方之於弟況擬非倫伊昔梁朝共奉
 嘉聘張茲大帛處彼高閣庭奏歌鐘座延僑肸賓客
 之叙方於昨階田獵之禽同於君膳正以鄉關阻亂
 致爾拘留家國隆平義應旋反況復韓宣屢至宰孔
 頻還翻爾遲迴豈云鄰睦弟遂鍾儀之操對此皇華
 高厚之詩一何非類關徐廉樂之況三戰七擒之言
 此日借子之矛攻子之室彼之使客猶尚不還此於
 齊都豪門賚戚周行匪例事義相懸豈與大弟同年
 而語吾本自凡流以復衰老稍近東岱不奢擊壤之

年惟欣堯俗若耶之復長保安臥時思之

若耶至此闕誤

棄忝亞宗卿非得侵官天戾但當令芄芄在詠濟濟

盈朝才冠卿雲智同荀郭文辭富於江海高論泊於

雲霄趨走丹墀之門侍奉清規之內弟來款言至欲

附所聞聯類非宜更其多惑若使良有

闕二字

猶希贈

鯉之書郵驛方通復行蜚鶴之信執筆潛然不知何

向

並徐陵集○心想英華作目懸一指作所指燕禽作燕旗誤高閣作高閣叙作致高厚作高后誤

虞寄

字次安荔之弟歷建安王諮議終太中大夫

諫陳寶應書

寶應晉安侯官人

寄梁代為岳陽王中記室侯景亂隨兄荔入臺京城陷遁還鄉里張彪將鄭瑋劫寄奔晉

安寶應方據有閩中得寄甚喜每欲引爲僚屬寄固辭景平寄勸令自結高祖寶應從之高祖受禪以寶應爲閩州刺史領會稽太守世祖嗣位進號宣毅將軍錄其本系編爲宗室是時留異爲縉州刺史領東陽太守潛有逆謀寶應娶異女寄微知其意乃爲居士服以拒絕之常居東山寺僞稱脚疾不起及異反寶應復資其部曲寄因書諫寶應大怒以寄有民望且優容之章昭達等討寶應兵敗走莆田顧謂其子曰早從虞公計不至今日既被擒凡諸賓客皆伏誅惟寄以先識免禍異亦爲侯安都所執○此書見陳書南史文苑英華稍異互注

東山居士虞寄致書於明將軍使君節下寄流離世故飄寓賢鄉將軍待以上賓之禮申以國士之眷意氣所感何日忘之而寄沈痼彌留惕陰將盡常恐卒

填溝壑涓塵莫効是以敢布腹心冒陳丹款願將軍留須臾之慮少思察之則瞑目之日所懷畢矣夫安危之兆禍福之機匪獨天時亦由人事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以明智之士據重位而不傾執大節而不失豈惑於浮辭哉將軍文武兼資英威不世往因多難杖劔興師援旗誓衆抗威千里豈不以四郊多壘共謀王室匡時報主寧國庇民乎此所以五尺童子皆願荷戟而隨將軍者也及高祖武皇帝肇基草昧初濟艱難于時天下沸騰民無定主豺狼當道鯨鯢橫擊海內業業未知所從將軍運洞微之鑒折從衡

言言清說 卷之六
之辯策名委質自託宗盟此將軍妙筭遠圖發於衷
誠者也及主上繼業欽明睿聖選賢與能羣臣輯睦
結將軍以維城之重崇將軍以裂土之封豈非宏謨
廟略推赤心於物者也屢申明詔款篤殷勤君臣之
分定矣骨肉之恩深矣不意將軍惑於邪說翻然異
計寄所以疾首痛心泣盡繼之以血萬全之策竊爲
將軍惜之寄雖疾侵耄及言無足采千慮一得請陳
愚管願將軍少戢雷霆除其畧刻使得盡狂瞽之說
披肝膽之誠則雖歿之日由生之年也自天厭梁德
多難荐臻寰宇分崩英雄互起龍戰虎爭竊號假名

銳精持鋒不可勝紀

陳書南史無龍戰至持鋒三句

人人自以爲得

之然夷凶翦亂拯溺扶危四海樂推三靈眷命揖讓
而居南面者陳氏也豈非歷數有歸惟天所授當璧
應運其事甚明一也主上承基明德遠被天綱再張
地維重紐夫以王琳之強侯瑱之力進足以搖蕩中
原爭衡天下退足以屈強江外雄長偏隅然或命一
旅之師或資一士之說琳卽瓦解冰泮投身異域瑱
則厥角稽顙委命闕庭斯又天假之威而除其患其
事甚明二也今將軍以藩戚之重擁東南之衆盡忠
奉上戮力勤王豈不勲高竇融寵過吳芮析珪判野

南面稱孤其事甚明三也且聖朝棄瑕忘過寬厚得人改過自新咸加叙擢至如余孝頃潘純陀李孝欽歐陽頴等悉委以心腹任以爪牙曾中豁然曾無纖芥況將軍豐非張繡罪異盧諶當何慮於危亾何失於富賢此又其事甚明四也方今周齊鄰睦境外無虞并兵一向匪朝伊夕非有劉項競逐之機楚趙連從之執何得雍容高拱坐論西伯其事甚明五也且留將軍狼顧一隅亟經摧劔聲實虧喪膽氣衰沮高瓌向文政留瑜黃子玉此數人者將軍所知首鼠兩端惟利是視其餘將帥亦可見矣孰能被堅執銳長

驅深入繫馬埋輪奮不顧命以先士卒者乎此又其事甚明六也且將軍之彊孰如侯景將軍之衆孰如王琳武皇滅侯景於前今上摧王琳於後此乃天時非復人力且兵革已後民皆厭亂其孰能棄墳墓捐妻子出萬死不顧之計從將軍於白刃之間乎此又其事甚明七也歷觀前古鑒之往事子陽季孟傾覆相尋餘鄴右渠危亾繼及天命可畏山川難恃況將軍欲以數郡之地當天下之兵以諸侯之資拒天子之命強弱逆順可得侔乎此又其事甚明八也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不愛其親豈能及物留將軍身糜

國爵子尚王姬猶且棄天屬而弗顧背明君而孤立
危急之日豈能同憂共患不背將軍者乎至於師老
力屈懼誅利賞必有韓智晉陽之謀張陳井陘之事
此又其事甚明九也且北軍萬里遠鬪鋒不可當將
軍自戰其地人多顧後梁安背向爲心脩旰匹夫之
力衆寡不敵將帥不侔師以無名而出事以無機而
動以此稱兵未知其利夫以漢朝吳楚晉室潁顓連
城數十長戟百萬拔本塞源自圖家國其有成功者
乎又其事甚明十也爲將軍計者莫若不遠而復絕
親留氏秦郎快郎隨遣入質釋甲偃兵一遵詔旨且

朝廷許以鐵券之要申以白馬之盟朕不食言誓之
宗社寄聞明者覽未形智者不再計此成敗之効將
軍勿疑吉凶之幾間不容髮方今蕃維尚少皇子幼
冲凡預宗枝皆蒙寵樹況以將軍之地將軍之才將
軍之名將軍之勢而能克脩蕃服北面稱臣寧與劉
澤同年而語其功業哉豈不身與山河等安名與金
石相弊願加三思慮之無忽寄氣力絲微餘陰無幾
感恩懷德不覺狂言鈇鉞之誅其甘如薺

世故南史作艱故莫

効陳書南史作莫報思察英華作思審不世一本作動俗折從衛英華作屢折從衛明詔英華作文詔翻然陳書作遽生愚管書史作愚筭有歸南史作有在所授英華作所在承基陳書作入基雄長南史作雄張

至如陳書作至於孝頃英華作孝頎誤爪牙英華作
 牙爪盧諶書史作畢諶之執南史作之事何得英華
 作可得狼顧南史作狼顧聲實虧喪英華作聲虧鬼
 喪所知英華作所親信繫馬書史作擊馬誤之疆英
 華作之勢傾覆英華作覆沒餘善右渠英華作餘黨
 渠魁非之日英華作之下之事作之勢脩昨南史作
 宵吁誤稱兵英華作移兵莫若英華作豈若覽南史
 英華作鑒再計英華作計始非稱臣下英華有者乎
 二字文意不貫其
 其書史作其之

張種

字士苗吳郡人仕梁歷御史中丞入陳終金紫光祿大夫

與沈炯書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
 磷殊於太一衿帶城傍獨超眾嶺控繞川澤顧絕羣
 岑若其峰崕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絕澗杳冥若鬼神

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蜚禽走獸必負義
 而膺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栖託梵臺雲起寶刹星
 懸自非玉牒開祥金精緼耀豈其神恠若此者乎

一作獨越

沈炯

字初明吳興武康人梁御史中丞入陳加通直散騎常侍

答張種書

若乃三江五湖洞庭巨麗寫長洲之茂苑登九曲之
 層臺山高水深雲蒸霧吐其中之秀異者實虎丘之
 靈阜焉冬桂夏柏長蘿脩竹靈源祕洞轉側超絕遠
 澗深崖交羅戶穴

並藝文類聚崖一作巖

謝貞

字元正陳郡陽夏人南平王友招遠將軍

遺族子凱疏

貞以母憂哀毀病亟遺疏告凱○貞病篤吏部尚書姚察往省之間以後事貞曰族子凱等粗自成立已有疏付之弱兒甫六歲名靖字依仁情累所不能忘敢以為託耳察啓後主勅長給衣糧

吾少罹酷罰十四傾外蔭十六鍾太清之禍流離絕國二十餘載號天躋地遂同有感得還侍奉守先人墳墓於吾之分足矣不悟朝廷採拾空薄累致清階縱其殞絕無所酬報今在憂棘晷漏將盡歛手而歸何所多念氣絕之後若直棄之草野依僧家尸隄林

法是吾所願正恐過為獨異耳可將薄板周身載以靈車覆以葦茨坎山而埋之又吾終尠兄弟無他子孫靖年幼少未閑人事但可三月施小牀設香水盡卿兄弟相厚之情即除之無益之事勿為也

陳書

江揔

字揔持濟南考城人經子梁太子中舍人入陳歷尚書令陳平入隋為上開府

除太子詹事謝東宮啓

揔天嘉中遷左民尚書轉太子詹事以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良娣陳氏為女太子微行揔舍文帝怒免之

庇身脩德濫迹端形陳蘿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鱗超踰非次方辭璽會覲收渥澤

除尚書令謝臺啓

摠至德中授尚書令給鼓吹一部加扶

竊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頃同台袞無人則闕臣之朽薄安可叨賁謹當奏承夜月冀奉三思之旨聲寄浮雲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書令斷表後啓

司會治本冢宰朝端搢紳所屬儀刑攸在皇代以來無人則闕陛下將備厥職用穆巨僚不容始自庸菲以謹物議當今藩翰至戚不無其才廊廟重臣亦有其器伏願檢俞往之則闡平章之道臣浚心布款有

理存焉

治一作化用一作慎才一作人檢一作慎

上毛龜啓

按藝文云隋江摠上毛龜啓則此入隋所上

臣聞聖王受命以代紹興日月精明之狀煙雲爛熳之采神鼎出於汾陰寶玉開於張掖靈山奧澤卉木呈祉靜海澄波鱗介禔福靡不顯符瑞以固鴻基肇徵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靈光分五色懷星拖月負字銜圖

並藝文類聚

陳暄

義興國山人文才俊逸後主在東宮引爲學士及卽位遷通直散騎常侍與江摠孔範等

並爲狎客以事悖死

與兄子秀書

暄嗜酒無節操徧歷王公門沈湎暄詭過差非度秀憂之致書於暄友人何胥冀以諷諫暄聞之與秀書

旦見汝書與孝典陳吾飲酒過差吾有此好五十餘年昔吳國張長公亦稱耽嗜吾見張時伊已六十自言引滿大勝少年時吾今所進亦多於往日老而彌篤惟吾與張季舒耳吾方與此子交歡於地下汝欲天吾所志耶昔阮咸阮籍同游竹林宣子不聞斯言王湛能玄言巧騎武子呼爲癡叔何陳留之風不嗣太原之氣巋然翻成可恠吾旣寂漠當世朽病殘年於顏原名未動於卿相若不日飲醇酒復欲

安歸汝以飲酒爲非吾以不飲酒爲過昔周伯仁度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杯吾不以爲多然洪醉之後有得有失成廝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酒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汝驚吾僮馬侍中之門陷池武陵之第徧布朝野自言焦棟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吾生平所願身沒之後題吾墓云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若斯志意豈避南征之不

復賈誼之慟哭者哉何水曹眼不識孟錡吾口不離
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言其
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無多
言非爾所及

南史○天一作笑以不飲酒作不以

張正見

字見頤清河東武城人梁彭澤令入陳為撰史著士累遷通直散騎侍郎

謝賜錢啓

豈期疲痾壁立猥蒙殊賜名稱榆莢非投飲馬之橋
價重圓泉寧弃呪雞之野暫移周府纔經漢鑄始降
王門忽光私室青鳧委質笑夷甫之不言赤仄垂緡
重河間之能數

初學記

毛喜

字伯武滎陽武人歷南安內史徵為光祿大夫領左驍騎將軍

弟還帖

事務殷繁足疲叅吾者忽劣劣理弟還久敘接有

日其間於睡不具毛喜

東書堂帖

伏知道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苦魚嶺逢車芝田息駕雖見妖姪終成揮忽遂使家
勝陽臺為歡非夢人慙蕭史相偶成仙輕扇初開欣
看笑靨長眉始畫愁對離粧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
盡尚分行憶冀迴陌之難迴廣攝金屏莫令愁擁恒

開錦幔速望人歸鏡臺新去應餘落粉熏爐未徙定
有餘煙淚滴芳衾錦花長濕愁隨玉軫琴鶴恒驚已
覺錦水丹鱗素書稀遠玉山青鳥仙使難通綵筆試
爇香殘遂滿行雲可託夢想還勞九重千日詎想倡
家單枕一宵便如蕩子當令照影覆來一鸞羞鏡勿
使窺窻獨坐嫦娥笑人

藝文類聚

梅嘉祚閱陳四卷

書記洞詮卷第七十九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魏

太武帝

本索頭虜姓拓跋氏名燾字佛狸明元帝長子在位二十九年宗愛弒之廟曰世祖

與宋文帝書

太武立十七年改元太平真君始與劉宋稱南北朝

世祖攻宋懸瓠雖不尅而虜掠甚多南師屢無功爲世祖所輕侮乃與宋文帝書此後復通和聞文帝有北伐意又與書

彼前使間諜詿奸人竊聞朱脩之申謨近復得胡

崇之敗軍之將國有常刑乃皆用爲方州虞我之隙

以自慰慶得我普鍾蔡一豎子何所損益無異得我



舉國之民厚加奉養禽我卑將衛拔非其身各便鑠
腰苦役以辱之觀此所行足知彼之大趣辨校以來
非一朝一夕也頃關中蓋吳返逆扇動隴右氏羌彼
復使人就而誘勸之丈夫遺以弓矢婦人遺以環釧
是曹正欲譎誑取賂豈有遠相順從爲大丈夫之法
何不自來取之而以貨該引誘我邊民募往者復除
七年是賞姦人也我今來至此土所得多少孰與彼
前後得我民戶邪彼今若欲保全社稷存劉氏血食
者當割江以北輸之攝守南度如此釋江南使彼居
之不然可善勅方鎮刺史守宰嚴供張之具來秋當

往取揚州大勢已至終不相縱頃者往索真珠璫略
不相與今所馘截髑髏可當幾許珠璫也彼往日北
通芮芮西結赫連蒙遜吐谷渾東連馮弘高麗凡此
數國我皆滅之以此而觀彼豈能獨立芮芮吳提以
歿其子菟害真襲其凶迹以今年二月復歿我今北
征先除有足之寇彼若不從命來秋當復往取以彼
無足故不先致討諸方已定不復相釋我往之日彼
作何方計爲塹城自守爲築垣以自鄣也彼土小雨
水便迫掖彼能水中射我也我顯然往取揚州否彼
翳行竊步也彼來偵謀我已禽之放還其人目所盡

見委曲善問之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疾其勇
 功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殺之烏得與我較邪彼非敵
 也彼常願欲共我一過交戰我亦不癡復不是苻堅
 何時與彼交戰晝則遣騎圍繞夜則離彼百里宿去
 彼人民好降我者驅來不好者盡刺殺之近有穀米
 我都噉盡彼軍復欲食噉何物能過十日邪彼吳人
 正有斫營伎我亦知彼情離彼百里止宿雖彼軍三
 里安邏使首尾相次募人裁五十里天自明去此募
 人頭何得不輸我也彼謂我攻城日當掘塹圍守欲
 出來斫營我亦不近城圍彼止築隄引水灌城取之

彼揚州城南北門有兩江水此二水引用自可如人
 意也知彼公時舊臣郗已殺盡彼臣若在年幾雖老
 猶有智策今已殺盡豈天資我也取彼亦不須我
 兵刃此有能祝婆羅門使鬼縛彼送來也順從通鑑
芮作蟠蟠蒙遜作沮渠菟害真作吐賀真塹城作掘
 塹否作不若放作縱非敵作非我敵宿去作外宿募
 人一設彼募人以來不過行五十里天已明矣彼募
 人之首豈得不為我有哉能作善送來也作以來耳

又書

彼此和好居民連接為日已久而彼無厭誘我邊民
 其有往者復之七年去春南巡因省我民即使驅還
 自天地啓闢已來爭天下者非惟我二人而已今聞

彼自來設能至中山及桑乾川隨意而行來亦不迎去亦不送若厭其區宇者可來平城居我往揚州住且可博其土地僭人謂換易為博彼年已五十未嘗出戶雖自力而來如三歲嬰兒復何知我鮮卑常馬背中領上生活更無餘物可以相與今送獵白鹿馬十二匹并氈藥等物彼來馬力不足可乘之道里來遠或不服水土藥自可療彼無厭通鑑作彼志無厭去作今因作聊即使驅還

與宋臧質書

世祖南侵宋以質為輔國將軍北救始至盱眙世祖已過淮自廣陵北返悉力攻盱眙就

作縱之使還○僉人謂換易為博當是注語傳寫誤入正文耳即書義自見

吾今所遣鬪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南是三秦氏羌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胡歿正減并州賊氏羌歿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通鑑卿若殺之無所不利

臧質答魏主書

字含文東莞莒人歷車騎將軍與義宣起兵見殺

時魏地童謠曰軛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虜主北歸石濟歿虜欲渡江天不徙故答書引之○質涉獵文史尺牘便敏

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脚屢犯國疆諸如此事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

童謠言邪虜馬飲江水佛狸歿卯年此期未至以二
軍開飲江之徑爾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
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歿豈容復令生全饗
有桑乾哉但爾往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
我而歿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生相
鑱縛載以一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
力屈於爾壘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
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
未飲江太歲未卯年故爾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
雨隻馬不返爾豈憶邪卽時春雨已降四方大衆始

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禿糧食闕乏者告之當出
廩相飴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苦人附
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並宋書○國疆通鑑作邊境
梁坦作申坦爾謂何以不聞
童謠言邪作爾獨不聞童謠之言乎徑
作路莫禿作勿遽禿告之作可見語

臧質與虜衆書類附

宋購斬燾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
絹各萬匹質寫臺格與魏軍書太武攻城
三旬死者過
半乃引還

示詔虜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
何爲力自取如此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邪今
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宋書○資治通鑑爾語虜中
諸士庶佛狸所與書相待如

此爾正朔之民何為自取糜
滅豈可不知轉禍為福邪

詔太子晃

晃太武長子為中常侍宗愛
譖歿子文成帝追號恭宗

初世祖之伐河西也李順等咸言姑臧無水
草不可行師太子有疑色及至姑臧詔太子

姑臧城東西門外涌泉合於城北其大如河自餘溝
渠流入澤中其間乃無燥地澤草茂盛可供大軍數
年人之多言亦可惡也故有此勅以釋汝疑

詔報太子

李孝伯趙郡人位尚書封宣城公為高祖所
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見孝伯子豹子疏

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
輩亦何可得

詔刁雍

雍字淑和渤海
饒安人位特進

太平真君五年雍以平南將軍為薄骨
律鎮將表請作溉田大渠世祖詔之

卿憂國愛民知欲更引河水勸課大田宜便興立以
克就為功何必限其日數也有可以便國利民者動
靜以聞

又詔答

真君七年雍表請造船運穀
赴沃野鎮以供軍糧詔答

知欲造船運穀一冬即成大省民力既不費牛又不
廢田甚善非但一運自可永以為式今別下統萬鎮
出兵運穀卿鎮可出百兵為船工豈可專廢千人雖

遣船匠猶須卿指授未可專任也諸有益國利民如此者續復以聞

又詔

雍表請城鎮所縮河西真君十年三月城訖詔之

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思知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為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賜司徒崔浩書

浩字伯淵清河人真君十一年誅

世祖詔成周公萬度歸破焉者國賜浩書浩上書稱美遂命度歸鎮撫

萬度歸以五千騎經萬餘里拔焉耆二城獲其珍奇

異物及諸委積不可勝數自古帝王雖云即序西戎有如指注不能控引也朕今手把而有之如何

詔崔浩

浩除司徒世祖以史事詔浩以高允張偉參著作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摠焉

昔皇祚之興世隆茲土積德累仁多歷年載澤流蒼生義聞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協順天人以征不服應期撥亂奄有區夏太宗承統允隆前緒釐正刑典大業惟新然荒域之外猶未賓服此祖宗之遺志而貽功於後也朕以眇身獲奉宗廟戰戰兢兢如臨淵海懼不能負荷至重繼名丕烈故即位之初不遑寧

處揚威朔裔掃定赫連逮於神廡始命史職注集前
功以成一代之典自爾已來戎旗仍舉秦隴克定徐
兖無塵平逋寇於龍川討孽豎於涼域豈朕一人獲
濟於此賴宗廟之靈羣公卿士宣力之効也而史闕
其職篇籍不著每懼斯事之墜焉公德冠朝列言為
世範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臺綜理史務述成
此書務從實錄焉

賜王慧龍璽書

慧龍太原晉陽人
歷武牢鎮都尉

慧龍本晉僕射愉之孫宋武帝誅愉慧龍為
沙門僧彬所匿過江入魏仕歷滎陽太守領
安南大將軍司馬楚之左長史與王玄謨相
持滑臺宋主義隆縱反間云慧龍自以功高

而位不至欲引寇入邊因執楚之以叛世
祖聞曰是齊人忌樂毅之計耳乃賜璽書
義隆畏將軍如虎欲相中害朕自知之風塵之言想
不足介意也

讓沮渠牧犍書

牧犍蒙遜子其先為匈奴左沮渠以官為氏
蒙遜自稱河西王上表臣魏世祖冊蒙遜為
涼州牧涼王牧犍襲封尚世祖妹武威公主
世祖以牧犍雖稱蕃致貢而內多乖悖於是
親征詔公卿為書讓之官軍濟河攻
涼州城拔牧犍請降後在魏以罪誅

王外從正朔內不捨僭罪一也民籍地圖不登公府
任土作貢不入司農罪二也既荷王爵又授偽官取
兩端之榮邀不二之寵罪三也朝廷志在懷遠固違

聖略切稅商胡以斷行旅罪四也揚言西戎高自驕
大罪五也坐自封殖不欲入朝罪六也北託叛虜南
引仇池憑援谷軍提挈為姦罪七也承勅過限輒假
征鎮罪八也欣敵之全幸我之敗侮慢王人供不以
禮罪九也既婚帝室寵踰功舊方恣欲情蒸姪其嫂
罪十也既違伉儷之體不篤婚姻之義公行醜毒規
害公主罪十一也備防王人候守關要有如寇讎罪
十二也為臣如是其可恕乎先令後誅王者之典也
若親率羣臣委贄郊迎謁拜馬首上策也六軍既臨
面縛輿櫬又其次也如其守迷窮域不時悛悟身歿

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也

並魏書

文成帝

名濬字烏雷直勒恭宗子在位十四年廟曰高宗

詔源賀

賀本河西王秃髮傉檀子國滅奔魏世祖賜姓封隴西王

賀為冀州刺史武邑郡姦人王華告沙門道可與賀謀反高宗謂賀誠心事國必保無此乃精加訊檢華果引誣詔曰

卿以忠誠款至著自先朝以丹青之潔而受蒼蠅之
汚朕登時研檢已加極法故遣宣意其善綏所莅勿
以囂謗之言致損慮也

魏書

獻文帝

名弘字萬民文成帝子在位六年傳位太子宏自稱太上皇為馮后所弒廟曰顯祖

詔尉元

元字苟仁代人歷司徒

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徐州附魏請師救
 援顯祖以元為都督鎮南大將軍赴之大破
 宋將張永等表求運粟以濟彭城又表分兵
 置戍進定青冀詔答之既而沈攸之吳禧公
 從沂清進援下邳元遣城陽公孔伯恭又大
 破宋軍宋徐州刺史王玄載委下邳夜走宿
 豫淮陽皆弃城而遁拜元開府
 徐州刺史淮陽公因復詔元

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
 運軍糧

又詔

賊將沈攸之吳禧公等驅率蟻衆進寇下邳卿戎昭
 果毅智勇奮發水陸邀絕應時摧殄自淮以北蕩然
 清定皆是元帥經略將士效力之所致也朕用嘉焉

所獲諸城要害之處分兵置戍以帖民情今方欲清
 蕩吳會懸旌秣陵至於用兵所宜形勢進止善加量
 度動靜以聞

詔慕容白曜

白曜見後

宋明帝徐州刺史薛安都兖州刺史畢眾敬
 並以城附魏詔尉元等率師赴之而宋東平
 太守申纂屯無鹽并州刺史房崇吉屯升城
 皇興初加白曜征南大將軍屯碭礮為諸軍
 後斷白曜攻纂於無鹽城拔其東郭回攻升
 城又襲糜溝擊垣苗威震齊土顯祖詔嘉之

卿總率戎旅討除不賓霜戈所向無不摧靡旬日之
 內尅拔四城韓白之功何以加此雖升城戍將房崇
 吉守遠不順危亾已形潰在旦夕宜勉崇威略務存

長轡不必窮兵極武以為勞頓且伐罪弔民國之令典當招懷以德使來蘇之澤加於百姓

詔呂羅漢

羅漢幽州人歷拜內都大官

羅漢為秦益二州刺史時仇池氏羌反逼駱谷羅漢帥步騎掩擊大破之賊眾逃散詔慰之勉

卿以勞動獲叙才能致用內總禁旅外臨方岳褒寵之隆可謂備矣自非盡節竭誠將何以垂名竹帛仇

池接

革屢興既勞士卒亦勤民庶皆由鎮

將

不理之所致也卿應機赴擊殄此兇

險民亦剛悍若不導之以德齊之以刑寇賊莫

由可息百姓無以得靜朕垂心治道欲使遠近清穆卿可召集豪右釋其事宜以利民為先益國為本隨其風俗以施威惠其有安土樂業奉公勤私者善加勸胥無奪時利明相宣告稱朕意焉

詔尚書李訢

訢字元盛范陽人歷司空侍中坐事誅

訢自宋歸魏授兼著作郎時顯祖於仲冬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固諫並不納成淹上接輿釋游論詔訢乃勅停行

卿等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

詔百濟國王餘慶

餘慶遣長史餘禮等上表言百濟與高麗同出夫餘高麗近見陵逼求遣一將來救又云

西界小石山北國海中見屍十餘并得衣器
鞍勒視之非高麗之物後聞乃是王人來降
臣國長蛇隔路以沈於海因送鞍一以為實
驗顯祖以其僻遠冒險朝獻禮遇優厚遣使
者邵安與其使
俱還詔答之

得表聞之無恙甚善卿在東隅處五服之外不遠山
海歸誠魏闕欣嘉至意用戢于懷朕承万世之業君
臨四海統御羣生今宇內清一八表歸義襁負而至
者不可稱數風俗之和士馬之盛皆餘禮等親所聞
見卿與高麗不穆屢致陵犯苟能順義守之以仁亦
何憂於寇讎也前所遣使浮海以撫荒外之國從來
積年往而不返存亾達否未能審悉卿所送鞍比較

舊乘非中國之物不可以疑似之事以生必然之過

經略權要已具別旨

屢致北史
作致被

又詔

餘慶請討高
麗又詔答之

知高麗阻疆侵軼卿土脩先君之舊怨棄息民之大
德兵交累載難結荒邊使兼申胥之誠國有楚越之
急乃應展義扶微乘機電舉但以高麗稱藩先朝供
職日久於彼雖有自昔之釁於國未有犯令之愆卿
使命始通便求致伐尋討事會理亦未周故往年遣
禮等至平壤欲驗其由狀然高麗奏請頻煩辭理俱

請行人不能抑其請司法無以成其責故聽其所啓
詔禮等還若今復違旨則過咎益露後雖自陳無所
逃罪然後興師討之於義爲得九夷之國世居海外
道暢則奉藩惠戢則保境故羈縻著於前典楛貢曠
於歲時卿備陳彊弱之形具列往代之迹俗殊事異
擬貶乖衷洪規大略其致猶在今中夏平一宇內無
虞每欲陵威東極懸旌域表拯荒黎於偏方舒皇風
於遠服良由高麗卽叙未及十年今若不從詔旨則
卿之來謀載協朕意元戎在行將不云遠便可豫率
同興具以待事時遣報使速究彼情師舉之日卿爲

鄉導之首大捷之後又受元功之賞不亦善乎所獻

錦布海物雖不悉達明卿至心令賜雜物如別今史作今

詔報蠕蠕受羅部真可汗郁久閭予成受羅部真魏言

惠也郁久閭姓予成名○延興本高祖年號南十歲是時顯祖禰太上皇仍決政因附蠕蠕自世祖征後不敢復南予成率部侵塞北鎮顯祖親誓諸將大破之延興五年予成求通婚娉有司請絕其使發兵致討詔報之予成每懷謫詐終顯祖世更不求婚

所論婚事今始一反尋覽事理未允厥中夫男而下
女爰象所明初婚之吉敦崇禮聘君子所以重人倫
之本不敬其初令終難矣並魏書

孝文帝名宏獻文帝長子始更姓元服袞冕遷都于洛在位二十九年廟曰高祖

遺齊平北將軍曹虎書

虎為齊雍州刺史隆昌四年魏侵沔北虎聚軍襄陽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未乃移頓樊城高祖遣虎書虎使人答之後以右衛將軍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北伐頗相傷殺

皇帝謝偽雍州刺史神運兆中皇居闡洛化摠元天
方融八表而南有未賓之吳治為兩主之隔幽顯含
嗟人靈壅闕且漢北江邊密邇乾縣故先動鳳駕整
我神邑卿進無陳平歸漢之智退闕關羽殉節之忠
嬰閉窮城憂頓長沔機勇兩缺何其嗟哉朕比乃欲
造卿逼宄未果且還新都饗厥六戎入彼春月遲遲

揚旆善脩爾略以俟義臨

曹虎答書

虎字上威下邳人齊散騎常侍右衛將軍為東昏所殺

自金精失道皇居徙縣喬木空存茂草方鬱七狄交
侵五胡代起顧瞻中原每用弔焉知棄臯蘭隨水瀍
澗伊川之象爰在茲日古人有云匪宅是卜而鄰是
卜樊漢無幸咫尺殊風折膠入塞乘秋犯邊親屬窮
於斬殺士女困於虔劉與彼蠢左共為唇齒仁義弗
聞苛暴先露乃復改易氈裘妄自尊大我皇開運允
宅區夏而式亂逋逃棄同卽異每欲出車鞠旅以征
不庭所冀干戚兩階叛命來格遂復游魂不戢亂滑

孔熾孤摠連率任屬方邵組甲十萬雄戟千羣以此
戡難何往不克主上每矜率土哀彼民黎使不戰屈
敵兵無血刃故部勒小戍閉壁清野抗威遵養庶能
懷音若遂迷復知進忘退當金鉦戒路雲旗北掃長
驅燕代併羈名王使少卿忽諸頭曼不祀兵交無遠
相為憫然南齊書

詔任城王澄

澄見後
高祖外示南討意在遷洛親令龜卜易筮其
兆遇革澄曰革者更也將有應天順人革君
臣之命今日上征乃可代叛不得云革命高
祖既銳意必行惡澄此對久之乃獨謂澄曰
此閒用武之地非可文治峻函帝宅河洛王
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澄曰伊洛中區均天

下所據陛下制御華夏輯平九服蒼生聞此
應當大慶高祖曰北人戀本忽聞將移不能
不驚擾也澄曰此既非常之事當非常人所
知唯決之聖懷此輩亦何能為也高祖大悅
及駕幸洛陽定遷都之策澄時兼尚書左僕
射詔澄至代都衆聞遷詔莫不驚駭澄援引
今古徐以曉
之衆乃開伏

遷移之旨必須訪衆當遣任城馳驛向代問彼百司
論擇可否近日論革今真所謂革也王其勉之尺牘又誤

載賜任城王一
詔爲高祖見後

詔廣陵王羽

羽音叔翻獻文
帝子以淫薨
車駕南伐羽除征東大將軍開府青州刺史
高祖親餞之華林園後詔羽○魏書于諸帝
面語類稱爲詔此則云
餞後詔羽則非面者也

吾因天歷運乘時樹功開荆拓沔威振楚越時暨三
炎息駕汝頽勢臨荆徐聲遏江外未容解甲凱入三
川纂兵脩律俟秋方舉海服之寄故惟宗良善開經
策寧我東夏敬慎汝儀勿墜嘉問惟酒惟田可不戒
歟

賜北海王詳璽書

詳字季豫獻文帝子以罪死

詳遷侍中轉秘書監高祖南伐行中領軍留守賜詳璽書

比遊神何業也丘墳六籍何事非娛善正風猷肅是
禁旅

詔彭城王勰

勰字彥和獻文帝子歷位太師加侍中世宗永平初以高肇譖謀逆

賜死

勰為中書令侍中表解侍中詔曰

貂蟬之美待汝而光人乏之秋何容方退也克念作
聖庶必有資耳

與彭城王勰書

勰除中書監高祖至豫州為家人書於勰令專主宗制糾舉非違勰翌日面陳猶望聖慈賜垂蠲遂高祖曰汝諧往欽哉

教風密微禮政嚴嚴若不深心日勸何以敬諸每欲
立一宗師肅我元族汝親則宸極位乃中監風標才
器實足師範屢有口勅仍執沖遜難違清挹荏苒至

今宗制之重捨汝誰寄便委以宗儀責成汝躬有不
遵教典隨事以聞吾別肅治之若宗室有愆隱而不
舉鍾罰汝躬綱維相厲庶有勸改吾朝聞夕逝不爲
恨也

又詔

總表以一歲國秩職俸
親恤以裨軍國詔曰

割身存國理爲遠矣但汝亦我乃減已助國職俸便
停親國二事聽三分受一

又詔

高祖不豫總內侍醫藥外摠軍國之務遐邇
肅然人無異議又以破崔慧景等勳前後增

邑總乞
辭詔之

汝在私能孝處公必忠比來勤憂足布朝野但可祇
膺

手詔太子論彭城王

彭城王總爲司徒齊將陳顯達侵魏高祖將
親討之詔總使持節都督中外諸軍事總攝
六師是時高祖不豫托總國事總苦辭求退
世宗爲皇太子高祖手詔言之及卽位總領
司徒錄尚書北海王詳陰言總大
得人情勸世宗遵高祖遺勅從之

汝第六叔父總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厭榮捨紱以
松竹爲心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每請解朝纓恬真
丘壑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離遠何容仍屈素業長嬰

世網吾百年之後其聽颺辭蟬捨冕遂其沖挹之性
無使成王之朝翻疑姬旦之聖不亦善乎汝為孝子
勿違吾勅

詔安定王休等

休太子晃子歷遷大傅領大司馬

魏自太祖至於武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
皇后崩悉依漢魏既葬公除高祖太和十四
年文明太后崩將營山陵休
等表請詔答又表又詔之

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恹髮髯山陵遷厝
所未忍聞

又

仰尋遺旨俯聞所奏倍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

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未忍別當備叙在心

又

高祖詔引見太尉丕尚書元明根高閭
等以過葬即吉之議往復辯論詔曰

公卿屢上啓事依擬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即
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遠古終三年之
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既虞卒哭剋此月二
十日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
下故於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為節降斷度今古以
情制衷但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
情欲令百官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哀痛彌

深

又

有司上言求
卜祥日詔之

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妨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

又

太尉不以太廟已就明堂功畢享祀之禮不可久曠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謙既是庶姓不宜參預詔曰

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局專委大姓王謙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編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詔羣臣

此亦似是面詔

南安王楨出為相州刺史
高祖餞於華林都亭詔曰

從祖南安既之蕃任將曠違千里豫懷惘戀然今者之集雖曰分歧實為曲宴竝可賦詩申意射者可以觀德不能賦詩者可聽射也當使武士彎弓文人下

筆

咸陽王禧傳禧為侍中驃騎大將軍中都大官高祖以諸弟典三都誠禧等曰汝等國之至親皆幼年任重三都折獄特宜用心夫未能操刀而使割錦非傷錦之尤實授刀之責皆可脩身慎行勿有乖爽按此誠語耳非書屬也尺牘亦載且同時文明太后亦誠禧等

詔宋王劉咏

咏字休道本宋文帝第九子封義陽王至廢帝子業時懼禍奔魏拜侍中征南將軍封丹陽王歷內都坐大官及齊高帝篡宋自立高祖遣諸將南伐詔咏以本將軍與諸將同行

卿識機體運先覺而來卿宗廟不復血食朕聞斯問矜忿兼懷今遣大將軍率南州甲卒以伐逆豎剋蕩兇醜翦除民害氛穢既清即胙卿江南之士以興蕃

業

魏書本傳云咏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及發高祖親餞之命百寮賦詩贈咏又以其文集一部賜咏高祖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咏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脫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為笑耳按此面語尺牘亦載作書

詔盧淵

淵字伯源范陽涿人歷秘書監高祖議伐齊武帝淵表諫詔答之

主德雖一樹功多途三聖殊文五帝異律或張或弛豈必相因遠惟承平之主所以不親施五戎者蓋有由矣英明之主或以同軌無征守庸之君或緣志劣寢伐今若喻之英皇時非昔類比之庸主意有恧焉

脫元極之尊本不宜駕二公之徒革輅之戎寧非謬
歟尋夫昔缺若必須已而濟世豈不克廣先業也定
火之雄未聞不武世祖之行匪皆疑懾且曹操勝表
蓋由德義內舉苻堅瓦解當緣立政未至定非敵卒
之力彊十萬之衆寡也今則驅馳先天之術駕用仁
義之師審觀成敗庶免斯咎長江之阻未足可憚踰
紀之略何必可師洞庭彭蠡竟非殷固奮臂一呼或
成漢業經略之義當付之臨機足食之籌望寄之蕭
相將希混一豈好輕動利見之事何得委人也又水
旱之運未必由兵堯湯之難詎因興旅頗豐之後雖

靜有之關左小紛已勅禁勒流言之細曷足以紓天
功深錄誠心勿恨不相遂耳

詔皮喜

喜漁陽人歷豫州刺史北史名懷喜

喜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高祖拜喜侍中都督開府仇池鎮將夷人酋帥率戶歸附置廣業固道二郡居之徵為南部尚書又討斬齊葭蘆戍主楊文度拔之因詔於駱谷築城喜表求待來年復詔責喜

卿受命專征薄伐邊寇軍威所及即皆平蕩復仇池
之舊鎮破葭蘆之新邦梟擒首逆剋剪凶黨勲庸之
美朕無間然仇池國之要蕃防守事宜尤須完實從
前以來駱谷置鎮是以奸賊息闕關之心邊城無危

敗之禍近由徙就建安致有往年之役前勅卿等部
率兵將駱谷築城雖有一時之勤終致永延之固而
卿等不祇詔命至于今日徒使兵人稽頓無事閑停
方復曲辭表求罷下豈是良將忘身憂國盡忠之謂
也諸州之兵已復一歲宜暫戮力成此要功卿等表
求來年築城豈不更勞兵將孰若因今兵勢卽令就
之一勞永逸事不再舉也今更給軍糧一月速於駱
谷築城使四月盡必令成就訖若不時營築乃築而
不成成而不固以軍法從事

詔呂羅漢

秦益阻遠南連仇池西接赤水諸羌恃險數
爲叛逆羅漢撫以威惠土境帖然高祖下詔
褒美之

朕摠攝萬機統臨四海思隆古道光顯風教故內委

羣司外任缺

志士建節之秋忠臣立功之會

然赤水諸羌缺

居邊土非卿善誘何以招輯卿所得

口馬表求貢奉朕嘉乃誠便勅領納其馬印付都牧

口以賜卿

手詔王肅

肅字恭懿瑯琊臨沂人仕齊歷
秘書監丞奔魏終揚州刺史

肅爲豫州刺史甚有聲
稱尋徵入朝高祖手詔

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飾館華林

書言滌諸 卷八十
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故復此勅

詔王肅

肅父奐仕齊爲尚書左僕射武帝使司馬黃瑤起攻殺奐并其兄弟肅奔魏爲豫州刺史及齊明帝時高祖平漢陽獲瑤起等遂詔肅

夫知己貴義君臣務恩不能矜災卹禍恩義焉措卿情同伍員懷酷歸朕然未能翦一讐人馘彼凶帥何嘗不興言憤歎羨吳閭而長息比獲蕭鸞輔國將軍黃瑤起乃知是卿怨也尋當相付徽望紆泄使吾見卿之日差得緩懷

又詔王肅

高祖之伐淮北肅以刺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令討義陽未尅而齊明帝遣將裴叔業寇渦陽劉藻等救之爲叔業所敗肅表求更遣軍援詔之肅乃解義陽之圍以赴渦陽叔業還乃

得表覽之憮然觀卿意非專在水當是以藻等銳兵新敗於前事往勢難故也朕若分兵遣之非多會無所制多遣則禁旅難闕今日之計惟當作必尅之舉不可爲狐疑之師徒失南兗也卿便息意停彼以圖義陽之寇宜止則止還取義陽宜下則下鎮軍淮北深量二途勿致重爽若孟表糧盡軍不及至致失渦陽卿之過也

言言評議 卷八十一
手詔李崇崇見後

崇爲尚書令行梁州刺史事氏楊靈珍襲破武興與齊明帝相結詔崇都督隴右諸軍事討破之高祖以崇爲梁州刺史手詔崇

今仇隴剋清鎮捍以德丈人威惠旣宣寔允遠寄故勅授梁州用寧邊服便可善思經略去其可除安其可育公私所患悉令芟夷

詔僕射李冲領軍于烈

冲字思順隴西人歷太子少傅左僕射烈代

人歷車騎大將軍領軍

陸叡字思弼代人爲恒州刺史進號征北大將軍以有遷洛之表加邑四百戶初東陽王丕以奏乙渾反賜入八議傳示子孫及穆泰爲定州刺史以疾請恒州乃以叡爲定州而

泰不願遷都遂與叡丕及丕子隆等構逆事敗伏誅叡歿獄中聽免孥戮詔示冲烈

陸叡元丕早

缺

大臣自與卿等同受非常

之詔朕許以不歿之旨思得上下齊信以保大義朕於卿等常忘短棄瑕務相含養豈謂陸叡無心之甚一至於斯乃與穆泰結禍數圖反噬以朕遷洛內懷不可擬舉諸王議引子恂若斯之論前後非一始欲推故南安王次推陽平王若不肯從欲逼樂陵王訕謗朝廷書信炳然事旣垂就叡以洛都休明勸令小緩於是之後兩人復競然猶隱而弗聞賴陽平王忠貞奮發獲泰之言便爾馳表得使正人糾慝恒岳無

言言清言 卷八
塵是以獻之愆失處入門誅朕諦尋前旨許不盡法
反逆之志自負幽冥違誓在彼不關朕也反心逆意
既異餘犯雖欲矜恕末如之何然猶憶先言兼以末
頗異議聽自歿別府免厥孥戮其門子孫永世不齒
元丕三子一第首爲賊端其父無人明證理在可覩
但以言無炳灼隱而弗窮以連坐應歿特恕爲民朕
本期有終而彼自棄卿等之間忽及今日違心乖念
一何可悲故此別示想無致恠也謀反之外皎如白
日耳

詔高聰

聰字僧智渤海蓆人歷光祿大夫安北將軍

比於河陽勅卿仍屆瀍洛周視舊業依然有懷固欲

聰爲中書博士轉侍郎時齊武帝初薨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高祖定都洛陽追詔聰等

先之營之後乃薄伐且以贖喪甫爾使通在昔乘危
幸凶君子弗取是用輟茲前圖遠期來會爰息六師
三川是宅將底居成周永恢皇宇今更造璽書以代
往詔比所勅授隨宜變之善勗皇華無替旨意

齊武名贖

詔高道悅

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歷太子中庶子以規諫爲太子恂所殺

道悅爲諫議大夫車駕將幸鄴兼御史大夫留守洛京時宮極初基廟庫未構將從水路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楫道悅表諫高祖詔之於是從陸路轉

省所上事深具乃心但卿之立言半非矣當須陳非以示謬稱是以彰得然後明所以而不用有由而為之不爾則未相體耳回材都水暫營嬉遊終為棄物脩繕非務舟楫無鄣士女襍亂此則卿之失辭矣深薄之危撫後之重斯則卿之得言也

詔成淹

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歷平陽太守

高祖幸徐州勅淹與閭龍駒等主舟楫將汎泗入河泝流還洛軍次碣磈淹以黃河浚急慮有傾危上疏陳諫高祖勅淹賜驂騮馬一匹衣冠一襲

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故京邑民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而黃河急浚人皆難涉我因有此行必須

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至誠而今者不得相納

詔劉芳

芳字伯文彭城人父邕死劉義宣之事芳奔北徙魏歷太常卿

高祖遷洛路由朝歌見般比于墓愴然悼懷為文以弔之芳注解表上詔芳超遷國子祭酒

覽卿注殊為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

詔穆亮

亮字幼輔代人歷尚書令轉司空公

文明太后崩已過朞月高祖毀瘠猶甚亮時為司空表請時襲輕服數御常膳脩崇郊祠垂惠咸秩詔答之

苟孝悌之至無所不通今飄風亢旱時雨不降寔出

書言通詔 卷八十一
誠慕未濃幽顯無感也所言過哀之咎諒為未衷省
啓以增悲愧

詔鄺範

範字世則范陽涿鹿人

範為青州刺史是時鎮將元伊利表範與外賊交通高祖詔範

卿身非功舊位無重班所以超遷顯爵任居方夏者
正以勤能致遠雖外無殊效亦未有負時之愆而鎮
將伊利妄生姦撓表卿造船市玉與外賊交通規陷
卿罪窺覬州任有司推驗虛實自顯有罪者今伏其
辜矣卿其明為筭略勿復懷疑待卿別犯處刑及鞭
今恕刑罷鞭止罰五十卿宜克脩綏輯邊服稱朕意

也

詔樓毅

毅代人

高祖南伐毅為涼州刺史表諫詔答

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
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

詔崔休

休字惠盛清河人歷殿中尚書

高祖南伐以北海王為尚書僕射統留臺事以休為尚書左丞詔休

北海年少未閑政績百揆之務便以相委

詔鄭長猷

長猷本滎陽人家彭城歷通直散騎常侍

車駕南伐既尅宛城拜長猷南陽太守及將反詔長猷特賜縑二百匹

昔曹公尅荊州留滿寵於後朕今委卿此郡兼統戎馬非直綏初附以扞城相託

詔鄭道昭

道昭字僖伯滎陽開封人歷祕書監加平南將軍

道昭遷國子祭酒參定學令表請施行詔曰

具卿崇儒敦學之意良不可言新令尋班施行無遠可謂職思其憂無曠事矣

詔責高麗王璉

高祖時璉貢獻倍前其報賜亦稍加焉時光州於海中得璉所遣詣齊高帝使餘奴等送闕詔責璉

道成親殺其君竊號江左朕方欲興滅國於舊邦繼

絕世於劉氏而卿越境外交遠通篡賊豈是藩臣守節之義今不以一過掩卿舊款卽送還藩其感恕思愆祇承明憲輯寧所部動靜以聞

並魏書

言洞詮
卷八

書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終

書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一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魏 二

宣武帝

名恪孝文帝太子在位十六年廟曰世宗

詔任城王澄

澄都督淮南揚州刺史朝議有南伐意授澄節度於是進次大峴東關九山泚陵皆分部諸將並有剋獲世宗詔澄

將軍文德內昭武功外暢奮揚大略將蕩江吳長旌
始舒賊徒懾氣銳旅方馳東關席卷想江湖彌波在
旦夕耳所送首虜竝已聞之

又詔

初澄出討之後梁將姜慶真襲據壽春外郭齊王蕭寶夤擊走之澄遂攻鍾離又詔

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尅如至四月淮水沉長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勲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為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

詔中山王英

英字虎兒景穆帝孫南安王楨子改封中山王

英拜吏部尚書奏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就郡校練學生依令黜陟詔之

學業墮廢為日已久非一使能勸比當別勅

又詔

英假鎮南將軍都督率衆南討累破梁軍梁司州刺史蔡道恭以憂歿驍騎將軍蔡靈恩勢屈遂降三關戍將亦棄城走詔曰

知賊城已下復克三關展威闢境聲略宣振公私稱泰良以欣然將軍淵規內斷忠謨外舉受律揚旌克申廟筭雖方叔之制蠻荆召虎之掃淮浦匹茲蔑如也新州初附宜廣經略想善加檢督必令周固有所委付然後凱旋耳

又詔英

梁武帝遣攻肥梁詔英使持節加散騎常侍征南將軍都督揚徐討之所在皆以便宜從事英表陳事機乃擊破陰陵又頻破梁軍於梁城斬獲甚衆詔勞之

賊勢滋甚圍逼肥梁邊將後規以至於此故有斯舉
必期勝捷而出軍淹滯肥梁已陷聞之惋懣實乖本
圖今衆軍雲集十有五萬進取之方其筭安在克殄
之期復當遠近竟以幾日可至賊所必勝之規何者
爲先故遣步兵校尉領中書舍人王雲指取機要

又詔勞英

知大摧鯨寇威振南海江浦無塵三楚卷蓋聲被荒
隅同軌斯始公私慶慰良副朕懷便當乘威藉響長
驅吳會翦拉遺燼截彼東南也

又詔

英追梁將至馬頭馬頭戍主委城遁走遂圍
鍾離詔英班師英復表臣奉辭伐罪志殄逋
寇期二月將末三月初理在必克但霖雨
連併若三月已後晴則攻騰雨則圍守水陸
二圖以得
爲限詔曰

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
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貲方圖後舉不待今事
且可密褻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
右蠻楚素應逃亾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
有須翦除者便可撲掃以清疆界如其彊狡憑阻未
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不復委曲

又詔

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溽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書曹道往觀軍勢使還王具聞

詔武昌王鑒

鑒字紹達道武帝曾孫

鑒以征虜將軍轉徐州刺史梁武帝角城戍主柴慶宗以城內附鑒遣淮陽太守吳泰生率兵千餘赴之梁淮陰援軍已來斷路泰生屢戰破之乘勝而進遂尅角城世宗詔鑒薨

知摧角城威謀展稱良以欣然此城襟帶淮滸川路衝要自昔經筭未能尅之蟻固積紀每成邊害將軍

淵規潛運妙略克宣闢境尅城功著不日據要扼喉津徑勢阻可謂勲高三捷朕甚嘉焉守禦諸宜善以量度矜慰之使尋當別遣

詔北海王詳

高祖臨崩顧命詳為司空輔政世宗初遷侍中大將軍錄尚書事及咸陽王禧謀反詳為禧弟表求解任詔之詳重表陳解詔復不許○詳與總並世宗叔父

一人之身愆不累德形乖性別忠逆固殊是以父殛子興義高唐世弟戮兄登迹顯周魯禧之與國異體同氣既肆無君之逆安顧弟友之親叔父忠顯二朝誠貫廟社寔勗贊冲昧保乂鴻猷豈容以微介之慮

言言淵詒 卷八十一 四
忘阿衡之重貂章卽已勅還願不再述祚屬眇躬言
及斯事臨紙慙恨惋慨兼深

遺彭城王勰書

世宗固以勰為宰輔勰頻表辭世宗難違遺勅遂其雅情猶逼以外任以勰為驃騎大將軍定州刺史固讓許之遺勰書勰乃朝於京師

恪奉辭暨今悲戀感咽歲月易遠便迫暮冬每思聞道奉承風教父既辭榮閑外無容頓違至德出蕃累朔荒馳寔深今遣主書劉道斌奉宣悲戀願父來望必當屆京展洩哀窮指不云遠

與彭城王書

世宗以勰為太師固讓求退詔遣侍中敦諭又為家人書於勰勰不得已而應命

恪言奉還告承猶執沖遜恪實闇寡政術多秕匡弼之寄仰屬親尊父德望兼重師訓所歸豈得近遺家國遠崇清尚也便願紆降時副傾注之心

詔高平侯嵩

嵩字道岳任城王澄弟歷揚州刺史為蒼頭所害

嵩為荊州刺史時梁武帝為齊主東昏雍州刺史君臣之間方相疑貳嵩表請先收襄沔長驅金陵世宗詔答之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

賜裴叔業璽書

叔業河東聞喜人

叔業為齊南兗州刺史值東昏淫虐懼誅將圖北入遣信詣魏豫州刺史薛真度具訪入

國可否之宜真度答書盛陳朝廷風化惟新之美知卿非無欵心自不能早決捨南耳但恐臨迫而來便不獲多賞叔業遲遲數反真度亦與相報復乃奉表歸魏世宗以叔業為征南將軍豫州刺史封蘭陵郡公賜璽書軍未渡淮叔業病卒

前後使返有勅想卿具一二寶卷昏狂日月滋甚虐遍宰輔暴加戚屬淫刑既逞朝無子遺國有瓦解之形家無自安之計卿兼茲知勇深懼禍萌翻然高舉去彼危亂朕興居在念深嘉乃勲前卽勅豫州緣邊諸鎮兵馬行往赴援楊大眼奚康生鐵騎五千星言卽路彭城王勰尚書令肅精卒十萬絡繹繼發將以長驅淮海電擊衡巫卿其并心勦力同斯大舉殊勲

茂績職爾之由崇名厚秩非卿孰賞并有勅與州佐吏及彼土人士其有微功片効必加褒異

詔夏侯道遷

道遷譙國刺史歷瀛州刺史

道遷初仕梁輔國將軍入魏拜驍騎將軍隨王肅守合肥肅薨道遷棄戍南叛為梁武梁益二州刺史莊丘黑長史黑歿而道遷復圖歸魏時梁以仇池鎮將楊靈珍為征虜將軍假武都王助戍漢中道遷擊斬之表送京師世宗詔道遷又賜璽書道遷受平南常侍而辭豫州豐縣侯引裴叔業公爵為例世宗不許

得表聞之將軍前識機運已投誠欵而中逢猜間致有播越復翻然風返建茲殊效忠貫古烈義動遐邇漢鄭旣開勢翦庸蜀混同之略方自斯始擒凶掃惡

書言源詩 卷八十一
何快如之想餘黨悉平西南清盪經筭淹朔當有劬
勞所請軍宜別勅一二

又賜璽書

得表具誠節之懷卿忠義夙挺期委自昔中有書因
以致乖舛知能乘機豹變翻然改圖獎率同心萬里
投順遠舉漢中爲開蜀之始洪規茂略深有嘉焉今
授卿持節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豫州刺史豐縣開國
侯食邑一千戶并同義諸人尋有別授王師數道絡
繹電邁遣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梁漢諸軍事鎮
西將軍尚書邢巒指授節度卿其善建殊効稱朕意

焉

詔源懷

懷初名思禮賀次子

懷累遷車騎大將軍涼州大中正南齊東昏侯寶卷淫虐梁武帝方圖廢代懷奏請南討詔答之以梁事克遂停

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
亾之諸蕃又願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
人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亾
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大罰寶卷衍兵獲進則衍之主
佐又是亂亾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
正以南黔企德邊書繼至殄悴之氓理須救接若爾

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
加慰勉令妙盡邊筭也

又詔

世宗詔懷使持節加侍中行臺巡行北邊賑
給貧乏兼採風俗考論殿最懷奏諸鎮水田
請依地令分給貧細世宗詔答之時細民積
年枉滯一朝見申所上事宜便於北邊者凡
四十餘條
皆見嘉納

省表具恤民之懷已勅有司一依所上下爲永準如
斯之比不便於民損化害政者其備列以聞

詔裴衍

衍字文舒卽叔業之族歷相州刺
史北道大都督討葛榮兵敗見害
衍仕齊東昏陰平太守景明二年歸魏授
通直郎衍表辭朝命請隱嵩高世宗詔答

知欲養病中岳練石嵩嶺栖素雲根餌芝清壑騰跡
之操深用嘉焉但治缺古風有愧山客耳旣志往難
裁豈容有抑便從來請

詔邢巒

巒字洪賓河間鄭人歷
殿中尚書撫軍將軍

世宗時梁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
內附詔加巒都督征梁漢諸軍事至漢中巴
西悉平開地千里巒表請藉勢乘威殄尅涪
益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乞歸侍養詔
之報

若賊敢闚關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
邊心子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
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

又詔

巒又請停世宗詔巒累表許之

安東頻請罷軍遲回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
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
機會

賜邢巒書

巒授度支尚書時梁人侵軼徐兗緣邊鎮戍相繼陷沒乃以巒為安東將軍都督東討先是梁將蕭及先陷固城魯顯文相文王等屯孤山角念等擾亂龜蒙巒遣將樊魯等各擊破之兗州悉平進圍宿豫克之世宗賜巒書

知大龕醜虜威振賊庭淮外霧披徐方卷蓋王略遠

恢混一維始公私慶泰何快如之賊衍此舉實為傾
國比者宿豫陷沒淮陽嬰城凶狡併張規抗王旅將
軍忠規協著火烈霜摧電動岱陰風掃沂嶧遂令逋
誅之寇一朝殲夷元鯨大斃千里折首殊勲茂捷自
古莫二但揚區未安餘燼宜盪乘勝犄角勢不可遺
便可率厲三軍因時經略申威東南清彼江介忘此
仍勞用圖永逸進退規度委之高筭

又詔

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
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犄角以圖進

取之計

又詔

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詔巒帥衆會之巒表畜力待機以爲勝計世宗又詔之巒復累表求還英果敗退時人伏其識畧

濟淮掎角事如前勅何容猶爾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

並魏書

詔李崇

崇見後

崇爲揚州刺史州人裴絢等受梁武帝豫州刺史因乘大水謀欲爲亂崇皆擊滅之請罪解任詔曰

卿若藩累年威懷兼暢資儲豐溢足制勅寇然夏雨

汎濫斯非人力何得以此辭解今水涸路通公私復業便可繕甲積糧脩復城雉勞恤士庶務盡綏懷之略也

詔田益宗

益宗本光城蠻歷征南大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

益宗爲東豫州刺史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附時自樂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世宗詔益宗討之郢豫剋平益宗之力也

懸瓠要藩密邇崧潁南疆之重所寄不輕而羣小猖狂忽構釁逆殺害鎮主規成反叛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卽遣尚書邢巒惣精騎五萬星馳電驅征南將軍中山王英統馬步七萬絡繹繼發量此蟻寇惟當逃

奔知將軍志翦豺狼以清邊境節義慷慨良在可嘉
非蹇蹇之至何以能爾深哉誠欵方相委託故遣中
書舍人趙文相具宣朕懷往還之規口別指授便可
善盡筭略隨宜追掩勿令此豎得有竄逸遲近清盪
更有別旨

又詔

益宗年稍衰老聚斂無厭諸子及孫競規賄
貨部內若之咸言欲叛世宗深亦慮焉乃遣
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喻桃符還
啓益宗侵掠之狀詔之魯生久未至

風聞卿息魯生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
為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

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詔答盧昶

昶字叔達淵弟
歷雍州刺史

昶為散騎常侍兼尚書時洛陽縣獲白鼠昶
按瑞典外鎮刺史二千石令長不祇上命刻
暴百姓人民怨嗟則白
鼠至因上表諫詔答之

朕纂承鴻緒伏膺寶曆思靖八方惠康四海當必世
之期麟鳳不降屬勝殘之會白鼠告咎萬邦有臯實
惟朕躬尚書敷納機猷獻替是寄讜言有聞朕實嘉
美

又詔答

昶除鎮東將軍徐州刺史永平四年表謂梁
武瑯邪郡民王萬壽等攻據朐城附魏世宗

言言
卷八
詔答
之

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昫山
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虔劉
邊鄙青光齊究每罹其患卿妙筭既敷克城殄衆展
疆闢土何善如之庸勳之懋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
長閭遵業具宣往懷此戍郁洲之本存亾所繫今既
失守有不存之心彼見扼喉將圖救援之計今水雨
盛行宜須防守卿可深思擬捍之規攘敵之略使還
具聞

又詔

昫以昫山兵少表請簡配詔遣赴又詔昫昫
既儒生本乏將畧昫山戍主傳文驥糧樵俱
盡以城降梁諸
軍相尋奔遁

昫山之克寔由於卿開疆拓土實為長策然經討未
服非卿而誰而蟻徒送死規侵王略天亾小賊數在
無遠故前者命卿親臨指授尋以卿疾未瘳且待消
息今既痊復宜遵前旨秉戈揮銳殄寇為懷已發虎
旅五萬應機電赴指辰而至遂卿本請截彼東南亮
委高筭

又詔

取昫置戍竝是卿計始終成敗悉歸於卿卿以兵少

請益今已遂卿本意如聞東唐陸道甚狹一軌之外皆是大水彼必據之以斷軍路若已如此更設何策其軍奇兵變遽以表聞又聞衍軍將帥每有流言云魏博淮陽宿豫乃是兩宜若實有此卿可量昫山薪水得支幾時脫事容往返馳驛速聞如薪水少急即可量計若理不可爾亦將軍裁決

詔于忠

忠字思賢本字千年代人歷尚書右僕射

忠為衛尉卿河南邑中正詔忠與吏部尚書元暉等推定代方姓族高肇忌其為人言於世宗稱中山要鎮出忠授定州刺史世宗既而悔之復授衛尉卿領左衛將軍恒州大中

正密遣中使詔曰

自比股肱禡落心膺無寄方任雖重比此為輕故輟茲外任委以內務當勤夙無怠稱朕所寄也

詔崔楷

楷字季則博陵安平人歷殷州刺史為賊所害

冀定數州賴遭水旱楷統請穿鑿溝澮分立隄埒世宗詔答

頻年水旱為患黎民阻饑靜言念之具不遑食鑿此事條深協在慮但計畫功廣非朝夕可合宜付外量聞

詔侍中高顯等

世宗幸鄴還於河內懷界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顯等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乃詔曰

此乃弓弧小藝何足以示後葉而喉唇近侍苟以為

然亦豈容有異便可如請

手詔牟祉

祉字靈祐太山鉅平人歷平北將軍

社為秦梁二州刺史以母老辭蕃手詔與之

卿綏撫有年聲實兼著安邊寧境實稱朝望

勅奚康生

康生河南陽翟人歷河南尹為元叉所害

康生為涇州刺史坐事除官尋復之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附魏詔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絮一張并棗柰果面勅曰

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

詔責吐骨渾王伏連籌

伏連籌內修職貢外并戎狄準擬天朝樹置官司稱制諸國以自誇大世宗初詔責之伏

連籌上表自申辭誠懇至

梁州表送卿報宕昌書梁彌邕與卿並為邊附語其國則隣藩論其位則同列而稱書為表名報為旨有司以國有常刑殷勤請討朕慮險遠多虞輕相構惑故先宣此意善自三思

並魏書

孝明帝

名詡宣武帝太子在位十三年胡太后稱制弒帝廟曰肅宗

詔任城王澄

初正始之末詔百司普昇一級而執事者不遵旨意刺史守令限而不及澄奏請依前詔之答

省表深體毗贊之情三皇異軌五代殊風一時之制

何必詮改必謂虛文設旨理在可申者何容不同來
執可依往制

又

此詔任城與詔臨淮王尺牘並作高祖誤

西域噉達波斯諸國各因公使並遣澄駿馬一匹澄請付太僕以充國閑詔曰

王廉貞之德有過楚相可敕付廢以成君子大哉之美

詔臨淮王彧

彧襲封介朱榮入洛奔梁既還魏歷除司徒公為賊胡所歐薨

或本名亮字仕明時侍中穆紹乃亮子與彧同署避紹父諱啓求改名詔答

仕明風神運吐常自以比荀文若可名彧以取定體
相淪之美

詔答張普惠

普惠見後

正光二年詔遣楊鈞送驪驪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將遺後患疏諫詔答之

夫窮鳥歸人尚或興惻况那瓌嬰禍流離遠來依庇
在情在國何容弗矜且納亾興喪有國大義皇魏堂
堂寧廢斯德後主亂亾似當非謬此送彼迎想無拒
戰國義宜表朝筭已決卿深誠厚慮朕用嘉戢但此
段機略不獲相從脫後不逮勿憚匡言

詔崔光

光東清河鄆人本名孝伯字長仁孝文帝賜名歷司徒侍中進太保

光領國子祭酒表請遣博士一人脩復石經詔答光乃令博士李郁等勘校補治會靈太

后廢遂寢

此乃學者之根源不朽之永格垂範將來憲章之本
便可一依公表並魏書

詔高昌王麴嘉

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

嘉熙平初遣使朝獻仍求內徙乞軍迎接肅宗詔報

卿地隔關山境接荒漠頻請朝援徙國內遷雖來誠
可嘉卽於理未帖何者彼之眈庶是漢魏遺黎自晉
氏不綱因難播越成家立國世積已久惡徙重遷人
懷戀舊今若動之恐異同之變爰在肘腋不得便如
來表並魏書

莊帝

名子攸彭城王勰子初胡太后醜孝明帝立臨洮王子釗爾朱榮舉兵廢釗立帝在位三

年爲爾朱兆所弒廟曰敬宗

詔答爾朱榮

榮字天寶北秀容人封太原王位大丞相莊帝誅之

榮入洛奉莊帝爲主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斂手就戮至是上書請加追贈詔答

省表不勝哽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事實
切於懷可如所表魏書

孝武帝

名脩封平陽王高歡廢魏二主立帝在位三年奔長安爲宇文泰所弒是後爲西魏

密詔高歡

歡見北齊

歡破尔朱兆封渤海王至洛陽廢節閔帝及中興主而立帝歡自爲大丞相天柱大將軍太師已斛斯椿等構帝漸與歡隙將伐歡下詔戒嚴云欲伐梁復慮歡疑密詔歡歡覺其謀部署將帥還以表聞仍以信誓自明忠款曰陛下若垂信赤心佞臣一二人斟量廢出

帝使舍人溫子昇草勅答之
歡入洛帝奔長安依宇文泰

宇文黑獺自平破秦隴多求非分脫有變詐事資經
略但表啓未全背戾進討事涉怱怱遂召羣臣議其
可否僉言假稱南伐內外戒嚴一則黑獺不虞二則
可威吳楚

黑獺宇文周字○北史
作一則防黑獺不虞

同前

資治
通鑑

宇文黑獺賀拔勝頗有異志故假稱南伐潛爲之計
王亦宜共爲形援讀訖燔之

勅高歡

前持心血遠以示王深冀彼此共相體悉而不良之
徒坐生間貳近孫騰倉卒向彼致使間者疑有異議
故遣御史中尉綦儁具申朕懷今得王啓言誓懇惻
反覆思之猶所未解以朕眇身遇王武略不勞尺刃
坐爲天子所謂生我者父母貴我者高王今若無事
背王規相攻討則使身及子孫還如王誓皇天后土
實聞此言近慮宇文爲亂賀拔勝應之故纂嚴欲與
王俱爲聲援宇文今日使者相望觀其所爲更無異
迹賀拔在南開拓邊境爲國立功念無可責君若欲
分謫何以爲辭東南不賓爲日已久先朝以來置之
度外今天下戶口減半未宜窮兵極武朕旣闇昧不

知佞人是誰可列其姓名令朕知也如聞庫狄干語王云本欲取懦弱者爲主王無事立此長君使其不可駕御今但作十五日行自可廢之更立餘者如此議論自是王間勲人豈出佞臣之口去歲封隆之背叛今年孫騰逃走不罪不送誰不怪王騰旣爲禍始曾無愧懼王若事君盡誠何不斬送二首王雖啓圖西去而四道俱進或欲南度洛陽或欲東臨江左言之者猶應自怪聞之者寧能不疑王若守誠不貳晏然居北在此雖有百萬之衆終無圖彼之心王脫信邪棄義舉旗南指縱無匹馬隻輪猶欲奮空拳而爭

歿朕本寡德王已立之百姓無知或謂實可若爲他所圖則彰朕之惡假令還爲王殺幽辱壅粉了無遺恨何者王旣以德見推以義見舉一朝背德舍義便是過有所歸本望君臣一體若合符契不圖今日分疎到此古語云越人射我笑而道之吾兄射我泣而道之朕旣親王情如兄弟所以投筆拊膺不覺獻欬

魏帝旣有異圖侍中封隆之與孫騰私言騰泄其言於斛斯椿以白帝帝並亾奔歡歡使邸珍奪王鷲徐州時濟州刺史蔡儁等皆歡黨帝使御史中丞蔡儁察儁罪以賈顯智爲濟州儁拒之帝將伐歡○通鑑是誰下云頃高乾之死豈獨朕意王忽對昂言兄枉死人之耳目何易可輕○間北史作聞議作謀謗作討

又勅

言言清言 卷八十一
初歡以洛陽久經喪亂請遷都鄴帝不許歡至是復謀焉遣三千騎鎮建興益河東及濟州兵於白溝虜船不聽向洛諸州和糴粟運入鄴城帝又勅之

王若厭伏人情杜絕物議惟有歸河東之兵罷建興之戍送相州之粟追濟州之軍令蔡儁受代使邸珍出徐止戈散馬各事家業脫須糧廩別遣轉輸則讒人結舌疑悔不生王高枕太原朕垂拱京洛終不舉足渡河以干戈相指王若馬首南向問鼎輕重朕雖無武欲止不能必為社稷宗廟出萬死之策決在於王非朕能定為山止簣相為惜之

並北齊書

詔宇文泰

泰見周

關西大都督賀拔岳為侯莫陳悅所害泰為岳長史帝追岳軍還洛陽會諸將已推泰為主悅亦被勅追還帝詔泰表討悅誅之

賀拔岳既殞士眾未有所歸卿可為大都督即相統領知欲漸就東下良不可言今亦徵侯莫陳悅士馬入京若其不來朕當親自致罰宜體此意不過淹留

周書

孝靜帝

名善見清河王亶之子高歡以孝武奔長安入洛立帝徙都鄴是為東魏在位十七年為歡子洋所廢東魏亡

詔答李弼

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入齊歷膠州刺史見殺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注老子道德經二卷表上詔答

李君游神冥窅獨觀恍惚玄同造化宗極羣有從中
被外周應可以裁成自己及物運行可以資用隆家
寧國義屬斯文卿才思優洽業尚通遠息棲儒門馳
騁玄肆既啓專家之學且暢釋老之言戶列門張途
通徑達理事兼申能用俱表彼賢所未悟遺老所未
聞旨極精微言窮深妙朕有味二經倦於舊說歷覽
新注所得已多嘉尚之來良非一緒已勅殺青編藏
之延閣

見北齊書

文帝

名寶炬封南陽王宇文泰於長安弒孝武立帝是爲西魏在位十七年

報宇文泰

泰爲柱國大將軍與高歡卽山之戰諸將失律表請自貶帝報之

公膺期作宰義高匡合仗鉞專征舉無遺筭朕所以
垂拱九載實資元輔之力俾九服寧謐誠賴翊贊之
功今大寇未殄而以諸將失律便欲自貶深虧體國
之誠宜抑此謙光恤予一人

答周惠達手詔

惠達字懷文章武文安人

帝與宇文泰東征惠達以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輔太子居守摠留臺事前後辭讓手詔答之及卽山失律人情駭動趙青雀率東人據長安子城反惠達奉太子出渭橋北禦之軍還青雀等伏誅拜吏部尚書

西顧無憂惟公是屬蕭寇之重深所寄懷

並周書

詔盧誕

誕本名恭祖范陽涿人歷祕書監

誕拜給事黃門侍郎帝詔之於是幸晉王第勅晉王以下皆拜之因賜名誕

經師易求人師難得朕諸兒稍長欲令卿為師

北史

文成文明皇后馮氏

長樂信都人文成帝后獻文帝尊為皇太后及孝文帝立

復尊為太皇太后

令答東陽王丕

丕烈帝之後歷位太傅

太后親造勸戒歌辭以賜羣官丕為太尉上疏贊謝令曰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君則亡逸於上臣則履冰於下若能如此太平豈難致乎

答祕書令程駿令

駿字麟駒本廣平曲安人徙涼州歷祕書令

太皇太后時沙門法秀謀反伏誅駿表上慶國頌十六章并序巡狩甘雨之德令答之

省詩表聞之歌頌宗祖之功德可爾當世之言何其過也所箴下章戢之不忘

又令

駿又奏得一頌始於固業終於無為十篇令答

省表并頌十篇聞之鑒戒既備良用欽翫養老乞言其斯之謂

並魏書

宣武靈皇后胡氏

安定臨涇人宣武帝后生孝明帝尊為皇太后後與幼主釗為

爾朱榮所執沈于河

賜崔亮璽書

亮見後

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眾據硤石詔亮假鎮南將軍與李平等討平之太后賜亮璽書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平部分諸軍進討淮堰亮違節度平表劾之詔聽以功補過

硤石既平大勢全舉淮堰孤危自將奔遁若仍敢游魂此當易以立計擒翦蟻徒應在旦夕將軍推轂所憑親對其事處分經略宜共協齊必令得掃盪之理盡彼遺燼也隨便守禦及分渡掠截扼其咽喉防塞走路期之全獲無令漏逸若畏威降首者自加蠲宥以仁為本任之雅筭一二往使別宣

魏書

令田益宗

世宗延昌中詔益宗為濟州刺史慮其不受代遣後將軍李世哲劉桃符率眾襲之奄入

廣陵益宗子魯生魯賢等奔於關南招引賊兵襲逐諸戌世哲討破之而以益宗還授征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益宗生長邊地不願內榮上表訟桃符橫加讒毀誣陷貞良肅宗初又表乞東豫州以招二子於是太后下令

卿誠著二朝勲光南服作藩萬里列土承家前朝往恩酬叙不淺兼子弟荷榮中表被澤相缺輕重卿所知悉先帝以卿勞舊州小祿薄故遷牧華壤爰登顯級于時番兵交換不生猜疑而卿息魯賢等無事外叛忠孝俱乖翻為戎首以卿誠重不復相討今臥護征南榮以金紫朝廷處遇又甚於先且卿年老方就閑養焉得以本州為念魯賢來否豈待自往也但遣

言言淵記 卷之二 三
慰納足相昭亮若審遣信當更啓聞別勅東豫聽卿
諭曉魯賢

令李崇

崇表請興明堂建辟雍小緩佛
理精課經業靈太后令答之

省表具悉體國之誠配饗大禮爲國之本比以戎馬
在郊未遑修繕今四表晏寧年和歲稔當勅有司別
議經始並魏書

元樹

字秀和父咸陽王禧以逆見誅樹奔梁封鄴
王據譙城侵魏魏遣將杜德襲擒之賜死

遺公卿百僚書

元又江陽王繼子小字夜叉累遷侍中加領
軍將軍爲靈太后妹夫專政驕愎除名爲民

初樹奔梁遺公卿百僚書又爲遠
近所惡如此後有人告反賜死

魏室不造姦豎擅朝社稷卽危綴旒非譬元叉險慝
狼戾人倫不齒屬籍疎遠素無問望特以太后姻婭
早蒙寵擢曾不懷音公行反噬肆茲悖逆人神同憤
自頃境土所傳皆云又狼心蠱毒藉權位而日滋含
忍諂詐與日月而彌甚無君之心非復一日篡逼之
事旦暮必行抑又聞之夫名以出信信以制義山川
隱疾且猶不以名成師兆亂巨君不臣求之史籍有
自來矣元叉本名夜叉弟羅實名羅刹夜叉羅刹此
鬼食人非遇黑風事同飄墮嗚呼魏境離此二災惡

木盜泉不息不飲勝名臬稱不入不爲況昆季此名
表能噬物日露久矣始信斯言況乃母后幽辱繼主
蒙塵釋位揮戈言謀王室不在今日何謂人臣諸賢
或奕世載德或將相繼踵或受任累朝或職居機要
或姻戚匪他或忠義是秉俛眉逆手見制凶威臣節
未申徒有勤悴又聞自又專政億兆離德重以歲時
災厲年年水旱牛馬殪踣桑柘焦枯飢饉相仍菜色
滿道妖災告譴人皆歎息灑澗西北羌戎陸梁泗汙
左右戍漕流離加以剖割忠賢殲殄宗室哀彼本邦
一朝橫潰今旣率師將除君側區區之懷庶令冠履

得所大慙同必誅之戮魏祀無忽諸之非 魏書

中山王熙 字真興中山王英子襲封

與知故書

熙兄弟並爲清河王懌所昵及劉騰元又隔絕二宮矯詔殺懌時熙爲相州刺史上表起兵被執始熙之鎮鄴也知友才學之士表翻李琰之李神儁王誦兄弟裴敬憲等咸餞於河梁賦詩告別熙將死復與親故書

吾與弟竝蒙皇太后知遇兄據大州弟則入侍殷勤
言色恩同慈母今皇太后見廢北宮太傅清河王橫
受屠酷主上幼年獨在前殿君親如此無以自安故
率兵民建大義於天下但智力淺短旋見囚執上慙

朝廷下愧相知本以名義于心不得不爾流腸碎首
復何言哉昔李斯憶上蔡黃犬陸機想華亭鶴唳豈
不以恍惚無際一去不還者乎今欲對秋月臨春風
籍芳草蔭花樹廣召名勝賦詩洛濱其可得乎凡百
君子各敬爾宜爲國爲身善勗名節立功立事爲身
而已吾何言哉

魏書○劉騰逼肅宗於顯陽殿閉靈太后於後宮囚懌於門下省害之

北海王顥

字子明襲父詳封

與莊帝書

中帝崩胡太后臨朝立少帝釗太原王爾朱榮自太原舉兵廢釗立長樂王子攸是爲莊帝顥孝昌末鎮汲郡聞榮北渡遂南奔梁武帝以顥爲魏王假之兵將攻拔洛陽莊帝出

奔河內顥登位改年建武與莊帝書黃門郎祖瑩之詞也兵敗見殺

大道旣隱天下匪公禍福不追與能義絕朕猶庶幾
五帝無取六軍故以糠粃萬乘錙銖大寶非貪皇帝
之尊豈圖六合之富直以爾朱榮往歲入洛順而勤
王終爲魏賊逆刃加於君親鋒鏑肆於卿宰元氏少
長始欲無疑已有陳恒盜齊之心非無六卿分晉之
計但以四海橫流欲篡未可暫樹君臣假相拜置害
卿兄弟獨夫介立遵養待時臣節詎久朕覩此心寒
遠投江表泣請梁朝誓在復耻風行建業電赴三川
正欲問罪於爾朱脫公卿於桎梏恤深怨於骨肉解

蒼生於倒懸謂卿明眸擊節供來見吾共叙哀悴同
討兇羯不意駕入成臯便爾北渡雖迫於兇手勢不
自由或訴生素懷棄劍猜吾聞之永歎撫衿而失何
也朕之於卿兄弟非遠連枝分葉興滅相依假有內
闈外猶禦侮況吾與卿睦厚偏篤其於急難凡今莫
如棄親卽讐義將焉據也且爾朱榮不臣之跡暴於
旁午謀魏社稷愚智同見卿乃明白疑於必然託命
豺狼委身虎口棄親助賊兄弟尋戈假獲民地本是
榮物若尅城邑絕非卿有徒危宗國以廣寇讐快賊
莽之心假卞莊之利有識之士咸爲慙之今國家隆

替在卿與我若天道助順誓茲奉舉則皇魏宗社與
運無窮脫天不厭亂胡羯未殄鴟鳴狼噬薦食河北
朱榮爲福於卿爲禍豈伊異人尺書道意卿宜三覆
義利是圖富貴可保徇人非慮終不食言自相魚肉
善釋元吉勿貽後悔

洛陽伽藍記

書言源流

卷八十一

三十一

替王司全卷第八十一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二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魏 三

許謙

字元遜代人歷陽曲護軍安遠將軍

遼秦將楊佛嵩書

謙自苻秦歸太祖為右司馬慕容寶來寇太祖使謙告後秦姚興遣將楊佛嵩率眾來援而佛嵩稽緩太祖命謙為書遺佛嵩佛嵩乃倍道兼行寶敗乃還

夫杖順以翦逆乘義而攻昧未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場師老兵疲天亾期至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總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因此而舉役不再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

魏書

宗欽

字景若金城人坐與崔浩脩國史賜死

與高允書

附詩

欽仕涼沮渠蒙遜為中書郎世子洗馬世祖平涼州入國拜著作郎欽與允書允答之

昔皇綱未振華裔殊風九服分隔金蘭莫遂希懷寄契遙想積久天遂其願爰邁京師才非季札而眷深孫僑德乖程子而義均傾蓋曠齡罕遇會之一朝比公私理異訓諮路塞端躬蓬宇歎慨如何不量鄙拙

貢詩數韻若夫泉江相忘之談遺言存意之美雖莊生之所尚非淺識所宜循愛敬既深情期往返思遲德意以祛鄙吝若能紆鳳彩以耀榛薈迴連城以映瓦礫者是所望也

崑峩恒嶺澗瀆滄溟山挺其和水耀其精啓茲今族應期誕生華冠

衆彥偉邁羣英於穆吾子含貞藉茂如彼松竹凌霜擢秀味老思冲翫易體復戢翼九臯聲溢宇宙我皇龍興重離疊映剛德外彰柔明內鏡乾象奄氣坤厚山競風無殊音俗無異徑經緯曰文著述曰史斟酌九流錯綜幽旨帝用訓諮明發虛擬廣闢四門披延髦士爾應其求翰飛東觀口吐瓊音手揮霄翰彈毫珠零落紙錦粲墳無疑割典無滯洋山降則謙含柔為信林崇日漸明升斯進有邈夫子兼茲四慎弱而難勝通而不峻南薰邈矣史功不申固傾伎竇雄穢美新遷以陵腐邕由卓浪時無逸軌路盈摧輪尹佚謨周孔明述魯抑揚羣政憲章三五昂昂高生纂我遐武勿謂古今建規易矩自昔

索居沈淪西藩風馬既殊標榜莫緣開通有運閭遇
當年披衿暫面定交一言 諮疑秘省訪滯京都水
鏡叔度洗吝田蘇望儀神婉即象心虛悟言禮樂採
研詩書 履霜悼遷撫節感變嗟我年邁迅踰激電
進乏由賜退非回憲素髮掩玄枯顏落禿 文以會
友友由知已詩以明言言以通理眇坎迷流覲良閭
止伊介虬充
四鱗曲水

高允

字伯恭渤海人爲著作郎歷遷尚書散騎常侍加光祿大夫

答宗欽書

頃因行李承足下高問延佇之勞爲日久矣王途一
啓得叙其懷欣於相遇情無有已足下兼愛爲心每
能存顧養之以風味惠之以德音執翫反覆銘於心
抱吾少乏尋常之操長無老成之致憑賴賢聖以自

克勉而來喻褒飾有過其分既承雅贈卽應有答但
唱高則難和理深則難訓所以留連日月以至於今
今往詩一篇誠不足標明來旨且表以心幸恕其鄙

滯領其至意

湯湯流漢藹藹南都載稱多士載耀靈珠邈矣高族世記丹圖啓基郢城振彩

涼區 吾生朗到誕發英風紹熙前緒奕世克隆方圓備體淑德斯融望傾羣雋響駭華戎 響駭伊何

金聲允著匡贊西藩拯厥時務肅志琴書恬心初素潛思淵渟秀藻雲布 上天降命祚鍾有代協耀紫宸與乾作配仁邁春陽功隆覆載招延隱叟永貽大

賚 伊余櫟散才至庸微遭緣幸會忝與樞機竊名華省廁足丹墀愧無螢燭少益天暉 明升非諭信漸難兼體卑處下豈曰能謙進不弘道退失淵潛既

載蹈於心四轍同軌覆車相尋敬承嘉誨永佩明箴遠思古賢內尋諸已仰謝丘明長揖南史遐武雖存高蹤難擬夙興夕惕豈獲恬止 世之圯矣靈運

書言訓詩 卷八十二
未通風馬殊隔區域異封有懷西望路險莫從王澤
遠灑九服來同 在昔平吳二陸稱寶今也尅涼吾
生獨矯道映儒林義爲羣表我思與之均於紆縞
仁乏田蘇量非叔度韓生屬降林宗仍顧千載曠游
邁茲一遇藻詠風流鄙心已悟 年時迅邁物我俱
逝任之斯通擁之則滯結駟貽塵屢空亦敞兩間可
守安有回賜 詩以言志志以表丹慨哉勿頸義已
中殘雖曰不敏請事金蘭爾其勵之無忘歲寒○並
魏書

諫太子冕

恭宗爲太子季年頗親近左右營立田園以取其利允諫不納

天地無私故能覆載王者無私故能包養昔之明王
以至公宰物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示天下以無私
訓天下以至儉故美聲盈溢千載不衰今殿下國之

儲貳四海屬心言行舉動萬方所則而營立私田畜
養雞犬乃至販酤市廛與民爭利議聲流布不可追
掩夫天下者殿下之天下富有四海何求而不獲何
欲而弗從而與販夫販婦競此尺寸昔號之將亾神
乃下降賜之土田卒喪其國漢之靈帝不修人君之
重好與官人列肆販賣私立府藏以營小利卒有顛
覆傾亂之禍前鑒若此甚可畏懼夫爲人君者必審
於擇人故稱知人則哲惟帝難之商書云無邇小人
孔父有云小人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矣武王愛周
召齊畢所以王天下殷紂愛飛廉惡來所以喪其國

言言 卷八十三 四
歷觀古今存亡之際莫不由之今東宮誠曰乏人雋
又不少頃來侍御左右者恐非在朝之選故願殿下
少察愚言斥出佞邪親近忠良所在田園分給貧下
畜產販賣以時收散如此則休聲日至謗議可除魏書
宜勒庫莫提

移宋徐州書

世祖遣使通宋并求婚姻宋文帝每依違之
魏鎮東將軍武昌王宜勒庫莫提移書梁益
二州徃伐仇池侵其附屬移書越詣宋徐州
徐州答之太平真君三年宋元嘉十九年也
我大魏之興德配二儀與造化竝立夏殷以前功業
尚矣周秦以來赫赫堂堂垂耀先代逮我烈祖重之

聖明應運龍飛廓清燕趙聖朝承王業之資奮神武
之略遠定三秦西及蔥嶺東平遼碣海隅服從北暨
鍾山萬國納貢威風所扇想彼朝野備聞威德往者
劉石苻姚遞據三郡司馬瑯邪保守揚越綿綿連連
綿歷年紀數窮運改宋氏受終仍晉之舊遠通聘享
故我朝廷解甲息心東南之略是爲不欲違先故之
大信也而彼方君臣苞藏禍心屢爲邊寇去庚午年
密結赫連侵我牢洛致師徒喪敗舉軍囚俘我朝廷
仁弘不窮人之非不遂人之過與彼交和前好無改
昔南秦王楊玄識達天運於大化未及之前度越赫

言言流詒 卷八十三 五
連遠歸忠款玄旣卽世弟難當忠節愈固上請納女
連婚宸極任土貢珍自比內郡漢南白雉登俎御羞
朝廷嘉之授以專征之任不圖彼朝計疆場之小疵
不相關移竊興師旅忘我賓屬難當將其妻子及其
同義告敗關下聖朝憮然顧謂羣臣曰彼之違信背
和與牢洛爲三一之爲甚其可再乎是若可忍孰不
可忍是以分命吾等磬聲之臣助難當報復使持節
侍中都督雍秦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建興公吐奚
愛弼率南秦王楊難當自祁山南出直衝建安令南
秦自遣信臣招集舊戶使持節侍中都督雍梁益四

州諸軍事安西將軍啓開府儀同三司淮陰公皮豹
子員外散騎常侍平南將軍南益州刺史建德公庫
拔阿浴河引出斜谷阨白馬之險散騎常侍安南將
軍雍州刺史南平公娥後延出自駱谷直截漢水冠
軍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建平公宗燾使持節員
外散騎常侍冠軍將軍梁州刺史順陽公劉買德平
遠將軍永安侯若干內亦千出自子午東襲梁漢使
持節侍中都督荆梁南巂三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
尉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刺史故晉譙王
司馬文思寧遠將軍荊州刺史襄陽公魯軌南趨荆

州使持節都督洛豫州及河內諸軍事鎮南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淮南王直勒它大翰爲其後繼使持
節侍中都督梁益寧三州諸軍事領護西戎校尉鎮
西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揚州刺史晉瑯邪王司馬
楚之南趣壽春使持節侍中都督揚豫兗徐四州諸
軍事征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東安公刁繼東趣廣
陵南至京口使持節侍中都督青兗徐三州諸軍事
征東將軍青徐二州刺史東海公故晉元顯子司馬
天助直趣濟南十道竝進連營五千步騎百萬隱隱
桓桓以此屠滅何城不潰以此奮擊何堅不摧邵陵

踐土區區齊晉尚能克勝強楚以致一匡況大魏以
沙漠之突騎兼咸夏之勁卒哉若衆軍就臨將令南
海北汎江湖南溢高岸墊爲浦澤深谷積爲丘陵晉
餘黎民將雲集霧聚仇池之師敝陬山谷之中何能
自固彼之所謂肆忿於目前之小得以至於敗亾之
大失也昔信陵君濟窮鳩之厄義士歸之故我朝廷
欲救難當投命之誠爲此舉動旣而愛惜前好猶復
沈吟多殺生生在之一亾十仁者之所不爲吾等別
愛後自馳檄相譬書若攝兵還反復南秦之國則諸
軍同罷好穆如初若岨我義言狠復遂往敗國亾身

必成噬臍之悔望所列上彼朝惠以報告

徐州答魏移書

知以楊難當投命告敗比之窮鳩欲動衆以相存拯救危恤難有國者之所用心雖然移書之言亦已過矣何者楊氏先世以來受晉爵號脩職守藩爲我西服十載之中再造逆亂號年建義猖狂妄作爲臣不忠宜加誅討又加難當稱臣彼國宜是顧畏首尾兩屬求全果是純臣服事於魏何宜與人和親而聽臣下縱逸昔景平之末國祚中微彼乘我內難侵我司寇是以七年治兵義在經略三帥涉河秋豪不犯但

崇此信誓不負約言耳彼伺我軍仍相掩襲俘我甲士翦我邊民是彼有兩曲我有二直也司馬楚文思亾命竄伏魯軌刁雍寔爲蠱尾而擁其逋逃開其疆場元顯無子焉得天助謬稱假託何足以云又譏竊興師旅不相關移若如來言又非所受黃龍國主受我正朔且渠茂虔父子歸款彼皆殘滅俘馘豈有先言況仇池奉晉十世事宋三葉九伐所加何傷於彼僕聞師曲爲老義作亂雄言貴稱情不在夸大移書本詣梁益而謬來鄙府大人不遠幸無過談

宋兖州答魏安南平南府移書

類附

宋元嘉二十三年魏安南平南府又移書兗州以南國僑置州不依城土多濫北境名號又欲游獵具區故兗州答移

夫皇極肇建寔膺神明之符生民初載實稟冲和之氣故司牧之功宣於上代仁義之道興自諸華在昔有晉混一區宇九譯承風遐戎嚮附永嘉失御天綱圯裂石容苻姚遞乘非據或棲息趙魏或保聚邠岐我皇宋屬當歸曆受終晉氏北臨河濟西盡咸沂弔民伐罪流澤五都魏爾時祇德悔禍思用和輯交通使命以祈天衷來移所謂分疆畫境其要久定者也俄而不恒其信虞我國憂侵牢及洛至于清濟往歲

入河且欲綏理舊城是以頓兵南溘秋毫無犯軍師不能奉遵廟筭保有成功回旆之日重失司兗來移云不因土立州招引亡命夫古有分土而無分民德之休明四方繯負昔周道方隆靈臺初構民之附化八十萬家彼不思弘善政而恐人之棄已縱威肆虐老弱無遺詳觀今古略聽輿誦未有窮凶以延期安忍而懷衆者也若必宜因土立州則彼立徐揚豈有其地往年貴主獻書云強者爲雄斯則棄德任力逆行倒施有一於此何以能振復加欲游獵具區觀化南國今治道方融遠人必至開館飾邸則有司存來

歲元辰天人協慶鸞旂省方東巡稽嶺若欲邀恩宜
赴茲會懷德貴蚤無或後期又稱馳獵積年野無飛
伏此邦解網舍前矜蜺育穀七澤八藪禽獸豐碩虞
候蒐筭義非所恡三代肆觀其典雖缺呼韓入漢厥
儀猶全饋餼之秋每存豐厚並宋書
若庫辰樹蘭

移宋豫州書

時疆場之民多相侵盜宋元嘉二十五年魏
豫州刺史北井侯若庫辰樹蘭移書豫州宋
豫州刺史南平
王鐔鑠答之

僕以不德荷國榮寵受任邊州經理民物宣播政化

鷹揚萬里雖盡節奉命未能令上化下布而下情上
達也此者以來邊民擾動互有反逆無復為害自取
誅夷歿亾之餘雉蒐逃竄南入宋界聚合逆黨頻為
寇掠殺害良民略取資財大為民患此之界局與彼
通連兩民之居煙火相接來往不絕情偽繁興是以
南姦北入北姦南叛以類推之日月彌甚姦宄之人
數得侵盜之利雖加重法可不禁止僕常申令境局
料其姦源而彼國牧守縱不禁御是以遂至滋蔓寇
擾疆場譬猶蚤虱疥癬雖為小病令人終歲不安當
今上國和通南北好合惟邊境民庶要約不明自古

列國封壇有畔各自禁斷無復相侵如是可以保之
長久垂之永世故上表臺閣馳書明曉自今以後魏
宋二境宜使人迹不過自非聘使行人無得南北邊
境之民煙火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亦善乎又能此亾彼歸彼亾此致則自我國家所
望於仁者之邦也

宋南平王鑠答魏移書

鑠字休玄文帝子爲豫州

知以邊氓擾動多有叛逆欲杜絕姦宄兩息民患又
欲迭送奔亾禁其來往申告嘉貺實獲厥心但彼和
好以來矢言每缺侵軼之弊屢違義舉任情背畔專

肆暴略豈惟竊犯王黎乃害及行使頃誅討蠻髦事
止畿服或有狐奔鼠竄逝首北境而輒便苞納待之
若舊資其糧仗縱爲寇賊往歲擅興戎旅禍加孩耄
罔顧善鄰之約不惟疆域之限來示所云彼竝行之
雖豐辭盈觀卽事違實興嫌長亂寔彼之由反以爲
言將違躬厚之義疆場之民有自來矣且相期有素
本不介懷若於本欲消弭弭暴永存匪石宜先謹封
守斥遣諸亾驚蹄逸鏃不妄入境則邊城之下外戶
不閉王制嚴明豈當獨負來信若亾命奔越侵盜彼
民斯固刑之所取無勞遠及自荷闡外思闡皇猷每

申勅守宰務敦義讓往誠未布能不愧怍當重約示以副至懷

並宋書

游雅

字伯度小名黃頭廣平任人歷雍州刺史徵為祕書監

上太子晃疏

太平真君五年命太子摠百揆雅為少傅上疏恭宗善其言

殿下親覽百揆經營內外昧旦而興諮詢國老臣職忝疑承司是獻替漢武時始啓河右四郡議諸疑罪而謫徙之十數年後邊郡充實竝脩農戍孝宣因之以服北方此近世之事也帝王之於罪人非怒而誅之欲其徙善而懲惡謫徙之苦其懲亦深自非大逆

正刑皆可從徙雖舉家投遠忻然赴路力役終身不敢言苦且遠流分離心或思善如此姦邪可息邊陲足備

魏書

孔伯恭

魏郡鄴人

諭下邳宿豫城內書

顯祖初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附魏宋遣將擊安都加伯恭鎮東將軍副尉元救之進擊首虜甚衆以書諭下邳宿豫城內時沈攸之吳禧公等來援下邳大破之宿豫戍將弃城夜遁以伯恭為散騎常侍都督鎮東將軍彭城鎮將卒于任

劉彧肆逆滔天弗鑒靈命猶謂絕而復興長江可恃敢遣張永周凱等率此蟻衆送死彭城大軍未臨逆

首奔潰今乘機電舉當屠此城遂平吳會弔民伐罪
幸時歸欵自求多福 魏書

慕容白曜

慕容元真玄孫歷
青州刺史見誅

諭宋歷城書

崔道固清河東武城人南仕宋冀州刺史鎮
歷城宋明帝立道固奉晉安王子勛事敗歸
魏獻文帝以爲南冀州刺史宋明帝遣說道
固爲徐州刺史復歸宋皇興初白曜以征南
大將軍討道固乃爲書喻之力屈遂降詔徙
齊土終平齊郡太守○尺牘作喻青州刺史
沈文季誤按白曜傳云初劉彧青州刺史沈
文季冀州刺史崔道固並遣使內附旣而彧
遣招慰復歸於彧及白曜圍道固長孫陵等
至青州文季請降已復悔之嬰城固守白曜
進討東陽
遂擒文季

天棄劉彧禍難滋興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
靡復紀綱徐州刺史薛安都豫州刺史常珍奇兗州
刺史畢衆敬等深覩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
欵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
戍主申纂敢縱奸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
房崇吉固守升城尋卽潰散自襄陽以東至于淮海
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識之士上思安
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歿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然
執守愚迷不能自革猥總戎旅掃定北方濟黃河知
十二之虛說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踟躕周覽依然

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夫見機而動周易所稱去
危就安人事常理若以一介爲高不悛爲美則微子
負嫌於時紀季受譏於世我皇魏重允累葉德懷無
外軍威所拂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況
於今者勢已土崩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闔外豈
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恃此爲援何異於蹄涔之
炙冀拯江海夫蝮虺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誠恐
肌體以救性命若推義而行之無割身之痛也而可
以保家寧宗長守安樂此智士所宜深思重慮自求

多福

魏書○宋明帝名彧

崔僧淵

清河東武城人歷南青州刺史

復族兄惠景書

初崔道固南仕宋爲冀州刺史鎮歷城魏遣慕容白曜築長城圍之力屈請降其兄子僧祐僧淵俱入魏僧祐謀反伏誅僧淵徙薄骨律鎮高祖聞其有文學以爲尚書儀曹郎累官顯武將軍討海戒破之齊明帝遣其族兄惠景遺僧淵書說以入魏之屈規今改圖僧

淵復書

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照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
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
錯綜煥然蔚炳猶夫子之墻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
先王之迹安遷靈荒兆變帝基惟新中壤宅臨伊域

言言滄論 卷八十三
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料甲
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之叙粲然復興
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熨門穆濟濟之盛
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沓地兼四岳士馬彊富人
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出本無所在況
從上聖至天子天孫者乎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
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踈遍在天下所稱稍蠲殊
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勇於疆場若論事
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篡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
早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

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耻此
則事困伎殫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
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
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遵軌範以資一生今名可揚矣
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
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
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
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
弗爲非孝也卽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
武爭彊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羣情背

去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絕外交器非雄朗
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
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
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構之重非兄何託受社
之榮鄙心之相望矣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
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
蓋卽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
今秋中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貴不用若不早圖
況狂連城矣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
談弟中於北京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

清舉起崖疑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

異猶昔情不移也況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

改張易調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將運也魏書○王晏齊隆昌

初爲左僕射加侍中明帝謀廢立晏便響應推奉後以事相猜薄且疑欲反於華林省誅之

裴絢河東聞喜人叔業兄子

報李崇

絢爲揚州治中時揚州霖雨水入州城刺史李崇居於城上繫船憑焉絢謂崇還北遂送子於梁武自號豫州刺史崇聞絢反未測虛實乃遣召之絢聞崇在悵然驚恨報崇崇討絢絢軍敗被執投水死

比因大水踴踴不免羣情所逼推爲盟首今大計已

爾勢不可追恐民非公民吏非公吏願早行無犯將

士

魏書○通鑑云願公早行

張彝

字慶賓清河東武城人

上孝明帝啓

彝除光祿大夫加征西將軍冀州大中正肅宗初第二子仲瑀上封事求銓別選格排抑武人不使預在清品由是羽林虎賁將千人相率至尚書省求其長子尚書郎始均不獲直造其第曳彝捶辱焚其屋宇始均生投煙火中仲瑀傷重走免彝輿至鄰寺臨終口占左右上啓遂卒官爲收掩羽林八人斬之卽爲大赦以安衆心有識者知國紀之將墜矣

臣自奉國及孫六世尸祿素餐負恩惟覩徒思竭智盡誠終然靡効臣第二息仲瑀所上之事益治實多

既曰有益寧容默爾通呈有日未簡神聽豈圖衆忿乃至於此臣不能禍防未萌慮絕殃兆致令軍衆橫囂攻焚臣宅息始均仲瑀等叩請流血乞代臣歿始均卽陷塗炭仲瑀經宿方蘇臣年已六十宿被榮遇垂暮之秋忽見此苦顧瞻災酷古今無比臣傷至重殘氣假延望景顧時推漏就盡頃刻待終臣之命也知復何言若所上之書少爲益國臣便是生以理全歿與義合不負二帝於地下臣無餘恨矣一歸泉壤長離紫庭戀仰天顏誠痛無已不勝眷眷力喘奉辭伏願二聖加御珍膳覆露黔首壽保南嶽德與日升

臣夙被芻豢先後銜恩欲報之期昊天罔極亡魂有

知不忘結草魏書○肅宗初胡太后稱制故云二聖

劉景安司空 諮議

規舅吏部尚書崔亮書

亮遷吏部尚書時羽林新害張彞之後靈太后令依資入選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前尚書李韶循常擢人大為嗟怨亮乃奏為格制不問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斷雖復官須此人停日後者終於不得庸才下品年月久者灼然先用沈滯者皆稱其能亮外甥劉景安書規亮亮答之後甄琛元脩義城陽王徽為吏部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失才從亮始也

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由州郡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諦觀在昔莫不審舉雖未盡美足應十收六七

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人才行業空辨氏姓高下至於取士之途不溥沙汰之理未精而舅屬當銓衡宜須改張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脩厲名行哉又置通鑑 作乃置

崔亮答劉景安書

亮字敬儒清河東武城人歷尚書僕射加散騎常侍

汝所言乃有深致吾乘時徼幸得為吏部尚書當其壯也尚不如人況今朽老而居帝難之任常思同升舉直以報明主之恩盡忠竭力不為貽厥之累昨為此格有由而然今已為汝所恠千載之後誰知我哉

可靜念吾言當為汝論之吾兼正六為吏部郎三為尚書銓衡所宜頗知之矣但古今不同時宜須異何者昔有中正品其才第上之尚書尚書據狀量人授職此乃與天下羣賢共爵人也吾謂當爾之時無遺才無濫舉矣而汝猶云十收六七況今日之選專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竟人物何異以管闚天而求其博哉今勲人甚多又羽林入選武夫崛起不解書計惟可曠弩前驅指蹤捕噬而已忽令垂組乘軒求其烹鮮之効未曾操刀而使專割又武人至多官員至少不可周

溥設令十人共一官猶無官可授況一人望一官何由可不怨哉吾近而執不宜使武人入選請賜其爵厚其祿既不見從是以權立此格限以停年耳昔子產鑄刑書以救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仲尼云德我者春秋罪我者亦春秋吾之此指其由是也但令當來君子知吾意焉並魏書○竟北史作

鏡專通鑑作勅德我作知我當來作當今吾作其

張普惠

字洪賑常山九門人歷除左將軍東豫州刺史

奏記任城王澄

澄字道鎮襲封

澄為安西將軍雍州刺史啓普惠為府錄事參軍澄功衰在身欲於七月七日北園馬射

普惠奏記澄意納其
言托辭自罷乃答之

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叙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
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
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不可無節故
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禮大練
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
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
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既不與疑
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
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爲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

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
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黨也不食食猶
擇人於射爲惑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
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宮時非
大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縞禫甫除殿下功衰
仍襲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
戚之情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按射儀射者
以禮樂爲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
樂捨此二者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
所施慮違事體庫府空虛宜待新調二三之趣停之

為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之章宣矍相
之令聲軒懸建雲鉦人民忻暢於斯時也伏惟慈明
遠被萬民是望舉動所書發言惟則願更廣訪賜垂
曲採昭其管見之心恕其謹言之責則芻蕘無遺歌
輿人有獻誦矣

北史況禮大練於射為惑作於馬射
為或非宜二者作二事人民作神人

任城王澄答張普惠書

澄字道鎮太子
晃孫襲父雲爵

文武之道自昔成規明耻教戰振古常軌今雖非公
制而此州承前已有斯式既不勞民損公任其私射
復何失也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比適欲依前州府相率王務之暇肄藝

良辰亦未言費用庫物也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
功客至主不絕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
罷先以令停方獲此請深具來意

答任城王題元妃碑

元妃孟氏
鉅鹿人

澄遭太妃憂臣寮為立碑頌題碑欲云康
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澄從之

謹尋朝典但有王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
者欲下與繼室聲子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
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
配姓愚以為在生之稱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既
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君文姜氏又曰來歸夫

人成風之襍皆以謚配姓古者婦人從夫謚今烈懿
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
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並魏書

陽固

字敬安北平無終人歷司徒從事中郎加鎮遠將軍

上汝南王悅疏

悅孝文帝子爾朱榮入洛奔梁梁立為魏主後還為大司馬

悅為性不倫傲儵難測無故過杖京兆王愉子寶月固前為悅郎中令上疏諫悅敬憚之

伏聞殿下乃以小怒過行威罰誠嚴訓有餘而慈惠
不足當今主上幼冲宰輔用事履冰踐霜兢業猶恐
不濟況肆意匪彝任情行事欲保全福祿其可得乎
昔龔遂去國猶獻直言韋孟離朝不忘本國況臣忝

荷朝私猥充謬舉伏肆國僚聞道有歲敢不盡言魏書

盧璩一作應璩

與崔元書

元散騎常侍鴻子祕書郎謀反逃竄赦免為叔鵬所殺

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乎昔

戴叔鸞箕坐見邊文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太平御覽

王誦

字國章肅兄子歷給事黃門侍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

與舊故李神儁等書

神儁本名挺隴西狄道人歷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

盧義僖字遠慶范陽涿人仕歷冠軍將軍軍中散大夫誦與交款與神儁等書其見重如此

盧冠軍在此時復惠好輒留連數日得諮詢政道魏書

○好北史作存得下有以字

高道穆

本名恭之以字行渤海蓆人歷車騎將軍為余朱世隆所害

奏記御史中尉元匡

匡高選御史道穆奏記於匡匡大喜引為御史其所糾譴不避權豪臺中事物多所顧問

道穆生自蓬簷長於陋巷頗獵羣書無純碩之德尚好章詠之彫揆之功雖欲廁影髦徒班名俊伍其可得哉然疑明獨斷之主雄才不世之君無藉朽株之資求人屠釣之下不牽閭投之誚取士商歌之中是以聞英風而慷慨望雲路而低徊者天下皆是也若得身繇繡衣名充直指雖謝周生騎上之敏實有茅氏就鑊之心 魏書

源子雍

字靈和懷之子歷冀州刺史與葛榮戰敗被害

與夏州城中書

子雍為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為反亂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留子延伯據守自出求糧為朔方胡帥曹阿各拔所執子雍乃密遣人賫書間行與城中文武又勅延伯固守因說阿各拔隨降

大軍在近努力圍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

魏書

與子

北史書與城中云云然有汝之稱實與其子也

大軍在近汝其奉忠勿移其操

北史

元洪業

復楊津書

津字羅漢弘農華陰人歷并州刺史遇害於洛

津初行定州事歷加鎮軍將軍討虜都督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時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津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脩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津尋為洛州所執

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為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為患矣願公察之 魏書

辛雄

字世賓隴西狄道人歷左光祿大夫兼吏部尚書為齊獻武所誅

上莊帝啓

雄為度支尚書兼侍中關西慰勞大使將發請事五條仍啓莊帝從之因詔民年七十者授縣八十者授郡九十加四品將軍百歲從三品將軍

臣聞王者愛民之道有六一曰利之二曰成之三曰生之四曰與之五曰樂之六曰喜之使民不失其時則成之也省刑罰則生之也薄賦歛則與之也無多徭役則樂之也吏靜不苛則喜之也伏惟陛下道邁前王功超往代敷春風而鼓俗旌至德以調民生之養之正當茲日悅近來遠亦是今時臣既忝將命宣揚聖澤前件六事謂所宜行若不除煩收疾惠孤恤寡便是徒乘官驛虛號王人往還有費於郵亭皇恩無逮於民俗謹率愚管敢以陳聞乞垂覽許 魏書

邢子良

名臧字子良河間鄭人密族孫歷樂安內史濮陽太守

與王昕王暉書

昕見後○暉字元旭中書舍人

王暉小名沙彌有器度好學不倦東魏時隨母兄東適海隅與子良游處子良愛其清悟與其在洛兩兄書

賢弟彌郎意識深遠曠達不羈簡於造次言必詣理

吟詠情性往往麗絕恐足下方難為兄不假慮其不

進也

北齊書○往往麗絕北史作麗絕當世

王昕

字元景北海劇人歷秘書監忤齊文宣帝見殺

與魏收書

魏收當寒食餉昕昕與收書○新書作王元景稱其字也

始知令節須御麥粥加之以糖彌覺香冷

時鏡新書

王晞

字叔朗昕第三弟歷北齊大鴻臚加儀同三司入周為太子諫議大夫卒於隋

復故人書

晞魏永安初除員外散騎侍郎徵赴廣平王開府功曹晞願養母竟不受署往天陵山浩然有終焉之志及西魏將獨孤信入洛署晞為開府記室晞稱先被犬傷困篤不起有故人疑其所傷非狗書勸令起晞乃復書於是方得見寬俄而信返晞遂歸鄴

辱告存念見令起疾循復眷旨似疑吾所傷未必是

狗吾豈願其必狗但理契無疑耳就足下疑之亦有

過說足下既疑其非狗亦可疑其是狗其疑半矣若

疑其是狗而營護雖狗亦無損疑其非狗而不療儻

是狗則難救然則過療則致萬全過不療或至於歿

若王晞無可惜也則不足取既取之便是可惜奈何
 奪其萬全任其或歿且將軍威德所被颺蜚霧襲方
 掩八紘豈在一介若必從隗始先須濟其生靈足下
 何不從容為將軍言也

北齊書○雖獬亦無損
 非史作雖非獬亦無損

陸士佩

遺陽斐書

斐東魏興和中使梁還除廷尉少卿石濟河
 溢橋壞脩治之又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
 兩岸造關城累年乃就士佩為東郡太守以
 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即壑以為公家苑囿
 遺斐書斐
 答書拒之

當諮大將軍以足下為匠者

陽斐

字叔鸞北平無終人歷齊殿中
 尚書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

答陸士佩書

即答
 前書

當今殷憂啓聖運遭昌曆故大丞相天啓霸功再造
 太極大將軍光承先構嗣績丕顯國步始康民勞未
 息誠宜輕徭薄賦勤恤民隱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迄
 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古之帝王亦有表山刊
 樹未足盡其意下輦成宴詎能窮其情正足以靡天
 地之財用劉生民之髓腦是故孔子對葉公以來遠
 酬哀公以臨民所問雖同所急異務故也相如壯上
 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係以墮墻填壑亂以叔

置落網而言無補於風規祇足昭其愆戾也北齊書

相神武帝大將軍文襄劉一作剝虔劉亦剝意

李繪字敬文趙郡柏人入齊歷司徒右長史

答崔謀書謀北史作謀

繪東魏武定初兼常侍聘梁還拜高陽內史博陵崔謀為河間守恃其弟暹勢從繪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時齊文襄使暹選司徒長史暹薦繪既而不果咸謂由此書

鴿有六翮蜚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膚體

疏嬾手足遲鈍不能逐蜚追走遠事佞人北齊書○鴿北史作

追蜚走佞一作傍

祖鴻勳涿郡范陽人位高陽太守在官清素時議高之天保初卒官

與陽休之書休之字子烈右北平無終人歷齊左光祿大夫正中書監

鴻勳弱冠為州主簿魏僕射臨淮王彧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一官勅除奉朝請歷廷尉正去官歸鄉里與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在本縣之西界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家先有野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即石成基憑林起棟蘿生映宇泉流繞階月松風草綠庭綺合日華雲實傍沼星羅簷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園中桃李雜松柏而蔥蒨時一褰裳涉澗負杖登峰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

言言評語 卷之三
間矣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獨
詠山阿舉酒望月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企
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首戴萌蒲身衣緼襜出
蓺梁稻歸奉慈親緩步當車無事爲賢斯已適矣豈
必撫塵哉而吾生旣繫名聲之韁鑣就良工之剗劂
振珮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采金匱之漏簡訪玉
山之遺文敞精神於丘墳盡心力於河漢擿藻期之
肇繡發議必在芬芳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
夫崑峰積玉允澤者前毀瑤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是
以東都有珪冕之臣南國見捐情之士斯豈惡梁錦

好蔬布哉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今第官位旣
達聲華已遠象由齒斃膏用明煎旣覽老氏谷神之
談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若能翻然清尚解珮捐簪則
吾於茲山莊可辦一得把臂入林挂巾垂枝攜酒登
巖舒席平山道素志論舊欵訪丹法語玄書斯亦樂
矣何必富貴乎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此旨杳若
天漢已矣哉書不盡意

北齊書

賀拔勝

字破胡神武尖山人位
太師加授中軍大都督

與太祖手書

勝爲荊州刺史禦齊師兵敗奔梁三年歸長
安及齊神武攻玉壁勝爲大都督從太祖戰

却山適與神武遇追數里刃垂及之勝馬為流矢所中得逸去是歲勝諸子在東者皆為齊神武所害勝憤恨大統十年薨臨終手書與太祖

勝萬里杖策歸身闕庭冀望與公掃除逋寇不幸殞
數微志不申願公內先協和順時而動若歿而有知
猶望魂飛賊庭以報恩遇耳 周書

賀拔岳

字阿斗泥神武尖山人勝弟歷大都督為侯莫陳悅所害

報爾朱天光

岳副天光討關中寇有功普泰初加都督雍州刺史時天光將率眾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岳報之天光不從果敗

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眾豈能為敵

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隔自相猜
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
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眾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
可以克全 周書

柳慶

字更興解人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歷宜州刺史入為司會

為父僧習答權賢書

僧習魏景明中為潁川郡地接都畿民多豪右將選鄉官皆依倚貴勢競來請托乃令諸子各以意為吾作答慶具書草僧習讀書歎曰此兒有意氣丈夫理當如是即依慶所草報以

下官受委大邦選吏之日有能者進不肖者退此乃

言言滌詮 卷八十三
三九
朝廷恒典

周書

匿名書

慶爲計部郎中兼雍州別駕有胡家被劫鄰近囚繫甚多慶以賊徒既衆似是烏合可以詐求之乃作匿名書多榜宮門慶乃復施免罪之榜居二日廣陽王欣家奴自告榜下因此推窮盡獲黨與

我等共劫胡家徒侶混雜終恐泄露今欲首懼不免

誅若聽先首免罪便欲來告

周書

王悅

字衆喜京兆藍田人歷周司憲中大夫

與梁漢城主楊賢書

悅以魏大統中爲大行臺尚書領所部兵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悅說賢悅遺之書

賢於是降及梁州平卽以悅行刺史事

夫惟德是輔天道之常也見機而作人事之會也梁主內虧刑政外闕藩籬匹夫攘袂舉國傾覆非直下民離心抑亦上玄所棄我相公膺千齡之運創三分之業道洽區中威振方外聲教所被風行草偃兵車所指雲除霧廓斯固天下所共聞無俟二談也大將軍高陽公韞韜略之秘揔熊羆之旅受賑廟堂威懷巴漢先附者必賞後服者必誅君兵糧旣寡救援路絕欲守則城池無縈帶之險欲戰則士卒有土崩之勢以此求安未見其可昔韓信背項前典以爲美談

黃權歸魏良史稱其盛烈事有變通今其則也 周書

崔猷 字宣猷博陵安平人仕魏梁州刺史入周歷小司徒加上開府終隋大將軍

復王思政書

思政西魏時初領兵襄城後欲於潁川為行臺治所遣使人魏仲啓陳并致書於猷論將移之意猷復書太祖依猷之策思政重啓固請太祖以思政既親其事遂許之及潁川沒後深追悔焉

夫兵者務在先聲後實故能百戰百勝以弱為彊也但襄城控帶京洛寔當今之要地如有動靜易相應接潁川既鄰寇境又無山川之固賊若充斥徑至城下輒以愚情權其利害莫若頓兵襄城為行臺治所

潁川置州遣郭賢鎮守則表裏膠固人心易安縱有

不虞豈能為患 周書○充斥北史作潛來

崔光傳光進位太保常在著作疾篤不歸勅子姪等曰諦聽吾言聞曾子有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啓予手啓予足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吾荷先帝厚恩位至於此史功不成歿有遺恨汝等以吾之故並得名位勉之勉之以歿報高脩短命也夫復何言速可送我還宅 按此非書尺牘刪載

波斯國王居和多

上高祖書

神龜中波斯遣使上書貢物朝廷加納之

書訓評語 卷八十二
大國天子天之所生願日出處常為漢中天子波斯國王居和多千萬敬拜

魏書

蠕蠕主阿那瓌

啓明帝

阿那瓌立其族兄俟力發示發率衆伐阿那瓌戰敗歸魏封朔方郡公頃請還國其父兄俟力發婆羅門討示發自立明帝詔婆羅門迎阿那瓌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於是蠕蠕相率來迎阿那瓌授啓羣臣議以阿那瓌置西吐若奚泉婆羅門置西海郡各摠部落

授化阿那瓌蠕蠕元退社渾河旃等二人以今月二十六日到鎮云國土大亂姓姓別住迭相抄掠當今北人鵠望待拯今乞依前恩賜給精兵一萬還令督

率領送臣磧北撫定荒人脫蒙所請事必克濟

北史

梅士駿閱後魏三卷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二

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三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北齊

神武帝高歡

字賀六渾渤海蓆人仕魏封渤海郡王為安州刺史起兵討爾朱氏立孝

武帝脩自為大丞相脩奔長安依宇文泰迺入洛陽立清河王子善見是為東魏及子洋篡位

追崇獻武帝廟曰太祖後主初改謚神武皇帝廟號高祖

與魏彭城王韶書

韶字世胄襲祖總封武定末司州牧齊受禪降爵

孟業字敬業鉅鹿安國人韶拜定州業為典籤長史性廉謹尋出外行縣事高祖書責韶

典籤姓孟者極能用心何不置之目前

北齊書○北史何乃令出外也

遺侯淵書

淵神武尖山人奔梁見殺

淵仕魏定州刺史隨爾朱兆拒高祖兆敗從高祖破爾朱氏永熙初除齊州刺史遣使通誠於高祖汝陽王暹既除齊州淵據城不時迎納民劉桃符等潛引暹入城淵率騎出奔妻兒部曲為暹所虜會承制以淵行青州事高祖又遺書淵乃復還暹始歸其部曲

卿勿以部曲輕少難於東邁齊人澆薄惟利是從齊州城民尚能迎汝陽王青州之人豈不能開門待卿也但當勉之 魏書

賜盧勇書

勇字季禮范陽涿人

勇東魏元象中以功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鎮宜陽叛民韓木蘭陳忻等常為邊患勇大破之啓求入朝高祖賜勇書

吾委卿揚州惟安枕高臥無西南之慮矣但依朝廷

所委表啓宜停卿之妻子任在州住當使漢兒之中無在卿前者

與鄴下諸賢書

崔暹字季倫博陵高平人魏武定初為御史中尉前後表彈尚書令司馬子如及尚書元羨雍州刺史慕容獻又彈咸陽王坦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並免官其餘歿黜者甚衆高祖書與鄴下諸貴進入齊歷右僕射

崔暹昔事家第為定州長史後吾兒開府諮議及遷左丞吏部郎吾未知其能也始居憲臺乃爾糾劾咸陽王司馬令竝是吾對門布衣之舊尊賢親昵無過二人同時獲罪吾不能救諸君其慎之 並北齊書

招王思政書

東魏丞相歡擊西魏入自汾絳連營四十里丞相泰使王思政守玉壁以斷其道歡以書招思政思政復書歡圍玉壁凡九日遇大雪士卒饑凍遂解圍去是年十一月以可朱渾道元為并州刺史○道元名元遼東人為魏渭州刺史歸齊歷位太師

若降當受以并州

王思政復書

字思政太原祁人魏大將軍拒齊文襄敗歸齊為都官尚書

可朱渾道元降何以不得

資治通鑑

敕子澄書

尚書令司馬子如以丞相歡故人當任意氣自高與太師咸陽王坦貪黷無厭遲前後彈子如坦及并州刺史可朱渾道元等罪狀無不極筆宋遊道亦劾子如坦及太保孫騰司

徒高隆之司空侯景尚書元美等澄收子如繫獄一宿髮盡白辭曰司馬子如從夏州策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齋特牛犢犢在道死唯齋肉存此外皆取之於人丞相歡以書敕澄澄駐馬行街出子如脫其鎖削官爵

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

北史○通鑑司馬令吾之故舊

文襄帝高澄

字子惠神武長子襲為大丞相為奴蘭京所殺追尊文襄皇帝廟曰世宗

密與高隆之書

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子保入齊錄尚書事領大宗正

高仲密之將叛也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隆之隆之以為恩旨既行理無追改乃啓丞相歡而罷之

仲密枝黨與之俱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

資治

通鑑

與侯景書

景初爲北鎮戍兵事爾朱榮以戰功擢定州刺史大行臺封濮陽郡公神武帝爲魏相誅爾朱氏景以衆降神武仍爲所用馭軍嚴整所向多捷摠攬兵權與神武相亞魏以爲司徒南道行臺專制河南及神武疾篤謂文襄曰景我死後必不爲汝用爲書召景景懼及禍舉河南附梁神武薨文襄遣慕容紹宗圍景於長社景復請西魏爲援文襄慮景與西南合從方爲已患乃以書喻景景答之

蓋聞位爲大寶守之未易仁誠重任終之實難或殺身成名或去食存信比性命於鴻毛方義節於熊掌夫然者舉不違德動無過事進不見惡退無謗言先王與司徒契濶夷險孤子相依偏所眷屬繾綣襟期

綢繆素分義貫終始情存歲寒司徒自少及長從微至著共相成立生非無恩旣爵冠通侯位標上等門容駟馬食饗萬鍾財利潤於鄉黨榮華被於親戚意氣相傾人倫所重感於知己義在忘軀眷爲國士者乃立漆身之節饋以壺殮者便致扶輪之効若然尚不能已況其重於此乎幸以故舊之義欲持子孫相託方爲晉秦之疋共成劉范之親假使日往月來時移世易門無強蔭家有幼孤猶應加璧不遺分宅相濟無忘先德以恤後人況聞負杖行歌便已狼顧犬噬於名無所成於義無所取不蹈忠臣之迹自陷叛

人之地力不足以自彊勢不足以自保率烏合之衆
爲累卵之危西求救於黑秦南請援於蕭氏以狐疑
之心爲首鼠之事入秦則秦人不容歸吳則吳人不
信當今所觀未見其可不知終久持此安歸相推本
心必不應爾當是不逞之人曲爲異端之說遂懷市
虎之疑乃致投杼之惑比來舉止事已可見人相疑
誤想自覺知合門大小竝在司寇意謂李氏未滅猶
言少卿可反孤子無狀招禍丁天酷罰不能死亾苟
存晷漏追慕永遠五內崩裂但禮猶權奪志在忘私
思効力命卒成功業近者聊命偏師前驅致討南兗

揚州應時尅復卽欲乘機長驅懸瓠屬以炎暑欲爲
後圖且命旋軍待時更舉今寒飈向折白露將團方
憑國威龔行天罰器械精新士馬強盛內外感恩上
下戮力三令五申可蹈湯火若使旗鼓相望埃塵相
接勢如沃雪事等注熒夫明者去危就安智者轉禍
爲福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當開從善之門使有
改迷之路今誠刷心蕩意除嫌去惡想猶致疑未便
見信若能卷甲來朝鞬弓還闕者當相授豫州刺史
以終身世所部文武竝不追攝進得保其祿位退則
不喪功名冀有知幾之心當爲可信之事今王思政

韋法寶等孤軍偏將遠來深入然其性命在君股掌
若欲刺之想有餘力若能擒剪肆諸市朝卽加寵授
永保疆場君門眷屬可以無恙寵妻愛子亦相送還
仍爲通家共成親好所不食言有如皎日今遣行人
路程可度此月十日應至彼間足得還返若能悔過
不忘本朝宜遷腹心之使自來向此面取委曲使相
知信如其遲疑未便分決使來賒緩不赴期會國有
常刑以明君法今不能東封函谷南面稱孤受制於
人威名頓盡得地不能自守聚衆不以爲彊空使身
有背叛之名家爲惡逆之黨兄弟子姪首足異處垂

髮戴白同就塗炭聞者相爲酸鼻見者相爲寒心覆
宗絕嗣自貽伊感戴天履地之心能無愧乎成敗禍
福決之此使善惡向背相任所從脫出自思致延後
悔駟馬不追噬臍何及孤子今日不應乃遣此書但
見蔡遵道云司徒本無歸惡之心深有追悔之意聞
西兵將至遣遵道向嶠中叅其多少少則與其同力
多則更爲之備又云房長史在彼之日司徒嘗欲遣
書啓將改過自新求効邊畔已差李龍仁等垂欲發
遣聞房已還遂復停廢未知遵道此言爲實爲虛但
旣有所聞不容不相盡告吉凶之理想自圖之

文苑
英華

○梁書方作等違作失素分作寤語共相成立生非
無恩作共相成生非無恩德食作室異作口虎作獸
惑下有耳字並在作並付國威作國靈感恩作感德
戮力作齊心熒作螢寧使人負我不使我負人作寧
使我負人不使人負我使有作決改鞅弓作垂橐以
終身世作即使終君之世並作更相送作送相兄弟
上有空使二字首足異處作足首異門同就作同之
寒心下云矧伊骨肉能無愧也乃遣作方遣歸惡作
歸西追悔作悔過之備作其備已還作已遠為實為
虛作為虛為實北齊書春為作待為壺殮作一殮
幸以作常以欲持作欲將犬噬作反噬之迹作之路
自陷作便陷求救作取救黑秦作宇文異端作無端
竝在作悉在聊命偏師作聊遣偏裨長驅作席卷且
命旋軍作且令還師寒飈作寒膠可蹈作可赴之門
作之塗當相授二句作即當授豫州必使終君身世
孤軍作孤單股掌作掌握若欲刺之作脫能刺之即
加寵授作即相加授無恙作無患得地不能自守作
得地不欲自守家為惡逆之黨作家有惡逆之禍歸
惡作西歸此
言作此語

疾景報文襄書

文襄覽書問為誰作或曰其行臺郎王偉
文襄曰偉才如此何因不使我知文襄欲
問景於梁又與景書而謬其辭云本使景
陽叛欲與圖西人知之故景更與圖南
為事漏其書於梁
梁人亦不之信

蓋聞立身揚名者義也在躬所寶者生也苟事當其
義則節士不愛其軀刑罰斯舛則君子實重其命昔
微子發狂而去殷陳平懷智而背楚者良有以也僕
鄉曲布衣本乖藝用初逢天柱賜忝帷幄之謀晚遇
永熙委以干戈之任出身為國綿歷二紀犯危履難
豈避風霜遂得躬被袞衣口殮玉食富貴當年允榮

言言評語 卷八十三
身世何爲一旦舉旌旆援桴鼓而北面相抗者何哉
寔以畏懼危亾恐招禍害捐軀非義身名兩滅故耳
何者往年之暮尊王遘疾神不祐善祈禱莫瘳遂使
嬖幸擅威權閤寺肆詭惑上下相猜心腹離貳僕妻
子在宅無事見圍段康之謀莫知所以盧潛入軍未
審何故翼翼小心常懷戰慄有覩面目寧不自疑及
迴師長社希自陳狀簡書未達斧鉞已臨旣旌旗相
對咫尺不送飛書每奏兼申卽情而羣卒恃雄眇然
不顧運戟推鋒專欲屠滅築圍堰水三板僅存舉目
相看命懸晷刻不忍歿亾出戰城下禽獸惡歿人倫

好生送地拘秦非樂爲也但尊王平昔見與比肩共
獎帝室雖形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
福祿官榮自是天爵勞而後受理不相干欲求吞炭
何其謬也然竊人之財猶謂爲盜祿去公室相爲不
取今魏德雖衰天命未改祈恩私第何足關言賜示
不能東封函谷受制於人當似教僕賢祭仲而褒季
氏無主之國在禮未聞動而不法何以取訓竊以分
財養幼事歸令終捨宅存孤誰云隙末復言僕衆不
足以自強危如累卵然紂有億兆夷人卒降十亂桀
之百剋終自無後潁川之戰卽是殷監輕重由人非

鼎在德苟能忠信雖弱必彊殷憂啟聖處危何苦況
今梁道邕熙招攜以禮被我虎文縻之好爵方欲苑
五岳而池四海掃夷穢以拯黎元東羈甌越西通汧
隴吳楚剽勁帶甲千羣吳兵冀馬控弦十萬兼僕所
部義勇如林奮義取威不期而發大風一振枯幹必
摧凝霜暫落秋蒂自殞此而爲弱誰足稱彊又見誣
兩端受疑二國斟酌物情一何至此昔陳平背楚歸
漢則王百里出虞入秦斯霸蓋昏明由主用捨在時
奉禮而行神其庇也書稱士馬精新尅日齊舉誇張
形勝指期蕩滅竊以寒颼白露節候乃同秋風揚塵

馬首何異徒知北方之力爭未識西南之合從苟欲
徇意於前途不覺坑穽在其側若云去危令歸正朔
轉禍以脫網羅彼旣嗤僕之愚迷此亦笑君之晦昧
今已引二邦揚旌北討熊虎齊奮剋復中原荆襄廣
潁已屬關右項城懸瓠亦奉南朝幸自取之何勞恩
賜然權變不一理有萬途爲君計者莫若割地兩和
二分鼎峙燕衛晉趙足相奉祿齊曹宋魯悉歸大梁
使僕得輸力南朝北敦姻好束帛交行戎車不動僕
立當世之功君卒祖禰之業各保疆界躬享歲時百
姓又寧四民安堵孰若驅農夫於隴畝抗勅敵於三

方避干戈於首尾當鋒鏑於心腹縱太公爲將不能
獲存歸之高明何以剋濟復尋來書云僕妻子悉拘
司寇以之見要庶其可反當是見疑褊心未識大趣
何者昔王陵附漢母在不歸太上囚楚乞羹自若矧
伊妻子而可介意脫謂誅之有益欲止不能殺之無
損徒復坑戮家累在君何關僕也而遵道所傳頗亦
非謬但在縲繼恐不備盡故重陳辭更論欵曲所望
良圖時惠報旨然昔與盟主事等琴瑟讒人間之翻
爲讎敵撫弦擲矢不覺傷懷裂帛還書知何能述

○鄉曲北齊書作鄉一二紀作一紀光榮作榮華桴鼓作鼓枹僻幸擅威權四句作僻幸弄權心腹離貳

迴師作迴歸未達作未遣不送作不遠兼申作冀申
羣卒作羣帥不顧作弗顧築圍作掘圍三板董存作
董存三板晷刻作漏刻送地拘秦一段作云拘秦送
地豈樂爲之禽獸惡於人倫好生僕實不辜桓莊何
罪且尊王平昔見與比肩戮力同心共獎帝室雖復
權勢參差寒暑小異丞相司徒鴈行而已爲盜作之
盜相爲作抑謂祈恩作拜恩賜示作賜強衰作哀何
以取訓作將何以訓危如作身危如夷穢作氛穢吳
楚剽勁作吳越悍勁稱疆作稱雄至此作太甚則王
作則疆在時作在人神其庇也作神其吐耶勝作勢
指期蕩滅作必欲相滅寒颼作寒膠若云二句作去
危就安今歸正朔轉禍爲福已脫網羅彼既作彼當
南朝作江南恩賜作見援不一作非一二分作三分
晉趙作趙晉交行作自見行不動作不駕祖禰作父禰
疆界作疆壘躬享作聽享民作人獲存作復存云作
曰僕妻子悉拘司寇作妻子老幼悉在司寇以之作
非此殺之作救之徒復作復加所傳作所說非謬作
柱將軍爾朱榮自晉陽入弒胡太后景以私衆
見榮榮甚奇景委以軍事○永熙魏孝武年號

與崔季舒書

季舒字叔正博陵安平人歷侍中開府加特進後主時被讞坐誅

魏孝靜帝好文學美容儀多力善射有孝文風文襄甚忌焉大將軍中兵參軍崔季舒為中書黃門侍郎令監察動靜小大皆令季舒知文襄與季舒書

癡人復何似癡勢小差未

魏書○通鑑末云宜用心檢校

答李元忠書

元忠趙郡柏人仕魏太常卿入齊領衛尉卿

元忠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嘗貢世宗蒲萄一盤世宗報以百練縑遺其書

儀同位亞台鉉識懷貞素出藩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擔石室若懸磬豈輕財重義奉時愛已故也久相嘉尚嗟詠無極恒思標賞有意無由忽辱蒲萄良深佩戴聊用絹百疋以酬清德也

降劉禕書

禕字彥英彭城人魏孝昌中釋中太學博士累遷睢州刺史邊人服其威信甚得疆場之和世宗輔政降書褒獎秩滿竟歸鄉里

以卿家世忠純奕代冠冕賢弟賢子竝與吾共事懷抱相託亦自依然宜勗心力以副所委莫慮不富饗

並北齊書

文宣帝

名洋字子進神武次子文襄被弑代為丞相齊郡王篡東魏自立國號齊都鄴在位

十年廟曰顯祖

與崔暹書

暹字季倫博陵安平人歷右僕射

暹遷太常卿初世宗欲以妹嫁暹子而會崩遂寢至是羣臣宴于宣光殿貴戚之子多在

馬顯祖於坐上親作書與暹乃以公主降暹子達拏○達拏少歷職司農入周謀反伏誅

賢子達拏甚有才學亾兄女樂安主魏帝外甥内外

敬待勝朕諸妹思成大兄宿志北齊書

孝昭帝

名演字延安神武第六子初封常山王廢文宣子殷自立在位二年墜馬歿廟曰肅宗

宗

詔王晞

晞見後

帝初封常山王為丞相輔政晞以司馬領吏部郎中丞相從事中郎勸王自立踐阼詔晞

何為自同外客略不可見自今假非局司但有所懷

隨宜作一牒候少隙即徑進也

北齊書○北史晞因奏事罷帝從容曰云

云不言是詔

勅崔瞻

瞻見後

孝昭踐阼太子就傳受業除瞻太子中庶子徵赴晉陽勅之瞻專在東宮調護講讀及進

退禮度皆歸委焉

東宮弱年未陶訓義卿儀形風德人之師表故勞卿

朝夕游處開發幼蒙一物三善皆以相寄

北史

與長廣王湛書

孝昭臨終詔追長廣王湛入纂大統手書云

宜將吾妻子置一好處勿學前人也

又書

孝昭第二子百年立為皇太子臨崩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云太寧中百年封樂

陵王河清二年白虹圍日赤星見遂以事殺百年厭之

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

並北齊書

武成帝

名湛神武第九子在位五年禪位太子廟曰世祖

敕馮翊王潤

字子澤神武第十四子

潤為定州刺史習於吏職開府王迴洛與六州大都督獨孤枝侵占官田受納賄賂潤按舉其事二人表言王出送臺使登魏文舊壇南望歎息不測其意武成使元文遙就州宣敕於是迴洛決杖一百

馮翊王少小謹慎在州不為非法朕信之熟矣登高

遠望人之常情鼠輩欲橫相間構曲生眚目

與河南王孝瑜手勅

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為武成所醜歿

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即位禮遇特隆帝在

晉陽手勅與之

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

勅和士開

士開字彥通清都臨漳人封淮陽王除尚書令為瑯邪王儼所誅

士開以傾巧便僻為武成所親寵累遷給事黃門侍郎除侍中加開府遭母憂帝手勅慰諭之

朕之與卿本同心腹今懷抱痛割與卿無異當深思

至理以自開慰

並北齊書

後主

名緯字仁綱武成長子在位十二年為周人所執見殺

與任城王湝書

周伐齊後主敗奔鄆憲進克鄆城滑與廣寧王孝珩據守信都有衆數萬高祖復詔憲討之仍令齊主手書與滑滑不納憲軍過趙州執滑間諜二人放還乃與滑書滑戰敗被擒

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

周書周齊王憲與任城王湣書

字毗賀寔文帝第五子為宣帝所誅

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履納惟宜承始屆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戰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橫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橫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襲偽之會既犇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威風被

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効歿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道路無俟傍說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導化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厦三諫可以逝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狗亾轍家破身殞為天下笑又足下謀者為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弊甲欲抗堂堂之陣縈帶汚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

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竝進

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

所望知機也文苑英華○履納周書作納履三魏作三位弊甲作瑣甲

任城王潛神武第十子齊廢入周同後主死

與尚書令楊遵彥論李德林書

天保中潛為定州刺史召德林入州館朝夕同游殆均師友於是舉秀才入鄴因遺遵彥書時遵彥銓衡深慎選舉秀才罕有甲科德林射策五條考皆為上授殿中將軍

燕趙固多奇士此言誠不為謬今歲所貢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為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儔彫蟲小技殆

相如子雲之輩今雖唐虞君世俊又盈朝然脩大厦者豈厭夫良材之積也吾嘗見孔文舉薦禰衡表云洪水橫流帝思俾乂以正平比夫大禹常謂擬諭非倫今以德林言之便覺前言非大隋書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

遺妃書

紹義為定州刺史周兵至戰敗奔突厥周人購而執之流於蜀妃渤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還紹義在蜀遺妃書竟死蜀中

夷狄無信送吾於此周書

南安王思好本浩氏子上洛王思宗養以為弟

與并州諸賢書

思好累遷尚書令朔州刺史南安王甚得邊朔人心後主時斫骨光并奉使至州思好迎之甚謹光并倂赦思好銜之武平五年舉兵反與并州諸貴書行臺郎王行思之辭也軍敗與行思投水死

主上少長深宮未辨人之情偽昵近兇狡踈遠忠良遂使刀鋸刑餘賢溢軒階商胡醜類擅權帷幄剝削生靈劫掠朝市闇於聽受專行忍害幽母深宮無復人子之禮二弟殘戮頓絕孔懷之義仍縱子立奪馬於東門兇并擊鷹於西市駁龍得儀同之號逍遙受郡君之名犬馬班位榮冠軒冕人不堪後思長亂階

趙郡王叡寔曰宗英社稷惟寄左丞相斛律明月世為元輔威著鄰國無罪無辜奄見誅殄孤既忝預皇枝實蒙殊獎今便擁率義兵指除君側之害幸悉此懷無致疑惑

北齊書○擊北史作掣無罪無辜作並非有辜

安德王延宗

文襄第五子

與任城王湝啓

後主奔鄴加湝大丞相及延宗稱尊號於晉陽使劉子昂修啓於湝湝曰我人臣何容受此啓執子昂送鄴延宗為周武帝所執尋與後主並賜死

至尊出奔宗廟既重羣公勸迫權主號令事寧終歸

叔父

北齊書

清河王岳傳岳高祖從父弟初與高祖經綸天下
家有私兵并畜戎器儲甲千餘領世宗之末表求
納之世宗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
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
按此本非書
尺牘亦載

洞詮卷第八十三終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四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北齊二

高乾 字乾邕渤海蓟人歷徐州刺史賜死

致爽誨之書 誨之字士正沛王大司馬記室入周為大行臺倉曹郎中

乾為司空致書誨之復書不受署

相屈為戶曹參軍 北齊書

郭秀 范陽涿郡人為高祖行臺右丞

致楊愔書

愔從兄幼卿為歧州刺史以直言見誅愔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鴈門温湯療疾秀素害其



能因致書恐之仍勸其逃亡悖變姓名自稱劉士安入嵩山又東入田橫島神武知惜存齊書慰諭除太原公開府司馬

高王欲送卿於帝所北齊書

破六韓常字保年附化人匈奴單于之裔歷拜太保滄州刺史

啓世宗

常為洛州刺史啓世宗世宗納其計遣大司馬斛律金等築楊志百家呼延三鎮

常自鎮河陽以來頻出關口太谷二道北制已北洛州已南所有要害頗所知悉而太谷南口去荆路踰一百經赤工坂是賊往還東西大道中間曠絕一百五十里賊之糧餼惟經此路愚謂於彼選形勝之處

營築城戍安置士馬截其遠還自然不能更有行送

北齊書

斛律兖字暕月朔州勃勒部人歷左丞相封清河郡公為祖珽構誅

與周太保達奚武書武字成興代人歷太傅同州刺史

周保定三年大軍東伐隋公楊忠引突厥自北道武以三萬騎自東道期會晉陽武至平陽後期不進而忠已還武尚未知光遺武書武乃班師

鴻鶴已翔於寥廓羅者猶視於沮澤也周書○鶴鵠古通用

莊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許顯祖誅

遺張普惠書

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

上之號疏陳不可尋復密表太后親至國珍宅召集王公八座庶尹及五品已上博議其事召普惠與相問答令依前詔於是辭還初普惠被召馳驛驅馬來甚迅速佇令催去諸子憂怖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弼遺之書普惠美之每為口實

明侯淵儒碩學身負大才秉此公方來居諫職蹇蹇

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胡司徒第當面折庭諍雖問

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魯門之析裁警

終使羣后逡巡庶寮拱默雖不見用於一時固已傳

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

魏書○淵北史作深秉作執當面折庭諍

與邢邵書

作當庭面諍

弼嘗與邵扈從東山共論名理大略邵以為人死則神滅不復還生弼謂神不係於形孰云俱滅去此託彼生生具在後又別與邵書前後往復再三邵理屈而止

夫建言明理宜出典證而違孔背釋獨為君子若不

師聖物各有心馬首欲東誰其能禦奚取於適衷何

貴於得一逸韻雖高管見未喻

表聿脩 字叔德陳郡陽夏人仕魏太子中舍人入齊歷吏部尚書齊亡入周除東京司宗中

大夫終隋熊州刺史

與邢邵書

魏齊世臺郎多交通饒遺聿脩在尚書十年未曾受升酒之饋邵時為尚書與聿脩有舊每於省中語戲常呼聿脩為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經歷兗州時邵為

兗州刺史別後遣送白紬為信聿脩不受與邵書

今日仰遇有異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

譬之防川願得此心不貽厚責得一作長

邢邵字子才河間鄭人累遷太常卿中書監攝國子祭酒授特進北史云少時有避遂不行名

答表聿脩書

邵得聿脩書亦欣然領解乃報書

一日之贈率爾不思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

吾無間然第昔為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並三國典略

遺辛術書

術字懷哲隴西人歷吏部尚書
術魏末遷東徐州刺史為淮南經畧使齊天保元年睢州刺史及所部郡守俱犯大辟朝

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資財盡賜術三辭不許術乃送所司不復聞奏邵聞遺術書

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

今能如此可謂異代一時北齊書

魏收字伯起鉅鹿下曲陽人仕魏廣平王從事中郎兼中書舍人入齊歷齊州刺史

上魏書十志啓

天保二年詔收撰魏史除魏尹故優以祿力專在史閣不知郡事五年三月奏上之除梁州刺史收以志未成請終業十一月與司空司馬辛元植國子博士刁柔左主客郎中高孝幹前西河太守綦母懷文等復奏十志

臣收等啓昔子長命世偉才孟堅冠時特秀憲章前
詰裁勒墳史紀傳之間申以書志緒言餘迹可得而

言言
卷八十四
四
聞叔峻刪緝後劉紹統削撰季漢十志實範遷固表
蓋闕焉曹氏一代之籍了無具體典午終世之筆罕
云周洽假復事播四夷盜聽間有小道俗言要奇好
異考之雅舊咸乖實錄自永嘉喪地中原淆然偏僞
小書殆無可取魏有天下跨蹤前載順末克讓善始
令終陛下極聖窮神奉天屈已顧眄百皇指掌萬世
深存有魏撫運之業永念神州人倫之緒臣等肅奉
明詔刊著魏籍編紀次傳備聞天旨竊謂志之爲用
網羅遺逸載紀不可附傳非宜理切必在甄明事重
尤應標著搜獵上下摠括代終置之衆篇之後一統

天人之迹褊心未識輒在於此是以晚始撰錄彌歷
炎涼採舊增新今乃斷筆時移世易理不刻船登閣
含毫論叙殊致河溝往時之切釋老當今之重藝文
前志可尋官氏魏代之急去彼取此敢率愚心謹成
十志二十卷請續於傳末并前例目合一百三十一
卷臣等妨官秉筆迄無可採塵黷旒冕墮深冰谷謹
啓 魏書

與李德林書

收與陽休之論齊書起元事
勅集百司會議收與德林書

前者議文摠諸事意小如混漫難可領解今便隨事

條列幸爲留懷細加推逐凡言或者皆是敵人之議
既聞人說因而探論耳

李德林復書

德林字公輔博陵安平人齊中書侍郎歷周入隋終湖州刺史

卽位之元春秋常義謹按魯君息姑不稱卽位亦有
元年非獨卽位得稱元年也議云受終之元尚書之
古典謹案大傳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伐殷三年
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
致政成王論者或以舜禹受終是爲天子然則周公
以臣禮而歿此亦稱元非獨受終爲帝也蒙示議文
扶病省覽荒情迷識暫得發蒙當世君子必無橫議

惟應閣筆贊成而已輒謂前二條有益於議仰見議
中不錄謹以寫呈

重遺李德林書

惠示二事感佩殊深以魯公諸侯之事昨小爲疑息
姑不書卽位舜禹亦不言卽位息姑雖攝尚得書元
舜禹之攝稱元理也周公居攝乃云一年救亂似不
稱元自無大傳不得尋討一之與元其事何別更有
所見幸請論之

李德林重答書

攝之與相其義一也故周公攝政孔子曰周公相成

王魏武相漢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攝灼然非理攝者專賞罰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體爲斷陸機見舜肆類上帝班瑞羣后便云舜有天下須格於文祖也欲使晉之三主異於舜攝竊以爲舜若堯歿獄訟不歸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須格於文祖也若使王者之禮便曰卽真則周公負扈朝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與舜攝不殊不得從士衡之謬或以爲書元年者當時實錄非追書也大齊之興實由武帝謙匿受命豈直史也比觀論者聞追舉受命之元多有河漢但言追數

受命之歲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類朝二是許其一年不許其元年也案易黃裳元吉鄭玄注云如舜試天子周公攝政是以試攝不殊大傳雖無元字一之與元無異義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體元以居正蓋史之婉辭非一與元別也漢獻帝歿劉備自尊崇陳壽蜀人以魏爲漢賊寧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國誠如高議欲使三方鼎峙同爲霸名習氏漢晉春秋意在是也正司馬炎兼并許其帝號魏之君臣吳人竝以爲戮賊亦寧肯當塗之世云晉有受命之徵史者編年也故

魯號紀年墨子又云吾見百國春秋史又有無事而
書年者是重年驗也若欲高祖事事謙沖即須號令
皆推魏氏便是編魏年紀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傳
豈復皇朝帝紀者也陸機稱紀元立斷或以正始或
以嘉平束皙議云赤雀白魚之事恐晉朝之議是并
論受命之元非止代終之斷也公議云陸機不論元
者是所未喻願更思之陸機以刊木著於虞書龕黎
見於商典以蔽晉朝正始嘉平之議斯又謬矣惟可
二代相涉兩史竝書必不得以後朝創業之迹斷入
前史若然則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傳

不作齊朝帝紀可乎此既不可彼復何證並隋書○初隋祕書

監王邵撰齊志李德林更創紀傳廣邵志為二十七卷開皇初續增為三十八篇至唐貞觀中德林子百藥復演為五十卷今所傳北齊書是也

崔瞻字彥通清河東武城人仕魏為御史入齊歷尚書吏部郎中免歸就拜銀青光祿大夫

遺李槩書尺牘入魏誤皇建乃北齊孝昭帝時

瞻皇建元年除給事黃門侍郎聰朗強學有文情善容止與趙郡李槩為莫逆之友槩將東還瞻遺之書瞻性簡傲以才地自矜所與周旋皆一時名望

仗氣使酒我之常弊詆訶指切在卿尤甚足下告歸

吾於何聞過也北齊書○常一作恒

潘子義

與郎基書

三國典畧作樊孟會與郎基

基性清慎無所營求曾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沉重於此事惟頗令寫書子義遺之書基答之

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

郎基

字世業中山人累遷河西鎮將帶潁川郡

答潘子義書

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並北齊書

魏長賢

鉅鹿下曲陽人收族叔令屯留辭疾去職周平齊屢辟不就

復親故書

長賢武成河清中為著作佐郎上書譏刺時政大忤權幸出為屯留令親故或為書以相

規責長賢復書是出也人皆為快快而長賢處之怡然不屑懷抱

日者惠書義高旨遠誨僕以自求諸已思不出位國之大事君與執政所圖又謂僕祿不足以代耕位不登於執戟干非其議自貽悔咎勤勤懇懇誠見故人之心靜言再思無忘寤寐僕雖固陋亦嘗奉教於君子矣以士之立身其路不一故有負鼎俎以趨世隱漁釣以待時操築傅巖之下取履圯橋之上者矣或有釋賃車以匡霸業委挽輅以定王基由斬祛以見禮因射鉤而受相者矣或有三黜不移屈身以直道九歿不悔甘心於苦節者矣皆奮於泥滓自致青雲

雖事有萬殊而理終一致權其大要歸乎忠孝而已
矣夫孝則竭力所生忠則致身所事未有孝而遺其
親忠而後其君者也僕自射策金馬記言麟閣寒暑
迭運五稔于茲不能勒成一家潤色鴻業善述人事
功既闕如顯親揚名邈焉無異每一念之曷云其已
自頃王室板蕩彞倫攸斁大臣持祿而莫諫小臣畏
罪而不言虛痛朝危空哀主辱匪躬之故徒聞其語
有犯無隱未見其人此梅福所以獻書朱雲所以請
劍者也抑又聞之發不恤緯而憂宗周之亾女不懷
歸而悲太子之少況僕之先人世傳儒業訓僕以爲

子之道厲僕以事君之節今僕之委質有年世矣安
可自同於匹庶取笑於兒女子哉是以腸一夕而九
回心終朝而百慮懼當年之不立耻沒世而無聞慄
慨懷古自強不息庶幾伯夷之風以立懦夫之志吾
子又謂僕干進務入不畏朋友居下訕上欲益反損
僕誠不敏以貽吾子之羞默默苟容又非平生之意
故願得鋤彼草茅逐茲鳥雀去一惡樹一善不違先
旨以沒九泉求仁得仁其誰敢怨但言與不言在我
用與不用在時若國道方屯時不我與以忠獲罪以
信見疑貝錦成章青蠅變色良田敗於邪徑黃金鑠

於眾口窮達運也其如命何吾子忠告之言敢不敬承嘉惠然則僕之所懷未可一二為俗人道也投筆

而已夫復何言北史○旨遠英華作志遠漁釣作屠釣奮於作奮其權作雅哀作受其語

作斯語儒業作儒素年世作年代匹素作凡庶為俗人作與俗人

祖珽字孝徵范陽道人歷侍中尚書左僕射出為北徐州刺史

遺陸悉達書尺牘作聖達誤

珽初勸武成禪位後主拜秘書監見重二官遂志于宰相乃疏尚書令趙彥深與元文遙和士開等罪狀令黃門侍郎劉逖奏之事洩徙光州武成崩後主就除海州刺史時後主乳母陸令萱其子穆提婆愛幸珽乃遺陸媪弟悉達書士開亦以珽能決大事欲以為謀主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入為秘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士開歿後仍說

陸媪出彥深以珽為侍中

趙彥深心腹深沈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

何不早用智士邪北齊書○深沈北史作陰沈

盧潛范陽涿人

寄第士邃書

潛武平四年為揚州道行臺尚書陳人攻壽陽城陷潛及督將等盡沒於陳因寄書與弟士邃皆如其言於是閉氣而歿

吾夢汝以某月某日得患某月某日漸損北史

梅士好閱北齊二卷

言記洞詮卷八十四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五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周

文帝宇文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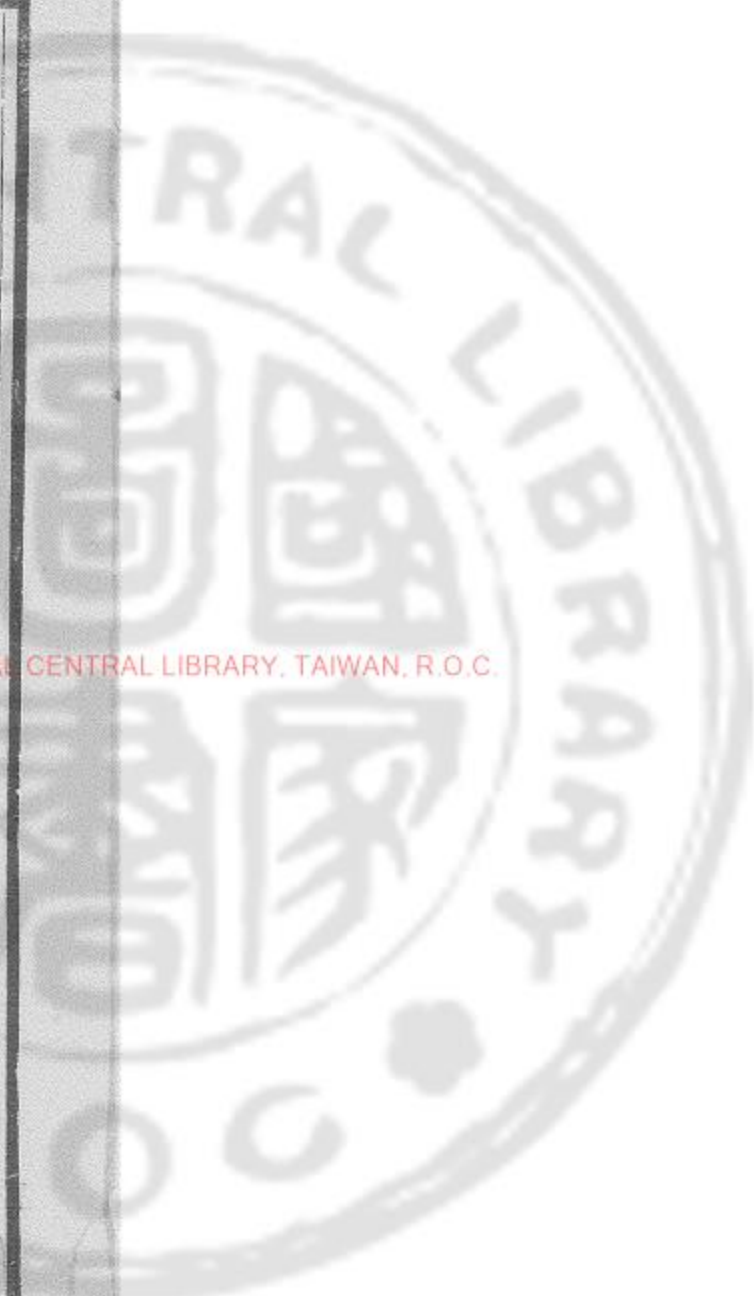
字黑獺代郡武川人仕魏歷侍中驃騎大將軍關西大行臺弒孝武帝立

南陽王寶炬於長安是為西魏封安定郡公位太師大冢宰及閔帝篡魏自立為天王追尊泰文王武成初追尊文皇帝廟曰太祖

責侯莫陳悅書

悅代人少隨父為駝牛都尉長於河西歷秦州刺史

賀拔岳初為關西大行臺以太祖為左丞領岳府司馬及悅為秦州刺史與岳趣雍州擒爾朱顯壽加悅都督隴右諸軍事于時魏孝武帝密令岳圖齊神武而悅受神武密旨圖岳遂誘斬岳士眾散還平涼時太祖為夏州刺史因推奉太祖孝武遣追岳軍還洛陽悅



亦被勅追還悅既附神武不應召因命太祖
為大都督摠平涼之師太祖與悅書進討誅
之

頃者正炆之末天下沸騰塵飛河朔霧塞荆沔故將
軍賀拔公攘袂勃起志寧寓縣授戈南指拯皇靈於
已墜擁旄西邁濟百姓於淪胥西顧無憂繫公是賴
勲茂賞隆遂征關右此乃行路所知不藉一二談也
君實名微行薄本無遠量故將軍降遷高之志篤彙
征之理乃申啓朝廷薦君為隴右行臺朝議以君功
名闕然未之許也遂頻煩請謁至於再三天子難違
上將便相聽許是亦遐邇共知不復煩之翰墨縱使

木石為心猶當知感況在生靈安能無愧加以王室
多故高氏專權主上虚心寄隆晉鄭君復與故將軍
同受密旨屢結盟約期於畢力共匡時難而貌恭心
狠妬勝嫉賢口血未乾七首已發協黨國賊共危本
朝孤恩負誓有靦面目豈不上畏於天下慙於地吾
以弱才猥當藩牧蒙朝廷拔擢之恩荷故將軍國士
之遇聞問之日魂守驚馳便陳啓天朝暫來奔赴衆
情所推遂當戎重比有勅旨召吾還闕亦有別詔令
君入朝雖操行無聞而年齒已宿今日進退惟君是
視君若督率所部自山隴東邁吾亦摠勒師徒北道

還闕共追廉藺之迹同慕寇賈之風如其首鼠兩端
不時奉詔專戮違旨國有常刑枕戈坐甲指日相見

幸圖利害無貽噬臍高一作高

賜李遠書

遠字萬歲其先隴西成紀人家高平仕魏尚書左僕射入周進柱國大將

軍為宇文護所害

遠嘗校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蒲中以為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太祖聞而異之賜遠書

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
熊渠之名不能獨擅其美

與長孫儉書

儉河南洛陽人本名慶明初本魏枝族姓托拔氏歷夏州摠管

近行路傳公以部內縣令有罪遂自杖三十用肅羣
儉為荊州刺史所部鄭縣令泉璨為民所訟推治獲實儉大集僚屬謂之曰此由刺史教誨不明信不被物遂於廳事前肉袒自罰捨璨不問魏文帝璽書勞之太祖又與儉書

下吾昔聞王臣蹇蹇匪躬之故益謂憂公忘私知無
不為而已未有如公刻身罰已以訓羣僚者也聞之

嘉歎

庾信撰拓拔儉神道碑云太祖時為大丞相與書云此之美事耳目之所未經歎尚無極故遣專使○北史末云聞之嘉歎良久不可言

又書

儉為荊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于江陵外敦鄰睦內懷異計儉啓太祖陳攻取之謀及周討江陵平以儉原謀賞奴婢三百口太祖與儉書遷大將軍移鎮荊州摠管五十二州

本圖江陵由公畫計今果如所言智者見未萌何其妙也但吳民離散事藉招懷南服重鎮非公莫可

與行臺王思政書

崔猷字宣猷魏大統十二年除大都督浙州刺史後年侯景據河南歸款遣思政赴之太祖與思政書

崔宣猷智略明贍有應變之才若有所疑宜與量其可不

賜鄭孝穆書

孝穆字道和滎陽開封人仕魏中書令入周歷少司空
孝穆大統中行歧州刺史當州都督有能名先是所部百姓久遭亂離逃散殆盡孝穆留情綏撫遠近咸至每歲考績為天下最太祖嘉之賜孝穆書徵拜京兆尹

知卿莅職近畿留心治術凋弊之俗禮教興行厭亂之民襁負而至昔郭伋政成并部賈琮譽重冀方以古方今彼有慙德

與唐永書

永北海平壽人歷東雍州刺史
永子陵少習武藝瑾博涉經史雅好屬文文帝聞其名與永書因召瑾拜尚書員外郎相府記室參軍事軍書羽檄瑾悉掌之歷司宗中大夫兼內史陵位大都督應州刺史

聞公有二子曰陵從橫多武略瑾雍容富文雅可竝遣入朝孤欲委以文武之任

並周書○北史聞公有二子曰陵曰瑾陵縱橫多武略云云

蘇綽傳綽為太祖行臺郎中歷授大行臺度支尚書西魏大統十二年卒于位將葬太祖詔公卿等

曰蘇尚書平生謙退敦尚儉約吾欲全其素志便恐悠悠之徒有所未達如其厚加贈謚又乖風昔相知之道進退惟谷孤有疑焉尚書令史麻瑤越次而進曰昔晏子齊之賢大夫一狐裘三十年及其死也遺車一乘齊侯不奪其志綽既操履清白謙挹自居愚謂宜從儉約以彰其美太祖稱善按此明爲面語尺牘亦載非

武帝

名邕字彌羅文帝第四子封魯國公宇文護弒明帝立之在位十七年廟曰高祖

勞達奚武璽書

武字成興代人歷位太傅

武爲同州刺史時屬天旱高祖勅武祀華岳岳廟舊在山下常所禱祈武謂僚屬曰吾備位三公不可同於衆人在常祀之所岳旣巖路險絕人跡罕通武年踰六十承籐援杖然後得上晚不得還卽於岳上籍草而宿至旦樹雨遠近霑洽高祖璽書勞武

公年尊德重弼諧朕躬比以陰陽僊序時雨不降命

公求祈止言廟所不謂公不憚危險遂乃遠陟高峰但神道聰明無幽不燭感公至誠甘澤斯應聞之嘉賞無忘於懷今賜公雜綵百疋公其善思嘉猷匡朕不逮念坐而論道之義勿復更煩筋力也

詔報于謹

謹字思敬河南洛陽人仕魏雍州刺史六官建爲大司徒入周終雍州牧

謹爲太傅太宗伯以年老表乞骸骨詔答之復以爲三老

昔師尚父年踰九十召公奭幾將百歲皆勤王家自疆不息今元惡未除九州不一將以公爲舟楫弘濟於艱難豈容忘二公之雅操而有斯請朕用恧焉公若更執謙冲有司宜斷啓

詔蕭撫

撫字智遐蘭陵人梁安成王秀子封永豐侯益州刺史戰敗歸魏入周歷少傅

撫為上州刺史入朝表屬置露門學高祖以撫與唐瑾元偉王褒等四人俱為文學博士

撫以母老表請歸養私門高祖未許詔答之

開府梁之宗英今則任等三事所謂楚雖有材周實用之方藉謀猷匡朕不逮然進思盡忠退安侍養者義在公私兼濟豈容全欲徇已虧此至公乖所望也

致後梁沈重書

重字德興吳興武康人

重仕梁歷五經博士及江陵平留事後梁主蕭譽累拜都官尚書領羽林監高祖以重經明行脩至梁徵之仍致書保定末重至于京師詔令討論五經并校定鍾律授露門學士

皇帝問梁都官尚書沈重觀夫八聖六君七情十義

殊方所以會軌異代於是率由莫不趣大順之遙途履中和之盛致及青緗起焰素篆從風文逐世踈義隨運舛大禮存於玉帛之間至樂形於鐘鼓之外雖分蚺聚緯郁郁之辭蓋闕當塗典午抑抑之旨無聞有周開基爰蹤聖哲拯蒼生之已淪補文物之將墜天爵具脩人紀咸理朕夤奉神器恭惟寶闕常思復禮殷周之年遷化唐虞之世懼三千尚乖於治俗九變未叶於遺風欲定畫一之文思杜二家之說知卿學冠儒宗行標士則卜寶復潤於荆陰隨照更明於漢浦是用寤寐增勞瞻望軫念爰致束帛之聘命翹

車之招所望鳳舉鴻翻俄而萃止明斯隱滯合彼異
同上庠弗墜於微言中經罔闕於逸義近取無獨善
之譏遠應有兼濟之美可不盛歟昔申培鮒背方辭
東國公孫黃髮始造西京遂使道爲藝基功叅治本
今者一徵諒兼其二若居形聲而去影響尚迷邦而
忘觀國非所謂也

詔答沈重

建德末重自以入朝既久且年過時制表請
還梁高祖優詔答之重固請乃遣送梁主蕭
巋拜太常卿隋
開皇三年卒

開府漢南杞梓每軫虛衿江東竹箭亟疲延首故束

帛聘申蒲輪徵伏加以梁朝舊齒結授三世沐浴榮
光祇承寵渥不忘戀本深走嘉尚而楚材晉用豈無
先哲方事求賢義乖來肅並周書

與傅伏

大安人齊行臺右僕
射歸周終岷州刺史

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今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

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公宜急下

三國典略○北齊
書傳伏傳伏東雍

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遣韋孝寬與其子世寬來招
伏曰并州已平故遣公兒來報便宜急下授上大將
軍武鄉郡開國公卽給告身以金馬腦二酒鍾爲信
伏不受按此亦本口語且止并州至急下爲語耳
其授上大將軍云云則史氏叙事
也尺牘亦載作書據所引典略也

晉公護

字薩係太祖兄邵惠公顯少子封晉國
公位太師大冢宰以專暴爲武帝所誅

與趙公招書

趙公名招字豆盧突文帝子進封王以謀害隋文帝被誅

陸騰字顯聖代人遷隆州摠管領刺史武成

四年齊公憲與晉公護東征請騰為副趙公招時在蜀復留之護與招書於是命騰入朝副憲東討

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

且宜借吾也

周書

夫所承竇豈不忌戀本朝以嘉尚而禁材晉用豈無
帛艱申蕭儻為咄以梁陳書齒詠對三世木谷繁



書記洞詮卷第八十六

江東 梅鼎祚 纂輯

後周二

王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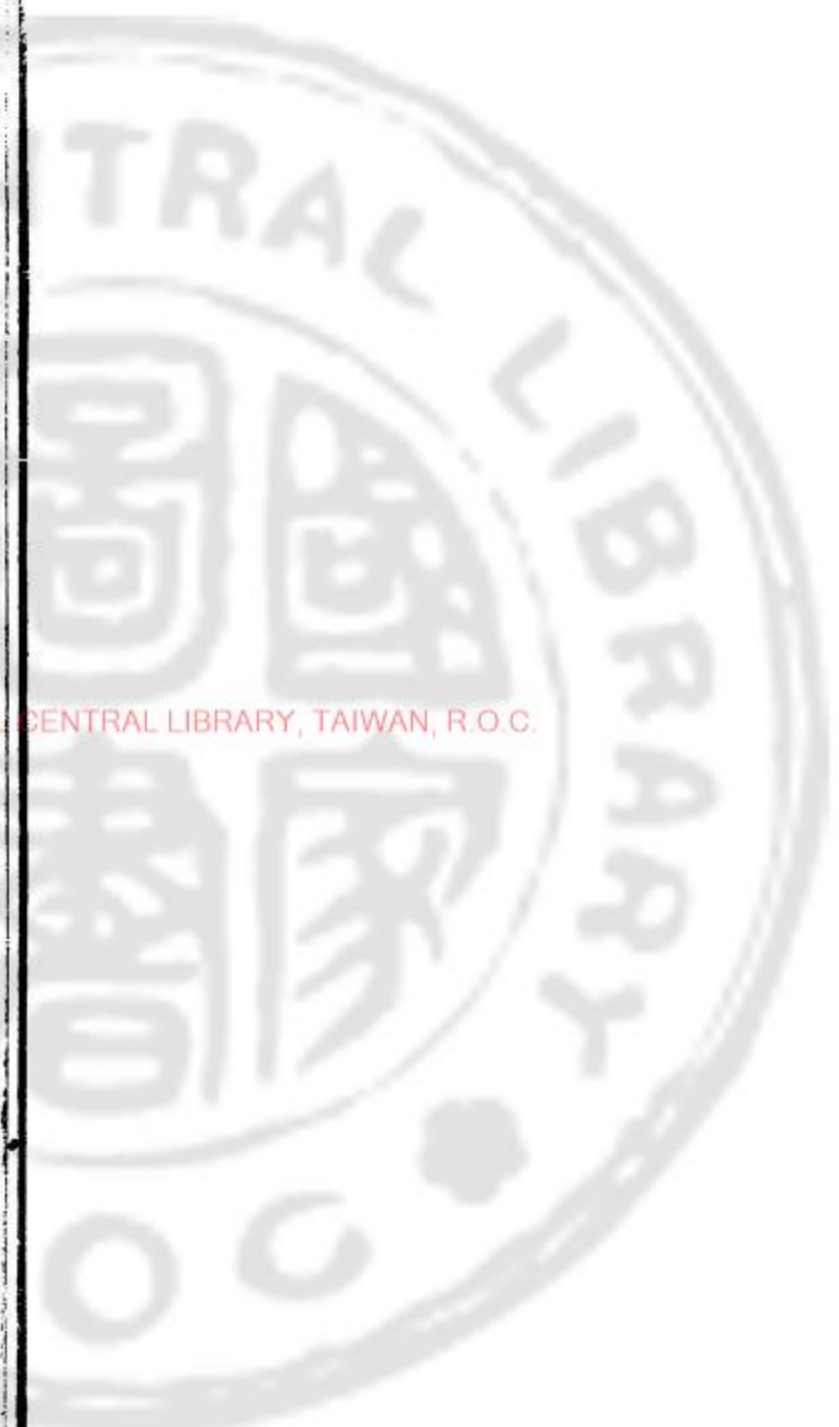
字子淵瑯邪臨沂人儉曾孫規子梁吏部尚書左僕射江陵平入周歷太子少保小司空

終宜州刺史

致梁處士周弘讓書

初褒在梁與梁處士周弘讓相善及江陵平褒歸周弘讓兄弘正自陳來聘高祖許通親知音問褒贈弘讓詩并致書弘讓復之○周書文苑英華並載互異者注

嗣宗窮塗楊朱歧路征蓬長逝流水不歸舒慘殊方
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桂樹冬榮想攝衛惟宜動靜多



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猶依杜陵之水尚係池陽之
田鏟跡幽蹊銷聲窮谷何其愉樂幸甚幸甚弟昔因
多疾亟覽九仙之方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同夫
關令物色異人譬彼客卿服膺高士上經說道屢聽
玄牝之談中藥養人每稟丹沙之說頃年事邁盡容
髮衰謝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摠集視
陰愒日猶趙孟之徂年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河
陽北臨空思鞏縣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所冀書生之
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白雲在天長離別
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援筆攬紙龍鐘橫集欵英華
作潤池

陽作東陂其周書作期北臨英華作北游鞏縣作鞏
洛長離別矣作邈無由矣邈無日矣作長無日矣

周弘讓復王褒書

甚矣悲哉此之爲別也雲飛泥沈金鑠蘭滅玉音不
嗣瑤華莫因家兄至自鎬京致書於窮谷故人之跡
有如對面開題申紙流臉沾膝江南燠熱橘柚冬青
渭北洹寒楊榆晚葉土風氣候各集所安餐衛適時
寢興多福甚善甚善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雖保
周陵還依蔣徑三姜離析二仲不歸麋鹿爲曹更多
悲緒丹經在握貧病莫諧芝朮可求恒爲採掇昔吾
壯日及弟富年俱值邕熙竝歡衡泌南風雅操清商

妙曲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不虞
一旦翻覆波瀾吾已惴陰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
天涯永念生平難為曾臆且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
人生樂耳憂戚何為豈能遽悲次房游魂不反遠缺

產骸柩無託但願愛玉體珍金相保期願享黃髮
猶冀蒼雁頰鯉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子淵

子淵長為別矣擲管操觚聲淚俱咽陵英華作陂恒為作聊因清商

作清觴名晨作夕晨且當作正當金相作金箱蒼雁周書作蒼鷹誤俱寄英華作但寄擲管周書作握管

謝賚馬啓

邊城無草來自東南塞外饒沙經從西北漢時樂府

偏愛權竒晉世桑門特憐神駿黃金作勒足度西河
白玉為鐙方傳南國儻逢漢帝仍駕鼓車若值魏王
應驚香氣

謝賚絹啓

似逐安車之徵如輕殿中之對臣善識山川應圖方
丈脫能臨水必不棄書並藝文類聚

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肩吾子仕梁散騎常侍入周歷司宗中大夫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上黃侯蕭曄字通明始興王憺子初封安

陸侯歷晉陵太守

昔仙人導引尚刻三秋神女將梳猶期九日未有龍

言言詞話卷八十一
飛劍匣鶴別琴臺莫不銜怨而心悲聞猿而下淚人
非新市何處尋家別異邯鄲那應知路想鏡中看影
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分杯帳裏却扇牀前
故是不思何時能憶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往勿如
織女待填河而相見

藝文類聚

謝周明帝賜絲布等啓

明帝名毓文帝第二子初封寧都公在位四年

爲宇文護所弑廟號世宗

世宗高祖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

臣某啓奉勅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闕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靈

臺之中吹塵視甌對妻狠妾旣嗟且憎瘠子羸孫虛
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
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撫節而歌行
雲幾斷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爲之反風薺麥將枯山
靈爲之出雨況復全抽素璽雪坂疑傾併落青鳧銀
山或動是知青牛道士更延將盡之命白鹿真人能
生已枯之骨雖復拔山超海負德未勝垂露懸針書
恩不盡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環漢水報德之鮑明
珠一寸某之觀此寧無愧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
謝謹啓

書言評語 卷八
四
答趙王啓

招初封趙國公建德三年進爵爲王除雍州牧大軍東討招爲後三軍總管又從高祖攻齊汾州 信歷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按書云澠池函谷又云遂
摠憲司當是此
時與趙王啓

某啓仰承張幕全韓連營上地澠池置陣解鄧禹之圍函谷開關削王元之印鋒旗朝上刁斗夜鳴稱雄壯士之心足起橫行之志況復才人出娉還得賢夫塞外有夫人之城軍中有女子之氣都尉青旗卽時春色將軍大樹已復花開雲氣浮壘流星沉枕細舞長歌橫簫直笛當乎此時青雲之上信不學無術本

分泥沈忽逢天造搜揚仄陋今者遂摠憲司預聞刊鼎獻歲刑書旣應懸法上春木鐸方須徇人但年髮已秋性靈久竭嘉石肺石無以測量舌端鼻端惟知繁擁乖展一月遂涉兩年傾首東瞻山河千里風塵未盡霜露沾衣仰願珍宜以爲身寶謹啓

謝趙王示新詩啓

王好屬文學信體詞多輕豔

某啓鄭叡至奉手教累紙并示新詩八體六文足驚毫翰四始六義實動性靈落落詞高飄飄意遠文異水而湧泉筆非秋而垂露藏之山品可使雲霧鬱起

濟之江浦必當蛟龍繞船首夏清河聖躬怡裕琉璃
彫管鵲顧鸞迴婉轉綠沈猿驚雁落下風傾首以日
爲年捷爲舍人實有誠願碧雞主簿無由遂心寂寞
荆扉踈蕪蘭徑驟駕來梁未期卜日遣騎到鄴希垂
枉道

謝趙王賚絲布等啓

某啓鄭叡至蒙賜絲布綾等十段王褒至又賜許賜
錢等望外之恩實符大賚非常之錫乃溢生涯曳練
且觀無勞白馬之望流泉欲委佇見青鳧之蜚楊池
掘荷李園移樹旣欣谷利彌思青林陳留下粟有媿

深恩櫟陽雨金翻慙曲施靈臺久客從此數炊黍谷
長寒於今更暖從雲夢之田不喻此樂得豐城之劍
未均斯喜謹啓

林一作木

謝趙王賚絲布啓

某啓奉教垂賚襍色絲布三十段去冬凝閉今春嚴
勁霰似瓊田凌如鹽浦張超之壁未足障風袁安之
門無人開雪覆鳥毛而不暖然獸炭而逾寒遠降聖
慈曲垂矜賑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秉杼幾空織
室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綵平陵月夜驚聞擣衣妾
遇新縑自然心伏妻聞裂帛方當含笑莊周車轍實

有涸魚信陵鞭前元非窮鳥仰蒙經濟伏荷深慈謹

啓

實一作費

又

某啓某息苟娘昨蒙恩引曲賜絲布等五段南冠獲
宥旣預禮延稚子勝衣還蒙拜謁關尹津梁之職鄴
地雙絲扶風彩文之機仙園獨擅青衿宜襲書生無
廢學之詩春服旣成童子得雩沂之舞況復栖鳥挾
子同知桂樹之恩澤雉將雛共喜行春之令根株一
潤枝葉俱榮謹啓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白藝文作阜誤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程據上表空諭雉頭王恭
入雪虛稱鶴氅未有懸機巧縹變緝竒文鳳不去而
恒飛花雖寒而不落披千金之暫暖棄百結之長寒
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對天山之積雪尚得
開衿冒廣廈之長風猶當揮汗白龜報主終自無期
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縹一作綜

謝趙王賚犀帶等啓

某啓奉教垂賚犀裘帶錢十貫魏君寶帶特賜劉楨
趙王國租偏資裘楷貫藏文馬如燒安息之銀帶插
通犀似獵雲南之獸北郭騷之長貧是所甘愜南宮

敬之載寶殊非念望花開四照惟見其榮鼇戴三山
深知其重昔沈羲將盡逢司命而還生士變行埋值
仙人而更活今日慈矜斯之謂矣馬前驅而導路或
以識恩雞未曉而開關容能報主謹啓

三國志注童子謂杜畿司

命使我召子畿固請童子爲求代者沈羲未詳○埋集作終

謝趙王賚米啓

某啓奉教垂賚米十石丹烏銜穉旣集西周黃雀隨
車還蜚東市漬而爲種不無霜雪之精取以論兵卽
有山川之勢某陋巷簞瓢風沐雨剝榆皮於秋塞
掘蟄鷲於寒山仰費國租遂開塵甑非丹竈而流珠

異荆臺而炊玉東方朔之捧米旣息長饑西門豹之
墾田方慙此賚

捧藝文作俸炊一作碎○並文苑英華

謝趙王賚雉啓

夏翟秋飛江暈春澗中牟縣之客遂得坐觀賈大夫
之妻已應含笑仰費中厨來供下客山川道遠口腹

知恩

藝文類聚

謝趙王賚乾魚啓

某啓蒙賚乾魚十番醴水朝浮允疑朱鼈文鯨夜觸
翼似青鸞況復洞庭鮮鮒温湖美鯽波瀾成雨鱗甲
防寒某本吳人常想江湖之味及其饑也惟資藜藿

書言評語 卷八十一
之餘慈賚渥恩膏腴流竈不勞獅子之亭卽勝雷池
之長翻驚河伯獨不受人足笑任公終年垂釣謹啓

謝趙王賚馬并織啓

某啓奉教垂賚紫騮馬并銀釘乘具紫紬織一張上
天降雨特垂深澤若水流光偏蒙私照廻茲翠蓋事
重劉基之恩降此青驪榮深李忠之賜北部丹帷便
須高捲西河竹馬卽已郊迎在命之輕鴻毛浮於弱
水知恩之重鼇背負於靈山況復驚鴻別水但見裴
徊黃鶴去關惟知反顧棲戀之心事同於此

並文苑
英華

謝滕王集序啓

滕王名道字爾固突文帝子
位上柱國爲隋文帝所害

滕王少好經
史善屬文

某啓伏覽制垂賜集序紫微懸映如傳闕里之書青
鳥遙蜚似送層城之璧若夫甘泉宮裏玉樹一叢玄
武闕前明珠六寸不得譬此允苾方斯照燭有節有
度卽是能平八風愈昌愈高殆欲去天三尺殿下雄
才蓋代逸氣橫雲濟北顏淵關西孔子譬其毫翰則
風雨爭蜚論其文采則負龍百變蒲桃繞館新開碣
石之宮脩竹夾池始作睢陽之苑瑠璃沆酒鸚鵡承
杯鳳穴歌聲鸞林舞曲況復行雲逐雨迴雪隨風湖
陽之尉旣成爲喜之因春陵之侯便是積慶之地某

言言派詩 卷八十六 九
本乏材用無多述作加以建鄴陽九劣免儒礪江陵
百六幾從士隴至如殘編落簡竝入塵埃赤軸青箱
多從灰燼比年痾恙彌留允陰視息桑榆已逼蒲柳
方衰不無秋氣之悲實有途窮之恨是以精采瞽亂
頗同宋玉言辭蹇喫更甚揚雄一吟一詠其可知矣
好事者不求知音者不用非有班超之志遂以棄筆
未見陸機之文久同燒硯至於凋零之後殘缺所餘
又已雜用補袍隨時覆醬聖慈憐愍遂垂存錄始知
逾揚過差君子失辭比擬從橫小人迷惑荆玉抵鵲
正恐輕用重寶龍淵削玉豈不徒勞神慮匠石迴顧

朽材變於彫梁孫陽一言奔蹄成於駿馬故知假人
延譽重於連城借人羽毛榮於尺玉溟池九萬里無
踰此澤之深華山五千仞終愧斯恩之重卽日金門
細管未動春灰石壁輕雷尚藏冬蟄伏願聖躬與時
納豫南陽寶雉幸足觀瞻酈縣菊泉差能延壽伏遲
至鄴可期從梁有日同杞子之盟會必欲瞻仰風塵
共薛侯而來朝謹當逢迎冠蓋負腸尺素鳳足數行
書此謝辭終知不盡謹啓

士一作事

謝滕王賚巾啓

某啓奉教垂賜鹿子巾一枚解角新胎戴籐初朶落